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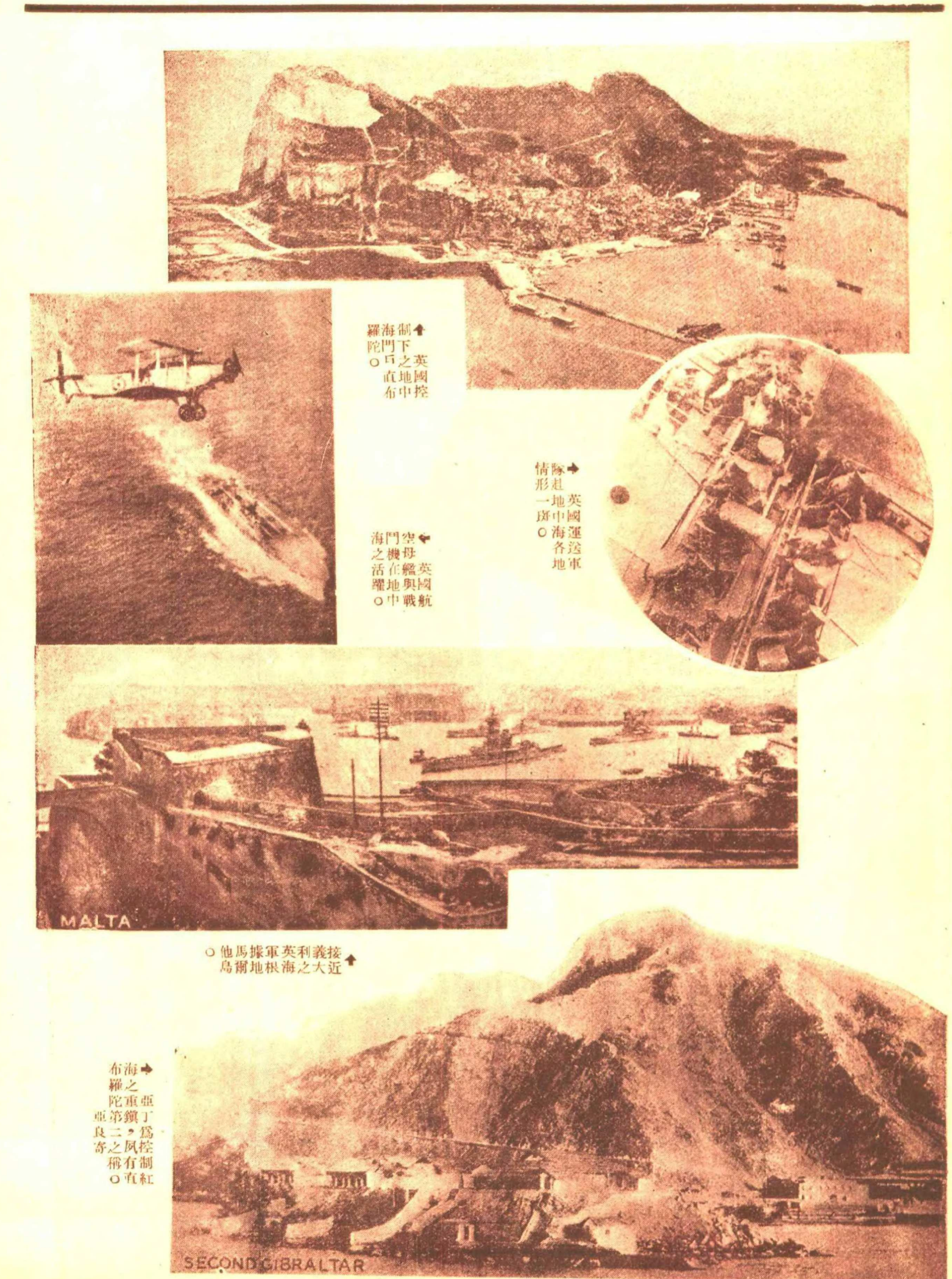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第四期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風雲緊急中之地中海險要一斑



↑英國控制下之地中海門戶直布羅陀。

←英國航空母艦與戰門機在地中海之活躍。

→英國運送軍隊赴地中海各地情形一斑。

↑接近義大利之英海軍根據地馬爾他島。

→亞丁為控制紅海之重鎮，夙有直布羅陀第二之稱。亞良寄

近週國內時事寫真



楊永泰（一）就鄂主席時與何成濬（二）史延程（三）及高一涵（四）等攝影。

宋哲元八日在保定就冀主席職與各記者談話情形。

廣州市學生赴京請願團由粵抵滬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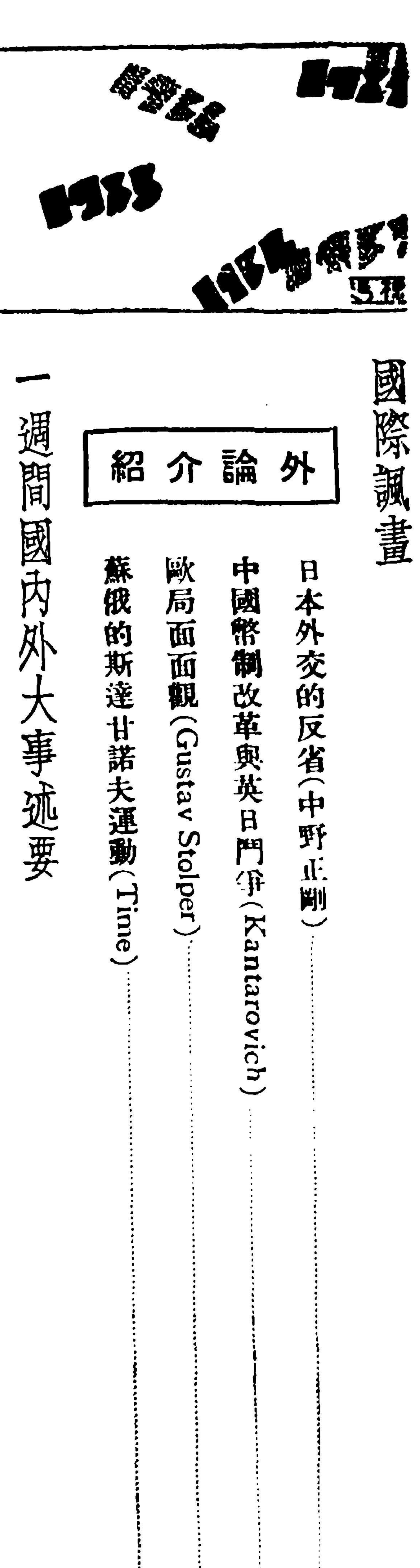
烏蘭察布盟四子部落旗扎薩克潘德恭察布三日在綏遠就蒙旗勸匪司令職。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四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挿圖

一週簡評





華北時局

華北時局要進入重大的第三階段。

國府提倡開中日會議，談判一切問題，這當然包括華北問題在內。日外務省方面原則上贊同會議，但事實上要延宕些時，因爲日軍部主張要將華北問題直接辦理，不願經過外交會議。

本週華北來了不少的日軍要人，最著名的，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他到津後飛往青島，與從上海來青之大使館武官磯谷會面，然後到濟南見韓，又飛北平見宋，現在回去了，而土肥原現在天津。

日軍政策，大概可以這樣說明：一方對冀察現局努力使之更「自治」化；一方想進一步促成原議之華北五省特殊化。現在可說是才開交涉，還不到具體。關於冀察事，對冀東僞組織之取消，認爲須冀察政委會之態度，同冀東成爲大略同等之標準。換句話，要冀察全部之冀東化，對察北六縣要做成既成事實。

綏東近日很戒備，但李守信勢力微弱，還不敢窺綏，察哈爾蒙旗之屬綏省者，都很鎮定。日方對山西，近亦在工作中。閻先生於十六日在太原就國府軍委會副委員長之職，宣誓時說，至死不變，這也可以反映着時局之緊張。

胡即入京

胡漢民先生，十五日已到新加坡，預定十九日到港。他業有聲明，一定到南京去。本週內大批的迎胡代表，集中於港粵間。

胡先生此次歸來，特別大受歡迎，廣州迎胡的籌備，非常熱烈。想他出國之時光景冷落，何以歸來這樣被全國看得重。再者胡幾年不到中央，此次何以肯去？這沒有別的，胡之歸來是共赴國難，所以大家對他有深厚的期許。

從胡先生歸國晉京一點上看，也可以知道政府近來大概有相當的負責決心。

（一記者）

南京的學界談話會

政府召集的學界談話會，十五日已經開始，情形大致還好。本來政府規定各校學生可以公選代表，或由學校指派，

前者是代表學生，後者當然並沒有代表資格，但也不妨礙其列席。近來許多學校的學生會登報否認代表，殊大誤會，然而有些學校遵令指派學生入京而又採用秘密方式，轉使一般學生，發生疑問，激起新反感，這亦不是妥善的辦法。我們相信，政府對人民，學校對學生，祇要相見以誠，沒有說不進的話，沒有辦不通的事，今後學潮善後，終不出一個誠字範圍，我們盼望政府與學校當局忍耐勸導，勿使別生支節。（晦）

陝北軍事

陝北軍事，本週仍在嚴重狀態，北部戰線，距榆林不過一日程，正在激戰着，南線依然混沌。但共黨主力的企圖，近日尚不明。

一種近情的推測，共黨要渡河襲晉，這大概不成事實。山西沿河二十一縣都辦起保衛團，河岸上築起碉堡，共黨過河，不是易事，最可能的推測，恐怕是預備西竄寧夏。

中國的內憂外患快要到接觸點了，今春以後的推演關係異常重大。（一記者）

日本退出海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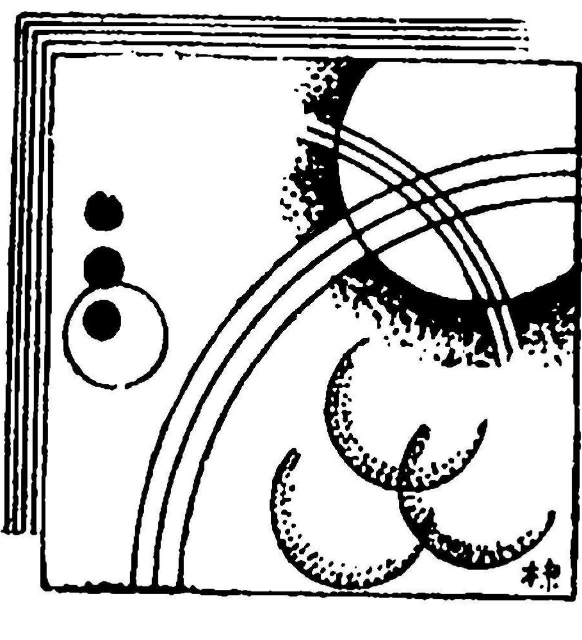
日本退出海軍會議，原爲預定的一幕，本週果然實現，在世界上並無驚異之感。

問題祇在今後英美兩國能否合作對日，因爲英美日三國中任何兩國聯合，皆可制第三國的死命，否則僅僅海會決裂，實際殊不足以予日本以打擊。（冷）

義亞問題前途

本週義亞問題仍在沉寂中。義方的前途，很爲暗淡。羅馬有要求派遣國聯調查團赴東非之說，但無實現的可能。現時英法海軍合作，已經確定，東非戰事，義方又未占勝着所以墨索里尼即欲求退步，亦正不易。

國聯定二十日開行政院會，屆時禁油問題將付討論。但就大勢看，問題似不至急轉直下。一因國聯須判明美國對此事的確定態度，二因英法對義，不欲操之過急，促成歐陸法西斯集團的形成。除非義方對國聯有絕決表示，斡旋之機，仍未絕望。目前奧揆赴捷克，商量政制問題，中歐形勢的演化，也是很足注意的。（素）



學生與政治

佛泉

這次北平學生因反對「自治」，在上月九日同十六日兩次舉行示威遊行，並能課多日。全國各地學生聞風響應，造成年來罕見的大運動。因爲此次學生運動的動機最純潔，所以最博國人的同情。這次的運動，無疑地是有光有熱的運動。但這不是說，關於學生對於政治的活動，便絕對沒有可批評，沒有可改進的地方。我現在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供大家參考。

一，我們須知感情是不應輕易「浪費」的。常有人批評中國人祇有五分鐘的熱氣。這一點，我們在大體上不能否認。我們近幾十年來不知發起過多少次運動，從義和團初次民族運動開始，直到後來多少次的學生運動，莫不是曇花一現，事後便寂然不再做聲的。一次如此，再次如此。運動的目標，運動時所用方策，儘管不同，然而每次都是在短時期內便平復了。這是甚麼原故呢？這便由於我們始終不懂善用感情。感情之爲物，依其本質，就是流動的，隨時隨刻在變化。牠發動出來即要洩散立即要平復。韋廉詹姆士曾以人之意識比做水流。感情無疑地更可以比做水流。黃河自河源奔瀉，其勢洶湧不可當，及至平原，力量散盡，於是四出氾濫。河水若能因勢利導，便可以轉變成極有用的力量。我們每次的運動，也正是如此。當運動初爆發時，一時羣情沸騰，其力可以排山摧木，及至氣力經此一鼓用竭，便如弩矢之末，魯縞均不能穿。這就是五分鐘的熱氣。熱氣這樣發洩，亦祇能延續五分鐘。

我們應當知道感情是一種力量。感情，譬如懼與怒，並且是很强的力量。我們動了這種感情時，在生理上起很大的變化，預備叫我們逃跑或死鬥。羣衆的感情更是可貴的，因爲牠是民族力量的來源。從這個觀點講，我們可以說多少次的運動，隨起隨滅，實是民族力量的浪費。現在我們應該注

意到民族熱情之宜珍愛。我們要節用熱情，要善用熱情。熱情也要加以理智的控制，也要使牠合理化。藝術家如不懂怎樣宰御感情，便不會成爲藝術家，參加實際社會運動的，不懂節制熱情，便亦不能有所成就。我們肺中有一口氣，如使徐徐呼出，可以成爲動聽的歌唱，如卒然發出，便成爲噪音。我們今後要注意這個道理。人的本能與情感都能加以改變(Modification)，羣衆的感情一樣可以改變，可以利用。研究心理學的，尤其是研究社會心理學的，應該特別注意我這裏所指出的問題。我們應該設法使我們一時的衝動的熱情，化爲持久的堅決的情操(will)，使感情更具實化，更深刻化，更成爲强猛的力量！

第二，我以爲我們智識階級對於政治活動，歷來有一種很大的誤解。我們平常以爲政治活動如不參加則已，如果參加起來，就要不顧頭尾，完全混入政治漩渦裏去，要參與秘密工作，要鑽營奔走，要結黨營私，要以政治爲終身職業。如不問政事，便要隱跡山林，琴棋自遣。大凡自好之士，多半是這樣講孤高，尚超脫。至少也是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這樣的例，在近若干年來仍是很平常。學生平時可以埋首讀書，可以不讀報紙，可以整天玩球，做愛，看電影，聽戲，跳舞；但遇着有大事發生時，却立刻要參加遊行，請願，臥軌，罷課，宣傳，非弄得流血喪命，使整個社會感到不安爲止。近若干年來學生參加政黨也是趨極端的。似乎祇要入了政黨，就須抓到許多要緊的事做，就要做一系一派的首腦或幹員，不然便取消極的態度，不再聞問黨政，不再表示意見。這樣雖不退黨亦完全失去黨員的功用了。年來的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員大體都是如此的，而以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黨員爲尤甚。這全是錯誤的。我們欲想採用民治制度，一般有知識的國民若都取這種態度，便永不能達到目的。在極端積極與消極之間，却應該取一種比較可以持久的恒常的態度。這便是對於政治要常予以密湊的注意。由這種態度再養成一種習慣。每日要讀報。凡社會上有事發生出來，便要起一種反應。得表示態度，便表示態度，得帮忙便帮忙。要啓發同情心，要喚起公民意識。一件事不必直接與我有利害關係，亦不必與我有深切的利害關係，我一樣要對牠發生興趣，要過問，要從旁干預。所以若從利害關係來論，我們可以說公民對政治的活動，目的不必在求得直接的，切近的利益。平常祇要許多公民，尤其是站在領導地位的公民，都對政治注意，利益自可間接地謀到。譬如，在這次學生運動沒有發起之前，智識階級如早有具體的態度，必不致弄到今日的地步。總之，我們須明白一個現代國家需要多數公民對政治有濃厚興趣，而不必需整個投入政治漩渦中。我們不必人人都做革命期中的秘密黨員。我們却應做許多民治國家中的各政黨黨員。一國內自然應有人出來做政治領袖，但這祗限於少數。若必求人人都拋棄原有職務完全去做政治活動，那是不可能的，且不必是有利的。

第三，有一件最使得我們悲觀的，就是很高級的學生時

常都沒有獨立的意見，或有意見而不敢明白表示。這一點最足以證明近年來的教育的確有許多缺欠。我常論及教育的最終目標自在發展青年的獨立人格，使他可以成為一個有聲有色，磊磊落落的丈夫。一些專門技術教育，本為幫忙學生解決麵包問題，但吃飯究竟是達到一個更高目標的方法，而不是最後的鵠的。一個學生受過十幾年的教育，在幾個人的惡聲之下，做出的顏色之下，竟不敢舉起手來贊成復課，贊成選舉代表晉京聆訓，這樣又怎能經得起富貴的誘惑，威武的逼迫？又怎樣有資格講抵抗，講懺悔？我曾屢次提出我國整個教育目標需要重新評訂，近來的經驗，更使我相信這是一件亟待做的事。社會科學的教育更應注重造就領袖，灌輸數字與條文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四，平常一般人還有一種錯誤，這便是對於國家，政府，和主持政府的人，都混為一談。因為有這種誤解，所以有許多人本來是對政府中某人或某部份人（甚至某一時期中所有的官員）不滿，因而反對政府，甚至進而反對國家。人民養成這種心理之後，於是對政府任何措施全生一種憎惡的反應。這種態度決不是批評的，乃是一種盲目的情感的衝突。在這種光景之下沒有紀律可言，祇有輕藐，譏笑。這是最不健康的心理。一國中的公民如都是這樣的，那末這個國家如不由衰弱而至滅亡，亦必漸漸演成暴虐政府，因為國家愈為國民所憎惡，所歧視，便愈演愈趨惡劣。這次北平學生拒絕選派代表參加行政院所召集的學界會議，似乎就含有相當的誤解。我們以為澈底的態度，應是這樣的：有人如果反對政府中某人，便應該指出他的錯失來，反對他；如果反對政府中某部份人也應反對他們，務求換到可以代表我個人的人。但我始終要愛護政府，要與國家的利害同證。如謂我反對某人，因為他的權勢在握，所以我時常不得表現出來，那末這次行政院召集會議，便正是直接發表意見，當面質問的好機會。這樣的機會不利用，便多少出於憎惡政府的舛誤心理。凡政府有所措失，不問皂白即加反對。這種態度是必須悛改的。

五，知識階級之缺少團體性，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一片散沙是我們慣聽到的形容中國人的名詞。還有的外國人說，一個中國人是世上最聰明的人，兩個中國人便是世人最愚的人。這些話都含有相當真實性。怎樣能使中國人合作，的確是當前的最大問題。梁漱溟先生在鄒平正試驗使人合作的方法。前些日，他還有文論及此問題。據他說，他還未得到結果。梁先生能深刻地把握到這問題的嚴重性，真可以說目光特別炯銳。我們祇要指出，不但鄉下人是不能過團體生活的，即是社會上的優秀份子，受過新式教育的智識階級，一樣是不能過團體生活的（關於此點請參閱獨立評論第一八五期陶希聖的「北京大學學生大會的感想」一文）。這種缺欠以幾個風尚自由主義的學府為尤甚。譬如，我在北京大學担任功課，學生與教員之間除了在堂上見面，其餘旁的往來是絕對沒有的。教員與教員間的聯絡亦談不到，同在一學系共事

，可以許久不謀面。學生與學生的聯聚機會更少。

這種弊端，大半由於學校沒有校園。凡有校園的大學，如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在這一點便比較好一些。還完全是制度，課室，圖書室，宿舍，教員住宅等，均集中於一處的，設備，和習慣的問題，糾正是不難的。

關於學生的政治訓練，這些年來都未加注意，實是最不當的。孫中山先生早曾指出這問題的重要。他所著的「民權初步」，實是一本很有用的書。他這書應更簡縮，使成爲袖珍小本，學生應各手一冊，開會時當做指南，以期養成好的會議習慣。受新式教育的學生都不懂會場中的規矩，試問如何能期望國民都會運用四權？以往不知鼓勵學生自治，實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施行訓政，而對未來的主人翁不加以政治訓練，直是矛盾。今後不但應鼓勵學生自治，並應成立辯議會，强迫各系學生參加，選定題目按週辯論，請教員作評判，勝者酌給奬品。這樣希望能啓發學生的自由思想，養成相互切磋及「給與受」(give and take)的精神。這都是做現代公民應有的條件。

六，在政治方面，政府應予智識階級以更大表示意見與態度的自由。這樣要求有好幾種根據。甲，我們主張集權，而開明的集權制的另一面便是予國民以批評指正的機會。不如此，則集權將與專制沒有分別。我們所以主張集權，是以爲政府是代表「眞正意志」的。但「眞正意志」的形成，却來自各方面交錯的批評與不同的需求。乙，正當的民意如不容表現，則邪暴的力量必應運而生。月前漢奸的「自治」運動，正是好的車鑑。有許多人指摘主張實行憲政的人，這次反被奸人利用。其實我以爲不是如此。我正覺得國民對憲政的要求不迫切，未能以具體的方式表現出來。如果知識份子早有大規模的運動，正確的表現，我不相信奸人會有後來那種假借。因爲沒有正確的民意，所以才有人起而强姦民意。

除了表現自由之外，還應該予知識階級以較大的參政權利。這與上段的主張是一貫的，不過更深入一層而已。並且就實際上看來，中國近若干年中推動政治的主力，唯有在整個知識階級中求得。工，農，甚至商，都還談不到足以做現代國民。祇有受過新式教育的，方有國家觀念，有現代精神。知識份子不盡是好的，以前禍國殃民的主動者，也正多半出自知識階級。但我們不能說整個智識階級全要不得。既往所以能有許多知識份子作祟，便因整個的知識階級的力量未能全表現出來。所以我們這裏所說的知識份子參政，是指所有受過新式教育的人而言，我認爲這裏蘊蓄着很大的勢能，這種勢能如將牠化爲動能，我國政治上定會產生新現象的。

總之，在今日，祇有學生及整個知識階級對於國家的責任最大，國家與我們的關係亦愈密切。我們對自己不能抱悲觀，且不容抱悲觀。我們在既往的政治活動已產生過好果，今後我們更應從教育政治等方面努力求改進。



行政區域與地方政制之改造

斐學熙

據報載中央社南京十二月二十日電訊：『內政部擬於最近將全國行政區域重訂。按現在區域為二十八省，直隸行政院之市六，隸屬省政府之市十二，縣一九三四，設治局四三，行政區二，地方二』。內政部對於現有之行政區域之如何重新劃訂，其具體辦法如何，因未經公布，無從對照加以檢討。但吾人認為茲事關係複雜，且為多年屢欲解決未能解決之一宗公案，改草此文，擬對本問題提出幾點一般意見，或可供當局及邦人之參考。

談到行政區劃問題，不能不聯想到與行政區域相輔而行之地方政制問題。自然是，行政區域之如何劃分為一事，地方政制之如何構造又為一事，二者之關係雖甚密切，並無絕對的聯屬性。故區域縱然變更，政制儘可不受牽動。反之，政制縱然變更，區域儘可因仍舊貫。然設或行政區域之變更，比較重大，比較普徧，出乎通常國家整理行政區域之範圍時，自然難以離開政制獨談區域，認為政制與區域無關。此理甚明。現內政部既將重訂全國行政區域，對於互相附麗之地方政制，有何可大可久之擬議，自亦為吾人所亟於一聞。

一

以目前而論，所謂行政區域之變更，似乎不外下列數種辦法：

(一)縮小省區

(二)整理省界

(三)縮小縣區

(四)整理縣界

縮小省區之議，自民初迄今，非但政論家屢有主張，即歷次政府亦迭有所擬。民二間，廢省改州之論，曾喧囂一時。彼時之政府亦定有計劃，擬分全國二十二省為八十三州，

特別區除外。新州之名稱並經擬就。國府成立後，縮省之論又起。在三屆四中全會，伍朝樞等曾有提案。在該屆五中全會，內政部亦擬有意見。據聞近年內政部以主理關係，對此問題，頗有研究，定不能無較為成熟之計劃。惜計劃之內容如何，以不難揣知之理由，未肯事前公布，供國人之檢討。然以二十餘年之舊案，未能毅然決然見諸實行，以本應公開討論之問題，竟似諱莫如深，則此問題之重要性複雜性，不問可知矣。

主張縮小省區或並改省為州之論據，雖然很多，而歸納私家及政府所持之主要理由，不外左列三點：

（一）幅員過於遼闊　此可名為行政上之理由。意謂我國之幅員過於遼闊，頗能影響行政管理之便利。如新疆面積五百餘萬方里，西康一百四十萬方里，四川一百二十萬方里。普通省份亦五六十萬方里，平均不下九十餘萬方里。按現在一般地方制度，又祇省縣兩級。如四川河北河南等省轄縣之數，盡在一百以外。以一省府端拱於上，以統百餘單位，將見秉承督察，兩俱難周。再主張縮小省區者，每引他國之例以相衡。如謂法國尚小於四川，分省（Department ）八十六。英格蘭及威爾斯合算，略大於山東，尚遜於河南，分郡（County）六十二。我們較小之浙江，尚大於荷蘭與瑞士之合，而瑞士分二十五州（瑞士之 Canton 為聯邦之構成單位，非地方行政區域，因有引喻者故存其舊。）荷蘭分十一省。日本僅及東三省四分之三，分為四十七府。均為地方上層行政區域。縱蒙藏不計，中國之面積尚有二千六百餘萬方里。以此大地，祇分作二十八省，每一省大有立國之資格，故統治上極為不便。此主張縮省之理由一也。

（二）違背天然疆界　此可名為地理上之理由。現在之省區，多承明之舊，明又承元之舊。元以前各代之地方最高行政區域，或為州，或為郡，或為道，或為路。至元始由中書省統治山東河北內蒙之地，謂之『腹裏。』外有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十一，即是：嶺北（漠北）遼陽（東三省）河南（河南及蘇皖鄂之江北部分）陝西（陝西及綏甘蜀之一部）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蘇福建浙江）江西（江西廣東）湖廣（湘鄂桂黔及瓊崖）徵東（朝鮮）。明朝除南直隸（叫作南京，包括江蘇及安徽之一部）及北直隸（叫作京師，即河北）外，設十三布政使司，其區域與今日之省無大出入。滿清沿用明制，祇分陝西為甘陝，分南直隸為江蘇安徽，分湖廣為湖南湖北。合起來，即所謂本部十八省也。迨左宗棠平定回亂，奏闢天山南北路為新疆省，清末又改東北為奉吉黑三省，至民國後又改熱察綏寧青康六特別區為行省，始

完成今日之二十八省。主張縮小省區者，以爲歷來行省之劃分，合於天然地理者固亦多有，然祇圖便利君權之管理，或以一省橫斷大江南北，或山脉東西，或本屬甲省之險，偏劃歸乙省，以爲彼此牽掣之計，致使一省之內，山川風物，逈乎不侔，經濟文化，大相逕庭，人民感情利害，極不一致者，其例甚夥。如江蘇本一小省，而南北情況不同，江北分治之運動，曾盛於民國初年。其他類此之例尙多，不必枚舉。此主張縮省之理由二也。

(二)打破地方割據　此可名爲政治上之理由。歷來主張縮小省區者，以爲一省之區域過於遼闊，兵馬財賦之權，又集於長官一身，易啓野心家之割據，卒成尾大不掉之局。在政府方面，表面上雖不便以此爲理由，而骨子裏亦爲此種意見所左右。民初以後之督軍巡閱使，今日獨立，明日問鼎。近來受方面之寄者，雖無不奉正朔，然而其中大有因中央無力控制，暫示羈縻者，吾人亦未便否認，徒作掩耳盜鈴之論。特別在中國歷史上，如漢末的郡守州牧，東晉的持節刺史，唐季的節度藩鎮，都盜竊名號，奴隸人民，踞地稱雄，擁兵抗命，與民國之督軍等等，先後一轍。所以然者，土地人民財賦之巨，足以濟其凶頑，幾見一小小縣宰而能造反者乎？故議者多以爲省區縮小，失所憑藉，則割據之風，可以打破，俾得樹立新的政治機構。此主張縮省之理由三也。

二

縮小省區，本之行政地理與政治上之理由，均不乏有力之根據。然其他應行考慮之點尙多，故問題不能如是之簡單。歷史，文化，語言，風俗，團體觀念，共同生活，及其他精神因素，於劃分行政區域時，均不能不爲相當之顧慮。省之歷史，多已數百年之久，疆域確定，人安故常。文化語言風俗，自成系統，各具特色。團結力量，雖無形色，已深入人心。千百年前幾經滄桑，雖或爲極不自然之結合，而以時間之巧妙運旋，今已幾皆鎔爲一爐。大而言之，民族之成立，又何以異是。倘一旦加以動搖，必生反動。

三種理由中，以行政上之理由較爲正當。省之幅員過於遼闊，於行政上誠多不便。然交通發達，自然不難克服地域上之困難。今日之鐵路飛機電報電話各種新式交通工具，無論就空間時間而言，其傳達政令，巡察郡國，幾乎萬里若庭戶，秦越若晤對，已無昔日轎車帆船傳乘之苦。則在中央方面指揮少數省份，或較多數爲便利。在一省方面指揮各縣，尤無困難。即謂中國交通尙未發達，應努力發達交通，豈宜本末倒置。至謂外國行政區域劃分如何細密，不知歷史進程

各異，且如領域褊小，不能以全國爲單位，盡歸中央直轄，勢須設官分設。亦猶宋晉南渡，廣增州郡，誇張聲勢，以爲雖偏安江左，尙擁有如許州郡。故他國成規，難便引喻。

防止地方割據，求之於縮小省區，其理由較爲可疑。法國大革命時代之國會，蔑視地理歷史風俗之異同，將王政時代之三十二巡按區（Intendency）改爲八十九省，以打破所謂『地方主義』（Sectionaliom）。近十餘年來，法國有所謂『區運動』（Regionaliom）者，主張大率依照王政時代之歷史疆界，合數省爲一區，畀以較大之自治權。對此國會已屢加討論，不久或能見諸實行。英國有權威之學者亦有聯合數郡爲一區之主張，如H. Finer在其『英國地方政府』一書中，曾力持此說。蓋在今日，因社會經濟之變遷，科學技術之進步，一切行政上新興事業，無論就財力人力而言，多非蕞爾行政區域所能從事。故地方區劃由複雜漸進於單純，由瑣碎漸至於統一，就歷史言之，殆一進化之原則。其由於政治背景之改造，有時僅因素中之末焉者耳。且消滅野心家割據之方法，莫過軍民分治，莫過選舉票匭。軍民分治，則擁衆作亂，無所憑藉。利用票匭，則人民之好尙怨憤，將隨其票而排洩。假設人民在票匭中『造反』只好承認爲最合法最和平之造反。世人對於此種民主式的塞亂源的方法，猶有所懷疑？那麼，就專靠中央之武力，亦可奏一時之效。今世所以，除有組織有主義之團體外，不易再演劉邦朱元璋式之揭竿起事，或重現張角黃巢式之一呼數十萬衆，又不久以前之所謂『人民政府』，縱有所謂組織主義，成立未及旬日，所以掃蕩以盡，人數爲幾桿幾武者——凡此無他，近代重式之武器，經濟交通賦稅之大權，均操之於中央之手，中央又可統制輿論與宣傳之力量，以打倒叛逆。其餘一切法令上之控制，更可不論。如此，足使地方除非另有所憑藉，欲不從命而不可得。故吾以爲人民之揭竿，地方之造反，在通常情形之下，殆已成爲過去之把戲。且進一步言之，割據之來，亦不盡由管區過大。今之河北，在唐末有四五個節度使，大唐天子一樣不能命令。今日增加省數，一樣可以增加割據者之數目，否亦徒耗若干政費，無裨實益。倘縮小省區之後，因情勢之必要，又加上些幾省巡閱使，經略使，總司令，或綏靖主任，豈非背道而馳！

王者依土地之天然形勢，畫野分州，似爲不可易之原則。故地理上之理由，未可厚非。然山川冥頑不靈，其生成也並未能爲後代之如何劃分行政區域着想。欲本此原則以縮小省區，有數個疑問，必先解決。第一，將全國省界打破，重新爲合理之劃分乎？第二，就每省無論面積大小，均劃分爲

若干區乎？第一辦法最為理想，亦最為難行。美國各邦之幾何式之劃分，雖為簡單，難合天然形勢。相勢劃分，則社會，經濟，自然，種種情況，非經常期之研究，不能為功。每省若分為若干區，則面積過小之省，劃分後將僅及一郡，無人肯如此主張。只好擇其大者而分之。新疆最大，可分為十三四個江蘇。然尚未開發，在昔已為受協濟之省。西康次大，然甫經建省，且其有待開發與新疆相同。再次為黑龍江，然東北均非我權力所能達到。如求之於內地，省之大者，為蜀滇粵湘。然考此數省，民情風俗，較為一致，境內山川，亦無何特殊情形，足供分省之憑藉。河北山東等省，區域比較不大，而礙難分割之理由，亦復相似。甘肅大省，且境內回漢各殊，似可劃分，然過於瘠貧，一省尚難維持，若分為數省，更難存在。蓋省不但為政治單位，同時亦經濟單位也。江蘇限以大江，文化經濟，向有南北之分，陝西河山橫貫，風俗氣候，亦有南北之異，似可劃分矣。然省既不大，劃分起來，亦多困難。諸如此類，難以備引。如竟草率從事，誠恐未獲所期之利益，先召意外之糾紛。一市縣之劃界，尚爭持數年不決，中央亦不肯遽下裁定，況省區之大乎。

昔人『利不百不變法』之言，實在過於保守。然省區之改造，應期垂諸久遠。非如他種法令，可以隨時更張。必也權衡利害輕重，應不至得不償失。如將現在省份分劃過多，在中央指揮上能否靈敏，大有問題。無形分割應加愛護的國民生活團結之力量，似亦不智。國民經濟建設，必需要較大之區域，區域過小，則統籌上定生困難。故縮小省區之議，討論應不厭加詳也。

三

改造省區，固多顧慮。至於局部整理，或重訂過於不合理之疆界，乃為國家行政上當然之事。如河南之衛輝等縣，突出黃河北界，使與河北之濮陽等縣，如兩股相交，與河南之名亦不符合，應劃入河北。四川東南部敘永等縣，應歸貴州。南部西昌等縣，應歸雲南。其餘省與省間之疆界，過於違反自然，或相錯如犬牙，又或飛越插花。種種情形，不一而足。顧炎武氏曾極論之。政府屢欲加以矯正，因糾紛過甚，成就殊鮮。內政部於十九年，曾頒有『省市縣勘界條例』，列舉行政區域編制之原則。然此條例明定，祇於行政區域不明顯因而發生爭議時，始能適用。如行政區域早經明白確定，從未發生爭持，及有如何不便利者，應維持其固有區域。此條例又似失之消極無力。為謀行政管理之便利，及矯正

太不自然之形勢，理應積極加以整理。

四

變更省區，尚有人討論，至於變更縣區，鮮有注意及者。顧炎武於其『日知錄』中之甲里條，孫詒讓於其『周禮政要』一書中，均有所論列。大意謂中土縣邑之廣，戶口之衆，賦稅色目之繁，以一縣令治之，縱極耳目之明，竭手足之力，情難周知，事必叢脞。然二氏對於縣區劃分，並無若何積極主張。蓋變更縣區，較變更省區爲尤難也。

我國一省所包縣數，多則四川，有一百四十八縣。少則青海寧夏，均爲七縣。縣之面積，最大者爲西康，平均每縣四萬二千餘方里，最小者爲河北，平均三千四百餘方里。縣之人口，最多者爲湖北，平均每縣五十二萬餘，最少者爲新疆，平均四萬八千餘。以我廣土衆民，如下層之行政區域，僅劃爲一千九百餘縣，縣之責任，可謂重矣。昔日社會簡單，縣官所理之事，主要者爲詞訟錢糧與治安。今世科學進步，社會變遷，人類關係，日趨複雜，國家職務，非但消極防止人民之危害，且進而擴充福利行政。故曩者一人治理之事，雖今日技術日新，數人治之，尤嫌不足。

縣區既大，行政不便，欲爲理想上之重新劃分，他且不論，其破壞人民生活團結力量，尤甚於分省，故應別求方法以資補救。如（一）於縣下添設自治區域，以減輕縣之責任，或（二）於縣下分設行政區域，如今日剿匪省份之區公署，或（三）隨時酌情添設縣治，如鄂之洪湖，豫皖間之立煌，均最近分治之趨勢也。

至於整理縣界，或因天然形勢抵觸過甚，阻礙交通，或因區域太不整齊，有插花地之類，致與行政管理上諸多不便，則爲亟應積極進行之事。其辦法或加以普通之釐正，勿使參差，或互相更換一部，以便治理，或劃併他縣，或另設新縣，要當隨情形而異。除前述之『省市縣勘界條例』外，內政部於二十年頒有經行政院核准之『縣行政區域整理辦法大綱，』均明揭其旨，無待贅論。究竟現在報載內政部重訂全國行政區域之說，未識對於縣區之整理，有何準備。

行政區域之變更，無論爲省爲縣，對於當地居民之意見，不能不予以相當之重視。在英美對於行政區域之變更，往往先由政府決定方案，再以投票之方式，徵取關係區域居民之同意。或先由關係區域居民票決辦法，再由地方議會以協議方式呈由政府核定。必遇爭持不下時，始由政府派員實地履勘，並聽取各方意見，再作裁決。以我國目前情況，此種民主式的方法，固難採用，然對於居民之意見如何，除少

數土豪劣紳之把持應予排除外，亦不能無視。

五

在本篇之首，曾揭明行政區域與地方政制之聯屬性，在討論本題之前，有應先聲明者，即此處祇論與行政區域有關之地方政府階級問題。至於一般地方政制本身之改革，如省長制與委員制之優劣，省府合署辦公之得失，縣府裁局改科之利弊，及其他制度橫面之爭論，均非本文所討論之範圍。

地方政制三級兩級之優劣，世之論者甚多。究竟幾級爲好，難得絕對之結論。就中國歷史上講，行政區域以三級兩級最爲普通，而縣爲下層基本行政區域，歷世未改。秦以前爲封建時代，可以不論。秦立郡縣之制，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郡統縣。郡上雖有監察御史，只爲監司之官，且設置無常，故純然爲兩級制。漢興，封建與郡縣並行，以郡國統縣。武帝始置十三刺史部（後亦稱太守），刺史周行郡國，專察守令，既不常設，亦無治所，漢末始稱州牧，開府辟椽，儼然三級制矣。三國兩晉南北朝，郡國雖多變遷，而大率沿用漢末制度，惟刺史時兼兵權，開府專征，是爲稍異。隋時，州與郡，刺史與太守，一事互稱，實爲兩級，惟州郡上置四大總管，有類三級。唐初，因山川形勢，分天下爲十道，道置觀察巡按等使，原係監司之官。形似三級，實亦兩級。安史亂後，節度使漸奪州郡之權，始變爲三級。五代多亂，大抵因襲唐舊。降及有宋，罷節度支郡，以轉運司所領之道代之。太宗又分十道爲十五路，府州屬路，縣屬於府，三級制度較爲完備。元制，大率以中書行省統府路，以府路統州縣，凡三級。明制，除兩直隸外，以布政使司統府，府統州縣。總督巡撫，有事則設，未顯然爲定官。清制較爲複雜。府州縣之制，仍明之舊（元明清之州，均有散州直隸州之別，散州同於縣，直隸州同於府，只品級稍有參差。廳亦如之）。惟總督巡撫始爲定員，而尊崇不同，使一省眞正民政長官之布政使（藩司），及刑事長官之按察使（臬司），反仰其鼻息，漸成另一階級。分守道分巡道，性質爲布政使之佐貳，清末劃爲督撫直轄機關，與兩司平行，並稱司道，然行政上亦

微有階級。故清末之地方政制，最不合理。驟觀之，彷彿督撫使司爲一階級，府縣各爲一階級，道爲一種常川視察員可以不計，似爲三級制。然細加分析，竟有五六級之多。此官方之所以濫，國祚之所以促歟。

但有一點，應須注意，即歷代行政階級之增多，多由演進而來。如漢初之刺史，唐之觀察使，宋之各路使司，元之行省，明之布政使，甚至清初之督撫，原皆監司之官，不在正式行政系統之內，其後因利乘便，漸成一階。故何代爲幾級制，界限有時不甚明顯。

行政階級，不宜複雜。大率越專制之國家，越喜用層層節制之制（Hierarchy）。以官制官，頗似以賊制賊。有清以異族君臨中土，尤慣用此法。如督撫地位相埒，而使之互相牽制，無裨行政，是其顯例。此其一也。層層節制之制，官僚政治之變名也。層層行文，以紙面爲彼此敷衍之具，是爲『通令政治』(Gocernment by Circulars)。朝廷意旨縱好，等達到百姓，力已微於強弩之末。卒之，治官之官日多，治事之官日少，欲不變爲官僚政治而不可得。此其二也。再官之階級太多，與現代精神不符。專制時代，帝王另有一套神秘的政治哲學。百姓看縣官，已不可及。看府道兩司督撫，更是高高在上。如再往上一看，則當朝大皇帝簡直是神仙，是佛爺，幾乎疑其非人類。於是芸芸衆生，奔走下塵，甘心臣妾。養官吏之權威，成階級之差等。所謂接近民衆，便利行政，決非梯式之行政組織所能爲功。此其三也。

六

明乎此，或可與論中國應採之地方政制矣。省爲地方最高政府，縣爲下級地方政府，似無問題。惟省縣之間，是否需要府道或行政督察專員一類中間階級，則意見至爲紛歧，其利害得失亦非絕對的。近年剿匪省份及江浙所行之行政督察專員制度，有視爲縮小省區之過渡試驗辦法者，然是否爲設立此制之初意，未敢斷言（專員普通轄五縣至十縣）。所可預知者，使縮省之議，果普徧見諸實行，則中間階級之

需要，似已不復存在，問題較小。惟如省區仍舊，則大有研究餘地。行政督察專員，究為一種臨時制度。蔣委員長謂：「專員為省縣間之樞紐，揆之兩級之原則，並非相反而實以相成。」又認「專員公署是省政府的支部。」楊秘書長謂「此制是行政機關的橫面伸張，不是自治團體縱的層疊。」均認為不是新設一行政階級，與建國大綱所定現在所行之兩級制，並無抵觸。按三級制，在中國有悠久之歷史，其本身並無若何善惡。政治清明之時，兩級三級，均可為治。政治黑暗之時，幾級制度，均可致亂。但以原則言之，一旦憲政開始，省縣同為自治團體，同為國家行政機關，關於自治事項，自有人民直接間接以監督之，關於執行政令與辦理自治，縣上有省，省上有中央（現在省府直隸行政院，應否如法國例，改隸內政部，有待研究。）以監督指導之，對於縣賦予以較大小之自治權，將應屬於縣之權限而被省所僭奪者仍歸之於縣，以減輕省之煩累，發揮縣之效能，同時使中央與省之組織簡單化，效率化，使縣之組織充實化，技術化，縱現在之省區不加改造，省縣間不增加行政階級，則中央與省省與縣間，自少矛盾重複扞格難通之弊。以今日交通之日臻便利，對於現代行政技術再日求進步，對於權限上之分配力求合理，對於用人更公開尋求才能純潔之士，則一中央監督三十來省，一省監督六七十縣（百餘縣究為例外，或當別論。）亦何至隕越。否則設置官吏，如疊床架屋，分劃區域，如牛毛細微，究竟何裨治道。

七

縣區大者三四百里，小亦百餘里，人口多則五六十萬，少亦達十萬以上。滿清之世，尚有縣丞巡檢等職，以資佐治。今日縣之職務，日趨繁雜，誠然非一縣令所能勝牧者之任。然此乃選・組織・財力・問題，非於縣下添劃行政區域之問題也。如縣長及其佐治員選任非以其道，又不懂現代行政技術，缺乏創造能力，如縣政府組織過於簡單，權責過於分散，使一切建設，無從推行，如人員報酬過於低微，不能養廉，一縣之收入，多半供省府龐大開支，是豈縣令一人之咎

，亦豈縣制本身之罪哉？故吾人對於在縣下增設行政區域之議，不能無疑。二十三年南昌行營公布適用於剿匪省份之『分區設署辦法大綱』，於縣下分設區公署，純爲輔助縣府之下級行政機關，所以補救縣區遼闊之弊。並揭明舊日之自治區組織之不健全，辦理無成績，人選雜濫，劣紳把持，故將區公所乾脆改爲官治機關，作爲『縣長的手足耳目喉舌』，上以執行縣長命令，下以指揮保甲人員。猶之行政督察專員，此制所以應付特殊環境，係一種臨時辦法。自然，舉辦自治多年，成績竟等於零，幾使人疑惑自治主義不適於中國。然人民自治之原則應否可以長久拋棄，保甲是否可以替代自治，大有問題。且區長迴避本籍，尤明與自治原則相反。此制如果普偏採用，是否使官治日張，民治日就消沈，中山先生所謂完成縣自治爲開始憲政之條件之說，是否應加以修正，不能使人無疑。蓋自治辦理之壞，自治主義不甘引咎。橘過淮而爲枳，毋亦應設法改良土質，研究培植之術歟。若一方大則摧之殘之，小亦灌溉不時，一方訾其無果，或果而不碩，橘而有知，能不反脣相稽。

八

總結言之：省區縣區之改造，在原則上，在理想上，可以贊同，但事體複雜，用費必巨，且易啓紛擾，如出乎通常國家爲謀行政便利整理行政區域之範圍，應特別將慎從事，以免牽動過多。小言之，改正一古舊城市不便交通，不合衞生，不引美感，不保安全之街巷建築，以求適合現代之需要，非不理想，猶且顧慮多端，非至必要，不肯毀其舊而謀其新，況行政區域之大乎。然行政區域之改造與地方政制息息相關，如省區縣區縮小，則增加行政層級之問題，似可不煩言而解。即就現狀而論，如能於組織，技術，權限，財政，人選，諸項，爲澈底之改革，同時努力謀交通發達之普偏與平均，何嘗不能刷新內政，納民軌物，大爲經濟建設及復興民族之助。是在當局及邦人留之意耳。

二十五年一月十日北平成府



日本對華政策基本的矛盾

雨村

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急進派軍人的冒險行動，是正當着日本的資產階級，受着一九二九下半期所開始的世界大經濟恐慌的嚴重襲擊，而找不着出路之時。東北的佔領，正如於沉痾中打上一針强烈的興奮劑，尤其是經新聞紙的誇大宣傳和理論家的理論創造，便一致的狂熱奮起，把一切的要求都屬望於有實力的軍人，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於「日本主要生命線的滿洲」，以為日本經濟上之一切的根本矛盾，都可因日滿集團的創設而解決。因此便在一種不可遏止的奔流中，使民主的議會政治傾圮，政黨衰敗，軍人的勢力凌駕一切之上。資產階級則祇知競先仰軍人的鼻息以求其資本勢力發展於滿洲大陸。國際間的嫉視，國內財政之實力，全然在軍人們考慮之外，只求在迅速間完成其軍事的保壘和對殖民地有力的統制。資本家的慾望則只在攫得利潤和搶先獨佔資本蓄積的泉源。在有組織的武斷宣傳之下，全國人心若狂，咸以為以上的兩個目的如能達到，則國強民富指日可待。匆匆四年，貧乏之滿洲的資本容量已經達到她的飽和點了。然而給予日本經濟以什麼結果？資產階級最初狂熱的期待究竟達到幾許？資產階級的僅存的戰將高橋藏相，早就忍耐不住，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預算閣議席上，以鋒利警闢的言辭向軍部提出警告謂：『目前的日本，在世界上已經是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諸君只知一昧要增加軍費，然而公債增發的結果，引起財政之惡性膨脹，破壞財政信用，更進而犧牲社會政策的民生方面，恐怕軍部將要成了國民的怨嗟之府了。」這可以認為是九一八以來政府第一次揭破軍部冒險行動結果的宣言，自然的引起了軍部與政府間的重大波瀾，直到現在尚在繼續推演中。正當華北問題在如火如荼的時候，在日本統制階級內部這一幕鬥爭是說明了什麼事實，暴露了什麼

意義，當然不該爲我們所忽略吧！

二

首先我們把佔領東北後四年間的結果，作一個簡單的結算：

日本資產階級代表的經濟雜誌Economist 去年七月號上曾對日滿集團經濟下一箇短的檢討。據指稱：『日滿集團之精神，具有三項根本目的，即對日本國內工業原料之供給，爲日本商品獲得新市場及過剩人口之移殖。在此根本方針之下，以國內之資本整理滿洲國之幣制，充實其鐵道電報及其他之設施，並接收海關改訂關稅定率。然一詢及其實際成績如何，則其結果反爲否定的。』

(一)『在滿投下資本之大部，結果是養成了對國內企業之競爭者』。（如製鐵業及硫酸阿摩尼亞工業等）關於在滿洲創設新工業與舊工業特別是日本工業相競爭之危險問題，在日本資本主義集團當中，已成了最尖銳的爭論問題之一。其原因爲滿洲市場本身之需要水準很低，對於新的大工業的創設力也很小，因此在日本國內市場狹隘及許多日本工業生產利用不足的情況之下，新的企業只能與舊的日本企業相競爭。因此之故，大資本家們對於在滿洲創設生產工業，只欲限於開發滿洲礦產及森林。

(二)『由資本主義的利潤增加之立場看來，在滿經濟建設所得之否定的結果。』這個結論在滿洲所有的建設中都明白的表現着的。在滿所投下的資本大部分是用之於鐵道道路港灣等等主要的是爲了軍事而不能獲得實利的建設，只有比較很少的一部分資本是投向可以得到實際利潤的工業及農業建設方面。七月二十八日發表於日日新聞的一九三三，三四及三五前半期關於日本投資之資料，謂依據日滿事務局之算定，全部五億六千八百五十萬元之投資，其中滿洲政府七千萬元，公家負債主要者爲滿鐵，計三億三千八百四十萬元，股分資本一億六千十萬元。換言之，祗有百分之二十八是新的股分資本，南滿鐵路的大部分資本是費之於鐵道的建築。

(三)『對滿輸出之增加暫時雖屬甚微，但對於日本經濟是漸進有利，惟對滿輸出之大部分係生產手段，其需要者爲日本資本，對於日本之國際收支毫不能予以任何之改善』。日本對滿輸出之大部分爲金屬，建築材料，鐵道車輛及若干種類之機械等。此種商品之需要者，根本上爲日本軍隊及南滿鐵路用以建設鐵路及港灣。至消費品的輸出，除手工品外，別無可當主要之用品。其原因爲被軍需資本榨取的結果，越發走向破產的東北農民及勞動

者大衆，沒有力量購買日本之商品。祇有軍需工業及重工業之個別的資本家們才能搜集到巨大的利益。但就全體說來，日本對於滿洲所得收益實遠不如其消費的金錢之多。

（四）『人口問題之解决也同樣未得到滿足之結果。』日本向滿洲移民的計劃，原抱兩大目的：一面為能迅速鎮壓東北各地農民排日運動，創設配置有武裝軍備的「村落網；」一面為準備一旦邊境有事時，能夠迅速動員的預備軍。可是這種計劃已如衆周知是失敗了。

以上即日本佔領東北四年間經濟的决算。日滿集團所期待的一切並未得到滿足，「主要生命線」對於充滿尖銳矛盾之日本經濟並未注入以新生命。然若以此為根據，而推定為任何結果俱未得到，亦不正確，因為這種說法為日本任何集團所不承認。實際上日本軍人在對蘇聯的戰事上是取得了重要根據地，對於日本有利益的軍需原料是無條件的增加了，同時因軍備的需要，刺激着日本軍需繁榮，充分的給資本家集團以巨大利益的保證。

滿洲無疑義的是日本投資的重要市場，雖然投資的結果引起日本內地產業界對於競爭的不平，但仍然是發展及增加利潤的。雖然如此，日本資本家及軍人仍是不能滿足。軍部所不滿者，是一旦戰爭爆發單靠滿洲不能解決軍需原料的根本問題。金融資本家所不滿者，是滿洲在現在的階段所得到的資本主義的利潤不够，同時東北破產的中國農民大衆對於日本工業剩餘的生產品不能消化。因此金融資本家在要求着新的市場與新的超利潤的源泉。

這即是日滿集團發展到頂點，而不得不求新的發展，因此而有去年六月間所開始的華北的工作。我們以下再就華北工作的經濟目的和進行的方法加以檢討。

三

華北工作的目的是在補足日滿集團的缺點，即一面滿足軍部解決軍需原料的要求，一面使資本家得到新的蓄積資本的源泉。Economist 雜誌曾就解決原料問題舉出幾種可能性：

（一）棉花　現在華北的棉花，每年收獲達四百萬捆，這是一個小的數目，日本資本應以農業更易的方法，使播種棉花以代替穀物的栽培，而謀棉花生產之擴張。

（二）礦產　據該雜誌計算，華北五省——冀，晋，魯，察，綏——煤之埋藏量達一千三百三十億噸，每日可採掘一千三百噸。其中大部分在山西——一千三百三十億噸。為

創辦此項開採，必須由大沽及青島起直到山西礦地止建設新的鐵路，該雜誌因此提議從速着手建設此項鐵路。日本政府亦明顯的擁護此種見解。

（三）鐵礦　其埋藏量在五省中達二億六百萬噸——其中一億二百萬噸是在察哈爾及綏遠。

另外尚有日本有名的經濟學者高橋龜吉考慮到必須解決之日本國內鹽產不足之問題，向日本資本家們提議將華北的鹽田，亦收入自己的手中。

該雜誌所提示的經濟計劃，無疑的是得到本日資產階級廣範圍的擁護。

然而華北畢竟與東北條件不同，不能像九一八時的順利做去，因此在日本內部對于攫取華北的步調，有不能一致的事實。代表金融資本最慎重集團之利害的高橋藏相，是守着慎重的投資政策。與軍部及軍需繁榮沒有特殊關係的資本家們，則急於要利用華北所表現的可能性。政府方面是傾向於擁護後者的立場，由滿鐵社長更替及任命法西斯蒂化的松岡洋右繼任之事實，即可證明。

依照軍部的意見，一方面與要求將開發華北的統制集中於自己手中的關東軍的希望一致，一面考慮到不急於投資的大資本家們的慎重性，決定將華北日本經濟的基本的指導，委之與滿鐵。想要經過滿鐵把資本匯集於華北再由滿鐵與軍方協定而分配於種種經營部門。由滿鐵及基本的日本財閥之參加而設立一股分組織之中日公司，包括鐵道建設，礦業鹽田，棉及其他之一混合的產業公司。於此公司之中，華方之股東不能不以自發的或強制的方法讓出自己的企業，質言之，只要投出資本就算行了。這一種滿鐵與日本金融資本主義集團為開發華北之共同活動計劃，同時即是滿鐵資本與國內金融資本更深一步的結合過程。

另由其他方面說來，於此混合公司旗幟之下，當然如已在滿洲所實行者，在日人握着指導作用的混合公司中，中國之股東，事實上是被置於企業指導地位之外，同時因此種公司帶有獨占的乃至半獨立的性質，連資本在華人手中積蓄的可能性也被奪去。而且日本似這樣吸收華方投資或企業供其利用，反爾翹示於人，說是分利潤於華人，抑何狡黠？

四

佔領東北的結果，除了軍事上的意義外，經濟上得不償失，因而又進一步覬覦華北的富源，華北的富藏之豐固是事實。然而首先成問題者，即日本之財力能否任這開發之重

貴。第二日本目前之經濟，賴軍需膨脹以支持，重工業者之急於開發華北，即在爲軍需工業求發展之出路，惟當目前正日本金融資本與軍部對立激化之時，此種要求能否滿足，殊成疑問。觀軍方對華北工作之方法，似在求藉華北經濟開發以引導國內之金融資本與滿鐵相結合，然事實能否如願，亦實不敢必。茲議就佔領東北四年後日本經濟財政上之變化及反映於政治上之危機，略述所見，以結此文。

一，近年來日本經濟之最大變遷，爲軍需工業之發展。此爲侵略政策之必然的結果，特別是佔領如東北之面積廣袤，而未經開發之地域後，爲適合於近代戰爭設備求統制上的便利，及供經濟流通上的需要，鐵道網的敷設，公路的修築，各縣鎮中營房機關的興建，電報電話網的結成，俱爲不可缺少之工作。同時國防力的充實，必須相適合着而行高度的擴張，因此臨時軍事費便逐年增加。在軍事費的支出之下，一切與軍事有關之重工業建築工業及軍需工業等，均可藉此得到暢達的發展，同時益刺激着其他有關係的各工業部門的活躍，因此便造成了一種近代特有的軍需繁榮，使國內社會經濟表面上呈現着一種分外的活躍，勞動者失業恐慌得到相當程度的救濟，社會經濟的危機亦因而得到暫時的緩和。

然而在另一方面輕工業則表現得異常不景氣。大阪的紡織工廠，和名古屋的毛織工廠，近來都是停止夜工雇用八成以上的鄉村女工工作，年齡由十四歲起，平均多數在十八九歲，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工資五角，還要扣除一角五的飯費，只有以這樣的賤價勞動的剝削來維持其工作之不致停頓。至於重工業與軍需工業的狀況，如川崎造船所（爲日本主要軍需工廠之一，製造軍艦，潛水艦，火車機車，車軌，建築鐵樑等）工人一萬以上，工作雖規定由晨七時至夜間十二時，分兩班，但在工作忙時更延長四小時，實際上是夜間工作不停。其他製鋼條，鋼版，車輛，士敏土等專門工廠，均晝夜工作，工人每班工作十二小時，工資則約在二元左右。

目前日本社會的這種畸形繁榮，只是追隨着軍人的冒險行動而前進而活躍，如果軍需上的需要一停止，立刻即可給以致命的打擊。同時在軍人所期待的最終目的之大戰未達到之前，軍需的擴張也一日不能放鬆，因此兩種矛盾結合着發展，在時間的延長日本財力不能充分允許之下，結果只有促進戰爭的爆發或侵略範圍的擴大。

二，前面已經分析過，投向滿洲的資本，大部分不是用於生產事業，就日本的經濟利害上說，實是不利的。至少在滿洲未真正變成「王道樂土」之前，所投下的資本是不能收回她應得的利潤的。同時我們再考慮到日本資本主義特質並

得到金融資本家的諒解。

國內財政枯竭的狀況已經出現，蠻幹的軍人依然是抱着貫澈到底的決心，走入險境的日本國內的財政，目前是專賴高橋藏相死抱着不增稅，與公債漸減兩大方針的健全財政政策，和少壯軍人及少壯官僚們苦鬥，結果究能撐持幾久，尚難判斷。

三，政治上層爭鬥的激化，日本政治機構自成立以來便種下糾紛的種子，軍部超然立於內閣之外，實際上還有制內閣於死命的權能，隨時可以使之倒潰。佔領了東北之後，在軍人手中產生的滿洲國不是日本內閣所能過問的。自華北問題發生以後，隨着軍人的勢力擴張，內閣只有默然的退嬰，結果遂造成了軍人在政治上的勢力龐然增大，同時為議會政治之根幹的金融資本家却與軍部是立於針鋒相對的抗衡的地位，日本的國策重心目前儼然全置於軍部之上，而經濟的機構是操在少數金融資本家之手，這在軍人的心目中已成了執行其國策的主要的羈絆，尤其是經過這次高橋藏相在預算閣議的攻勢的演說和開發華北資金困難的迫切要求，如何解決這一基本矛盾，即：或由軍部停止其國策之進行，以遷就金融資本家；或是為了國策的遂行而變革現在的政治機構將金融資本的勢力，置於軍部的統制之下。目前已經成了日本少壯軍人和少壯官僚們所討論的問題中心。而且國內國外的形勢，逐漸逼迫着這個基本矛盾不得不謀解決了。

不是如同英美一樣本身擁有富強的財力，她一開始便是向外發展，所以最初之基礎異常薄弱，全靠着利用他國的資本（主要的是英美對日投資）和地理上距離市場最近的便利，以短期間能將資本收回的消費品的輸出貿易為中心，才得到她的發展或成長。縱然到了今日，若使日本以自身所蓄積下的資本，去作長期間不能回轉的投資，事實上是不可能。愼重的大資本家們早就看出飲鴆止渴的軍備繁榮和資本流集滿洲的危險，去年一月高橋藏相曾大聲疾呼：『日本資本大量流入滿洲國，於日本國家經濟是有極不良的影響，希望軍部明白花在滿洲國的錢和花在別的外國是一樣的。我們應該小心不要影響到外滙』。最近這次預算閣議席上的爭論，高橋又特別引證日俄戰爭後募集公債之困難，希望軍部考慮到一朝有事之際，國力充裕之必要。

軍人方面在經營滿洲的最初，原是抱着以國家資本建設民族聯邦國的最高理想，而排斥國內大金融資本的侵入。然而事實的結果，終於不能不和金融資本家妥協，甚至於要求國內金融資本家的助援，反而受到金融資本家的拒絕。這其間有兩個不同的觀點，軍人要金融資本家在自己的手下來活動。而金融資本家則不願在軍人之國策的名義下，把資本犧牲於無希望之地。這即是近年來所不能圓滿解決的日滿關係問題，煊耀的滿洲計劃只等於紙面文章。起用松岡洋右任滿鐵總裁便是想經過松岡使國策遂行與金融資本對立的問題得到解決，結果祗是使松岡夾於左右為難的當中，依然是不能

悼在君二哥

丁張紫珊

我們的二哥在君先生已經在一月五日下午五時四十分在湖南逝世了。我們全家屬的悲傷哀悼是不能以筆墨來形容的；誰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地質學者，但如果世界上有一個理想的尊長，仁慈的哥哥，值得敬仰的長者，那末我們敬願推崇我們偉大的在君二哥了。

二哥有很多好朋友，正如他有很多兄弟，更有很多他淵護的青年學生。記得翁詠霓先生在杭州摔車受傷後，他正病臥在北平協和醫院，接着電報時立刻着急得掉下淚來；不多天就不遵醫囑先期出院，趕到杭州去看視了。而胡適之先生在北平得盲腸炎時，也就是他再三催促胡先生延醫檢視才挽回了急性的險症，不意翁胡二位先生都還健在，而二哥竟先期作古了！以近五旬的年齡，忠於工作，隆冬歲暮，不辭勞瘁地獨自跑到湘南去看礦，誰知竟因這種難能的精神，爲一點偶一不愼，以至不起。老天！老天！好人如何這般厄運！好人如何偏會遭殃！

二哥待朋友好，待兄弟更不能僅以『友愛』二字表白之。我們老太爺作古時，四五六七幾位兄弟全在穉年，那時二哥也才出來做事，但他毫不遲疑地負起責任，一個個帶在身邊教養，他的護持是爲父兼母的。兄弟們都怕他，但都愛他，從心底裏敬仰他；因爲他再嚴厲的時候，仍不免流露他那感人甚深的慈愛的天性。他可以因爲你多化了錢責備你們，可是立刻可以又回過來問還有什麼用錢的地方沒有。他希望個個學好，個個長進，個個有光明的前途。爲着負擔兄弟們的教育費，他自己刻苦，他兼職，他加倍寫作，他不在乎一切辛苦的奔波。他沒有兒女，然而他以所能對自己兒女的愛護，加在我們全家屬上。對我們不肖的寬大的原恕，和寬大的蔭蔽，是我們祇能心領意會的，但是儘儘是短促的四十九年，兄弟們全不能給他一點安慰的時候，天竟奪去了我們的明燈。使我們全家屬抱憾終天！殘酷何如！

二哥不但對自己兄弟們如此，他對他的青年學生，更是和藹仁慈，他相信中國青年有希望，有作爲，他之處處提挈青年人上進的熱誠，前年遇匪被害的趙亞曾就是最好的證明。他替趙亞曾捐集了款項教育遺孤趙松彥；到南京就職于中央研究院後，惟恐小孩子疏了管教，決定了非讓松彥也轉學

到南京來不可。然而學校是投考了，却低了一年，他竟化了一黃昏將多念一年書，對靑年有益無損的理由，反覆講到深夜。他處處希望能啓發我們，不但是要我們聽話，更要我們澈底覺悟這麼學好，這麼求智！他對靑年人殷切的期望是在他過去的行爲和言論上處處可以看到的。

人人都知道在君先生是學者，但他在早年就做過官，到現在也許還有許多人對他這件行爲懷疑，其實他那時是眞眞的一種熱心，希望以自己相當地位來將上海的國人地位提高。短短的數月政績中，他不曾要一個不應要的錢，他不曾用一個任何私人，會審公堂是在那時收回，改爲臨時法院的；上海北四川路的整條越界築路，在他那時期，已收回在中國警察廳管理下了；然而租界捕房，竟在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紛亂時期中，仍派巡捕去佔據了崗位。

他除去學術上的成就外，更有獨特的治事能力，可是他政治上的觀念是無黨也無派的；一生祇努力怎樣做人，愛人，更怎樣愛國家。他絕無嗜好，從不輕易發脾氣，他果然是絕頂聰敏，更有一個完全科學化的頭腦，絕對至誠于工作的精神！他日常的生活是很有規律的，自二十三年旅俄回國後，他決心戒掉了吸呂宋烟，十數年前的衣服，他可以很整潔地穿着自如；工作上任何辛苦，都能忍受。在短短的二十餘年事業生活中，他旅行的地方幾遍全球，地質的研究工作幾遍全國，而半數都是他徒步去考察得的。此次上湖南去看礦時，他夫人正臥病在家，但他也不顧，悄然地一早就跑了。誰知他竟永遠地悄然去了。

爲他自己的行蹤無定，他的家也常常遷居，直到現在，他沒有一塊私有的地，沒有一宅私有的房子；甚至一輛自有的車。在南京，是住家在地質學會中，出房錢，替會裏看屋子，剛才絡續地置買了一點家俱，希望從此後可以一勞永逸地住下去，他自己也準備不再搬家了。然而房子還沒有落成得半年，園院裏的靑草尙沒有拔芽露靑，我們偉大的二哥已經遠放在長沙，不能再回來享受一剎那的安息了。他生前預立遺囑後事須絕對簡儉。數十年的事業，只落得數萬本圖書，（已捐贈地質學會圖書館）保壽險的一點現款來贍養太太。他清廉的節操是外人難以知道的。提起他的病源來，一個科學家中煤毒也許會被人疑議；實在是他的嗅覺自幼就有毛病，那年在上海摘車受傷的正又在鼻子上，他的嗅覺更不行了。既不能嗅得煤味，又何怪易于中毒呢，他在時，我們並沒有覺得他有如何偉大，然而，他去了，我們才覺得他對於我們的印象多深，多大！他的面影更明顯地在我們的眼膜前，在我們的四圍。我們祇能依着這一點渺茫的戀念，努力我們的前程，願二哥在天之靈，能接受這點我們對過去種種的懺悔!!

珊敬書於一月六日晚



川省物產視察紀

陳滄來

二十四年秋爲處理重慶鹽檢事須入川一行。九月底到漢，購得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票，票價洋二百四十元。十月二日晨因天空有霧，遲半小時於八時在日租界下遊江邊站起飛。九時十五分到沙市，停十五分鐘九時三十分起飛，十時十分到宜昌，十時二十五分起飛十二時二十五分到萬縣。十二時四十分起飛下午二時三十五分到重慶。如照四川時刻應提早一小時，則到達時間爲下午一時三十五分也。天空鳥瞰，宜昌以東爲平原，飛行高度約一千呎，俯視甚爲清晰，行人服色均可辨別。過宜昌則極目所至，盡係層巒，飛行高度增到二千呎，過峽時，天氣甚佳，傍峽飛行，如入穿窄巷，左右山頭壁立，視之相距咫尺，機隨峯轉，如坐汽車，俯視則江流如帶，浪花飛濺，駭目驚心，高度約三千呎，出峽則山勢較平飛機全程速度爲每小時九十英里至九十五英里，共需汽油約二百加侖，每停一站加油十二桶。重慶機場設於長江中流之沙洲，水淺時可以水陸並用，惟設備欠缺，旅客上下不甚方便耳。

四川全省面積爲四十萬三千六百三十四平方公里。人口爲四千七百九十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二人（民國二十二年度統計）。戶數爲七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三十八戶。農民爲四百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五十二戶佔全省戶口百分之六十九而弱。共有農田約五萬萬九千一百四十九萬五千畝。其重要出產爲絲，鹽，糖，棉，紙，桐油，猪鬃，麻布，藥材，牛羊皮等

。桔子，生漆，鴨毛，猪腸，烟葉等次之。茲將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農產外銷統計列後：

貨名	件數	估價(元)
羊皮	6084	130-140(担)
白猪鬃	2698	740-820 ,,
黑猪鬃	13384	220-230 ,,
黃牛皮	1040	28-36 ,,
水牛皮	2385	16 每件
桔子	5372	39-41 (担)
青蔴	9403	25-27 ,,
生漆	13012	95-100(件)
鴨毛	5740	不詳
棕絲	10090	10-11 (件)
棕繩	6022	價不詳
亂絲頭	425	70-120(担)
猪小腸	788	60-68 (桶)

二十年度至二十二年度四川重要貨品出口價值比較表：

年度	民國二十年度	民國二十一年度	民國二十二年度
絲	13,635,000$\underline{00}$元	10,094,231$\underline{00}$元	5,751,746$\underline{00}$元
桐油	6,987,000$\underline{00}$,,	7.588,414$\underline{00}$,,	12,888,736$\underline{00}$,,
鹽	1,194,000$\underline{00}$,,	1,676,811$\underline{00}$,,	1,892,180$\underline{00}$,,
藥材	2,719,500$\underline{00}$,,	4,432,533$\underline{00}$,,	4,238,617$\underline{00}$,,
夏布	4,914,000$\underline{00}$,,	865,291$\underline{00}$,,	2[illegible]7,152$\underline{00}$,,
煙葉	1,563,000$\underline{00}$,,	2,120,569$\underline{00}$,,	1,116,591$\underline{00}$,,
紙	1,363,500$\underline{00}$,,	950,421$\underline{00}$,,	1,872,220$\underline{00}$,,

二十年度至二十二年度四川進出口貿易價值統計：

	進口單位元	出口單位元	入超單位元
二十年	84,000,000$\underline{00}$	54,000,000$\underline{00}$	30,000,000$\underline{00}$
二十一年	57,000,000$\underline{00}$	37,500,000$\underline{00}$	19,500,000$\underline{00}$
二十二年	38,900,000$\underline{00}$	30,900,000$\underline{00}$	8,000,000$\underline{00}$

四川素稱天賦自給之地，而其每年入超有如上表之數，血液外流，從何取補。試取本年一月至四月重要貨品進口價值統計之：

棉紗	5,896,577.65元
香烟	1,053,405.81元
疋頭	874,131.98元
煤油	209,944.36元
電料	177,070.09元
海味	141,826.46元
藥材	92,862.19元
顏料	89,267.63元
西藥	11,339.63元
糖	7,492.84元

其總值爲國幣八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十八元六角四分。

其中尤以糖之進口爲最可異，蓋川省資陽內江一帶產紅白糖，昔年曾運往外省行銷，佔有出口地位，今不但全無出口，反有洋糖輸入，足見其自給且已不夠矣。

近年川省出口貨物以桐油佔值佔第一位，本年一月至五月桐油出口共計九萬六千六百五十三担，若以目下每担五十餘元估價約共值五百萬元。

川省工業除夾江有土法造紙廠五十餘家外彭山有同益鹼廠嘉定有嘉裕鹼廠均以芒硝爲原料，用 Le Blanc 法製造純鹼，色黃質劣，成本高昂，且芒硝（即硫酸曹達）出產不豐，兩廠競收，硝價亦貴，連年虧折，已有不能維持之勢。近兩廠均已停工，專銷存貨。股東既不欲加資，恐無復業之望矣。其餘新式工業多在重慶。計有油漆廠一家，資本約七萬元。煉油廠九家，係以黑油提煉煤油，肥皂廠五家，資本小，技術劣，互相殺價，成績不佳，電池廠兩家，生意尚可維持。陶器廠一家專製粗貨，供土人用。玻璃廠五家，營業不佳。染織廠兩家：裕華染織廠資本約十餘萬元，工人約兩百名，鐵木輪機七十餘架日出約三十餘疋。每年有利。三峽布廠資本約三十萬元有鐵木機約六十餘架，發電機，鍋爐各一

，營業欠佳。民生公司資本約一百萬，有商船三十六隻，爲四川唯一之航業公司，每年獲利甚厚。北碚三峽布即其所經營實業之一，另有一土法開採之煤礦亦其所創辦者。

綜觀上列統計，川省全系農產出品之生貨運外行銷，以抵補船來成品之輸入、生貨與成品價值懸殊，出入必難平衡。故欲其資源之不外流，非積極從農業上邁進不可，川省目下尙談不到煙鹵工業。已有之工廠，其幼稚似較他省所有者爲甚。雖說交通不便，機器原料內運困難有以致之，然亦本地智識份子尙未脫開農業頭腦，有以阻滯工業之進展。蓋朝下資而夕謀收穫也。

試就川省航業情形觀之，昔年本地自辦輪船公司頗有數家。運費高昂，獲利甚厚，每年派發紅利，不復折舊公積。辦事股東多未到年度即先預計可派紅利多少而提借之，致船政腐敗，客貨危險。十年前民生公司以一民生小船，力補此弊，減低運費，優待客商。不數年而將其他公司之輪船逐漸收買，或代其經理，競爭遂告終止，雖仍有怡和太古兩公司爲其勁敵，然洋商開支浩大取費仍昂，不足爲民生公司之慮。（原尙有一家捷江輪船公司現已停業將船分售與太古及民生矣）只要無他新公司成立以新式快船加入川河行駛，則民生公司航業部分似少危險性，因其主持人於此業已有經驗，且能改進而不腐化也。」北碚號稱川北政治文化實業中心之區，余曾乘輪去該地盤桓一日，先至溫泉，其公園佈置尙雅，樹木陰翳，淸泉見底，另引泉闢成浴室，及游泳池。水溫適體，礦性不重，普通入浴每次取費五分。房間單浴，取費一角五分。管理雖佳尙欠淸潔。單浴房間，有缺打掃。恐經費不敷，有以致之。浴能雇小舟順嘉陵江下駛約三十分鐘至北碚鎭，參觀三峽布廠，女工均穿制服，藍衣黑裙，表面尙有規模，內容尙缺設備，視其機力，每日每機必難織布一疋，經濟上必不合算。染布仍用舊法，烘布燒毛設備均無，須借曬台以乾其布 。此類規模若在上海有三數萬元即可辦成，而在川省需三十萬元左右，足見內地辦工業之不易矣。次參觀惠宇，即所謂科學化驗館是，除陳列少數之生物礦物

標本外，其他項化學研究成績尚無所睹，其設備似不及外省著名中學之儀器室，本來科學研究機關惟國家力量方可興辦，私人財力自難完備，無足深異，其北碚中學規模尚壯，管理甚有條理，北碚公園培植亦佳，頗有邱壑，以一小鎮而有此休憩之地，難能可貴。本鎮治安由峽防局維持，峽防局經費從前取之於嘉陵江出口之土產捐稅，故頗充裕，團員均係壯丁，年齡均十餘歲按警士編隊，以教以養，前後聞教成六百餘人，凡服務年限屆滿，則派往民生公司或介紹到其他機關服務，此項青年，頭腦新穎，勇敢有爲，其指導農民識字尤屬有趣，據稱每日農耕餘暇，由團員聚合農夫教以淺字數個，每隔幾日於當地由團員會串演戲，戲場外大書前日所教之字，農民入場聽戲無需戲票，只要能認識場外之字即可入場，農民既有娛樂故咸感興趣，此法大可爲通俗教育之推行採用。團員既常與農民接近，感情日深，本鎮治安，更稱穩定，此北碚之所以號稱治安中心歟。

自中央軍隊入川後，羣雄分據之勢消滅。不僅層樓疊架之苛稅雜捐取消，而旅客往來之檢查亦歸簡。聞從前船到重慶，行李須經過七次盤查方能登岸，乘輪入城又須經過幾次檢閱方能通過。今則只登岸一次，進城一次，余已感覺麻煩，殊自笑其不知足。從前商貨運去川西經過軍隊防區概須納稅，甚至同一貨品須納捐至三十餘次，捐稅累積較貨價本身高出幾倍，今則只海關一稅，任其所之。商賈稱便。金融自中央銀行調鈔票三千萬入川大加整理所有地方銀行鈔票漸次收回，一時錢商於鄉間散佈謠言稱地鈔將廢，無知鄉民，乃以四五折出賣，頗有損失，以川省之大，三千萬究屬不敷調劑，市面籌碼缺乏，輔幣亦然。單元購物非五角以上不能找數，五元十元則概須補水方能拆散，銅元每枚值二百文，每元換兌一百十二枚，無形中生活程度提高不少。然較之昔日幣制紊亂，層層剝削，則人民稱便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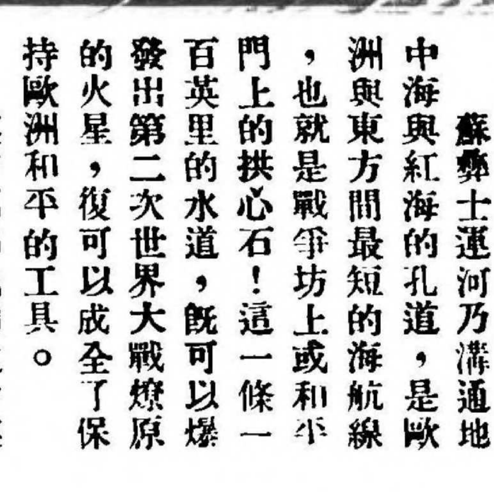
川省自政治軍事統一以來，客籍人士去考察者甚多。聞粵籍人士多注意於旅館飯店之計劃，江浙籍者多注意於辦理銀行錢莊。對於實業則鮮道及，或者對於川省作實業之投資

尙嫌早乎。余此次入川，當地人士曾以對於川省感想及興辦實業機會見詢。余對於百孔千瘡後之四川而有此建設成績當然表示敬佩，惟此時欲以烟鹵實業開發四川，恐非俟川湘鐵路完成以後，及川省本地鐵路有所建築以後，難望達到目的。近年常有人建議開發西北和開發西南種種計劃，報紙上亦常有是項記載。余總視爲調高和寡，紙上談兵，蓋云開發一地，必能尅服環境，征服天然。如自揣力量不足，結果必仍被環境所制服，則只有先向環境投降，照目今現狀因勢利導而改良之，方屬輕而易舉。如開發西北，最好先設法保護遊牧。次集中剪毛屠宰，與牧民公平交易，樹立信用，並就牧民生活誘其改良，灌輸智識，行之久則畜牧之利足以開發西北而有餘，若遽言創辦烟鹵實業，何異於啣石塡海耶。

川省所賴以爲資源者，全在農產，在國家未有力量將交通布置便利以前，最好先從農產下手。按二十二年統計土產出口以桐油占第一位，查萬縣一帶種植桐樹，倘係農民附業，並無專有機關經營，故於種籽改良，土壤研究，林場布置，榨油技術，均有提倡討究之必要，又紙張每年出口值一百餘萬元宜其自給已足，而今年洋毛邊及仿造川紙運到四川行銷，紙價大落，較前落去三分之一，紙廠槽戶大受其害，查川西一帶，竹子，桑皮，樺葉，白葭，產量極富，均爲造紙的好原料，倘能勤加培植，用新法製成紙漿，供給上海各造紙廠，亦可大塞漏卮。又如製糖，川省已有悠久的歷史，若不切實研究，減低成本，擴充出產，一任洋糖輸入摧毀，這都是智識階級的罪惡。余以爲辦實業，首重地利，與人才，有地利無人才則事業無由發達。有人才無地利則英雄不能用武。四川既不多產棉，則布廠大可不辦。專就油，糖，紙，三項切實提倡使之科學化，經濟化，足以繁榮四川而有餘，惟保護農場林場必先有妥善辦法。省府如認爲農林是生命線則凡有希圖摧毀或盜竊場產者應無條件的處以竣罰。然乎否乎。願與留心川省建設者共同鑽討之。

蘇彝士運河與地中海的戰略

亞 艮



蘇彝士運河乃溝通地中海與紅海的孔道，是歐洲與東方間最短的海航線，也就是戰爭坊上或和平門上的拱心石！這一條一百英里的水道，既可以爆發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燎原的火星，復可以成全了保持歐洲和平的工具。

英吉利和她的遠插英旗的屬地之間，那一條長鏈的中心一環，就是蘇彝士運河，所以這條運河確也就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線』。但是英國賴以交通，而世界各國也得同時利用這條捷徑，所以蘇彝士運河既供和平運輸又能助成國際戰爭。單看目下蘇彝士運河之上，那義大利開赴東非的軍需船，幢幢往來，不絕於途，這個就足以使得英國氣沖牛斗。於是在戰略上說起來，假使把蘇彝士運河施以有效的封鎖，義大利就大受打擊，把侵略亞比西尼亞的重兵集中於東非的交通要道突然閉塞了，義軍就沒有那樣狂蕩，這的確是英國朝思暮想的一條妙計！但是「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縱使英國能夠這麼辦，而義大利却又能自動的封鎖地中海，把英國的地中海駐屯重鎮瑪爾他島 (Malta) 和直布羅陀(Gibraltar)要塞兩處的聯絡突然截爲兩斷，同時又把英國本土和蘇彝士間的交通隔絕了，英國駐地中海的艦隊就免不了有「甕中捉鼈」之危，何況英國關於軍事封鎖蘇彝士運河還有絕大的問題在。

不必說蘇彝士運河果然被封鎖之後在亞比西尼亞戰事上有什麼利益，單說蘇彝士運河能不能封鎖？理論上是完全辦不到，這條運河不論在和平時或戰爭時無論那一國不能加以封鎖的。

那末蘇彝士運河就變成了戰爭坊上的拱心石了麼？回溯牠的歷史是這樣：蘇彝士運河十年的建築，自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九年，由法國工程師勒塞伯氏(M. Ferdinand Lesseps)居領導地位而總其事，再組織一個超然性質的公司來管理，由管理委員三十二人共同負責，而占優勝地位的還在法籍委員，因其中法籍者二十一名，英人十名，和荷蘭人一名；不過在蘇彝士運河的建設資本中英國政府却占有一百分之四十四的成份，所以在韜略上英國可以獲得管理權的一半，其餘的資產成份，歐洲各國都有分的。在和平時，當然大家相安無事，一到了戰事發生，蘇彝士運河就成爲爭執的重心，一八八二年埃及戰事勃興，英國軍隊曾把蘇彝士運河實施一度的封鎖策略，歐洲列強大嘩，乃召集會議，遂由英，奧，法，德，義，荷，俄，西班牙，土耳其，九國的代表共同商量，這就是所謂一八八八年的國際會議，成立了「蘇彝士運

河協約」(Suez Canal Convention)，其中有各簽押國共同遵守的這麼樣的條文：

"The Suez Maritime Canal Shall always be free and open, in time of war as in time of peace, to every vessel of commerce or of war, without distinction of flag."

由此看來，無論戰爭與和平，不管商輪或兵艦，隨時總得通過蘇彝士運河。但有時可以曲解約章的字面，而此運河又得被封鎖。在一八九八年西班牙與美洲的戰事裏，蘇彝士運河當局曾否認允許西班牙艦隊於通行時在蘇彝士裝煤；又在上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兵船在蘇彝士運河受到嚴重的監視。於是蘇彝士運河在必要時雖然不能達到實行封鎖的目的，却也終究可以有類似封鎖的大舉。那末，此後只須英法兩國的兵艦在蘇彝士運河的兩端進出口的海上施以有效的封鎖，運河本身並未被封，而此河的運輸却遭遇到被封的實在。這的確就是英國的如何封鎖蘇彝士的方法，而且英國未嘗不能獨力辦理，以强大的海軍艦隊實行封鎖蘇彝士的兩端。

不過目下英國仍舊不能或不願這麼辦。假如實現了這項戰略，義大利儘可拚命的活動空軍。義國空軍是著名的世界第二位，整備了一千八百架巨型戰鬥機參加東非之役，她的轟炸機由義國境內飛行九百英里而達蘇彝士運河去施展威力是綽乎有餘裕的。還有義國空軍可以由沙定尼亞島(Sardinia)直飛直布羅陀去大加搗亂，並不是件難事，直布羅陀是英國本土與其屬地間之多少年經營强固的海軍生命線根據地，而義國的轟炸機大有獲得良果的可能性，足以破壞地中海東西兩端的封鎖障礙。同時義大利可以自動的把西西利(Sicily)與沙定尼亞兩島形成犄角的地中海險要施以封鎖，既把地中海截斷，更把英海軍屯駐重地瑪爾他島與直布羅陀的交通切斷了。義大利還要變本加厲，由西西利島派飛機到那劍筋鐵骨的瑪爾他島去轟炸，瑪爾他距西西利祇五十八英里，危險性當然更豐富了。那末，其時英國有恃無恐的只有亞丁(Aden)了。亞丁素稱直布羅陀第二，爲控制侵入紅海之重鎮，與直布羅陀控制侵入地中海同等重要，英國重視此兩鎮，實爲大西洋與東非之唯一的兩重海上門戶，亦即爲歐洲侵略東方非洲的唯一保障，亞丁的形勢，誠爲天險。可是亞丁與非洲的義屬伊里特里亞(Eritrea)及義屬索瑪里蘭 (Italian Somaliland) 相距匪遙，義國經過幾個月的整備，在這兩地早已布置了二十二萬五千大軍，飛機，坦克，重砲，……應有盡有，一方面由南北兩面進攻亞比西尼亞的邊境，用大蟹鉗陣勢來取勝，一方面却以充分近代化之軍備虎視眈眈的隔海向着亞丁，沒有片刻放鬆而且義國的軍需目下已經屯駐於東非和已侵入亞國邊境的，足可支持一個相當的時期，即使蘇彝士運河果被封鎖，雖然那侵略的軍隊和他們與祖國的交通截斷了，在那相當時期裏也不致起恐慌。還有一層，假如英國果然實行封鎖了蘇彝士運河之後，義大利一定先用全部的空軍高壓力以擊破地中海的英艦隊，雖然那世界第三位英國海軍集中於地中海危險地帶中有航空母艦與飛鷹戰鬥機的活動，雖然義國海軍是次於英國的，但是新式戰術上應承認飛機比兵艦爲有力，於是，假使義大利在此一着占了優勝，義軍必乘勝占領蘇彝士運河，且大軍登陸，必在新那伊半島(Sinai Peninsula)作有效的軍事行動。倘然如此，則東非的義亞戰爭，益覺不可收拾。何況事情還決沒有那樣簡單，必有種種的意外糾紛，不一而足。你想英國是何等的穩健，雖然近來大量的以商運輸船輸送健兒於瑪爾他，亞丁，及其他要衝地帶，但終究是「空谷傳音」，暫時決不能或決不願以封鎖蘇彝士運河作孤注一擲的戰略的。（參閱本期篇首插圖）

蘇聯國際政策報告

（一月十一日在蘇聯中執委大會中之演詞）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　莫洛托夫



▲蘇聯目的在鞏固和平　去年之內，蘇聯與他國關係普通在正常中發展。在大多數中，吾國與外國關係之途徑向有利於和平目的之方向發展。總之，凡蘇聯政府所當作者，皆已爲鞏固世界普遍和平而作，尤爲鞏固歐亞和平而作。（鼓掌）

今無需細論蘇聯與各國之關係。現在與第七次蘇維埃大會時期相比，該方面未生重要變化。吾今乃將詳闡數單獨重要事件，作爲蘇聯外交政策精義之例樣，吾人可指出吾人與緊鄰近邦之關係。沿東西南吾人龐大陸地約二萬公里之邊境之全長，坐落有若干大中小國，然向蘇聯並非皆友好如土耳其。（暴烈鼓掌）

在此段時間內，此項國家無一能有任何理由感覺由我方發動之任何煩擾。反之，即極小國家，即政策常在較大帝國主義強國之反蘇聯勢力壓迫下而動搖之國家，亦無任何理由可表示其對於蘇聯之焦慮。然吾人須詳論遠東邊境上吾人之國交，該處因日本佔據滿洲（此事吾人盡知）已產生一特殊情形。

▲東歐互助公約　自保障歐洲和平之觀點言，蘇聯與法捷及一部其他國家之政府認爲所謂東歐互助公約之締結特別重要。此約按法國之擬議，除蘇，法，捷外，尙須由德，波，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所簽字。然因德之反對，及繼德之波蘭之反對，此東歐互助公約未獲成功。但此並未阻止去年五月間法蘇互助公約之簽字。

當現任法總理拉佛爾訪問莫斯科時，蘇法幫助包括前指各國及今有不侵犯不助侵略者與互相商討之義務之區域的東歐公約之實現的慾望，重又加以聲敍。繼此，蘇捷間互助公約簽字。彼時蘇捷代表聲明彼等認爲蘇法公約及蘇捷公約僅爲保障東歐和平問題之部分的實現。

在著名之蘇俄當局與貝尼斯（現捷克總統）之莫斯科會談公告中，兩國代表指出現彼等認爲『在和平不可分性之基礎上，眞正之普遍集體安全組織之實現』特別重要。過去蘇聯政府站於該政策之立場上，現仍站於其上。

吾尙須提出現任英國外交大臣艾頓氏之莫斯科訪問。此次訪問之意義已從蘇聯代表與艾頓之會談中可見，艾頓得以聲明：『現兩國政府間在任何國際政策之大題目中無利益之衝突。』故英蘇關係進一步發展現存一有利之先決條件。

▲蘇聯與美國　蘇美關係普通在正常中發展，尤其在貿易及經濟領域中。

但另一方面，吾人不能不提出美國報界某部份之人工的激動反蘇聯運動之屢次企圖，此乃堅確反動方面傾向於法西斯主義希圖破壞蘇美間調整政策之所爲。自保障普遍世界和平之觀點言，蘇美調整實有重大意義。法

年中蘇聯與比利時，盧森堡，哥倫比亞均已恢復外交關係。

▲烏露圭事件　反之，烏露圭政府，在巴西反動者並據云尚有歐洲反動者之壓力下，與蘇聯斷決外交關係。如吾人相信烏露圭諸先生之言，吾人頗可以爲蘇聯政府除巴西及烏露圭之內政外無他事可做也。（大笑與鼓掌）巴西及烏露圭之統治者諸先生如堆置其不幸之事於他人之上，則顯然不甚明瞭其內政也。

諸君如曾讀德米安貝得尼Demyan Bedny所寫的「政治流氓」之新年小品，該文中給與烏露圭事件一充分之解釋（普遍大笑與鼓掌）以及其與烏露圭乾酪之關係等等，則吾人無須再詳論烏露圭諸先生矣。（大笑與鼓掌）

然蘇聯政府不能置此雖係烏露圭一方面之行爲而不問。此種行爲，不但關於蘇聯絕無根據，且爲烏蘇俱爲會員之國際聯盟盟約之公然違背。是以外交委員會伸訴於國聯控告烏露圭政府之行爲（大笑）於事先，並不依國聯章程所規定提出爭端於仲裁法庭或國聯行政院，以事解決，而即與蘇俄破裂外交關係。

▲與德國之關係　吾今進言與日德之關係。德日兩國特別吸引吾國勞動者之注意，爲理頗明。

吾先言德：吾將直言蘇聯政府希望對德有較現在關係爲優良之關係之樹立。自德蘇兩國人民利益之觀點言，吾人以爲此實毫無疑義爲策之得者。然此政策之實現，不僅依賴吾人，且亦依賴德政府。

德現政府之外交政策之精義爲何耶？關於該外交政策之主要動向，吾曾於第七次蘇維埃大會中談及。彼時吾引證在德流通若干千萬冊希忒拉「我之奮鬪」一書之程序。

在該書中，希忒拉直言採取「領土征取政策」之需要。

同時希忒拉大言不慚謂：「當吾人今日言歐洲之新土地時，主要在吾人心目中者爲俄羅斯及其附屬邊國。」自希忒拉此項宣言在蘇維埃大會主席壇上宣讀後，德政府從未作否認此項對於蘇聯掠奪計畫之企圖，且反而以沉默充分證實該提出之希忒拉宣言仍爲有效。此對吾人不足驚異。國家社會主義黨諸先生已進行過遠，人人俱知該吞併方向之準備計劃，雖不僅在此一方向進行。

此種異國領土掠奪之罪惡的宣傳，現已於德國之外有新信徒。德京多種宣傳人現已出現於鄰居荷蘭，如斯達德尼茲基先生Studnitsky及克拉科夫Krakov新聞紙『Cras』中無腦筋之諸先生。該項人等如此信口胡云，甚至公然在報紙中浪言蘇聯某處領土之掠奪。關乎此，此若干奇怪人物於彼等昏醉精神錯亂中，固未曾夢見一次也（大笑與鼓掌）。

非異族某種份子之同樣讕語，自吾人鄰居芬蘭而來。該國向來對於最甚之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順風轉舵。

盡人皆知德法西斯主義不僅以擬定吞併計劃爲限，而正於最近之將來準備行動。盡人皆充分看出德法西斯主義者已將其現供彼等驅使之國家變爲一軍營，而此軍營因正坐落歐洲中部，固不僅爲蘇聯一國之威脅。

姑無論他國，且舉毫不威脅任一鄰邦而從事於和平勞動之捷克為例，孰不知德國法西斯主義之黑雲已懸其上，該雲經點綴以軍人之刺刀，槍銃，配備以所有可能甚至昨日尚不可能之致命毒化學藥品，突襲無聲高速度之軍用飛機，復配備以所有改變現代戰爭成一不但為前線士兵之蠶叢屠殺，且為婦人兒童和平民之屠殺之一切物事！

凡此皆表示逐漸增長之和平之危機，而不限於歐洲。

然自下列事實中，吾人見一與德國現情大相違背之事。一方面為一部德國統治界傲慢之反蘇外交政策，一方面在德政府動議之下，向蘇聯提出並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簽字一德蘇間五年期二萬萬馬克之信用貸款協定。大體上吾人正順利實質化此項信用貸款，以及去年捷克允許吾人之五年期二萬萬五千萬克隆之信用貸款。

過去數月中，德政府代表會置期限十年較大信用貸款之問題於吾人之前。雖吾人不追求外國貸款，且異於以往數年，已開始大量的以現金而不以信用向外國購物，但吾人未拒絕，即現亦不拒絕討論德政府之該項業務提議。

與他國貿易經濟之發展，乃與國策相符合，而無關於或種政治勢力在該國之暫時統治。吾人以為此與德國民族之利益符合，而顯然視德政府之能否自此尋獲實際之結論也。

▲**與日本之關係**　最後吾人論與日本之關係。蘇聯會以出售滿洲中東鐵路協定之締結，表示其和平與柔韌。

出售中東鐵路之協定，於去年三月簽字。鐵路移交與日滿當局，為中東路而欠蘇聯款項之交付及為該路而自日滿購買貨物，現在正常進行中。所有其他之蘇聯實際問題，截至現在，亦皆尋得與日本協定之路。

然日蘇間國交大問題則尚未解決。直至現在，日本在規避三年前吾人關於日蘇不侵犯公約締結之提議。此種行為不能不認為可疑。

反之，日滿軍事部隊方面侵犯吾人邊境之新企圖，並不停止，亦不減少。吾將僅指出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諾瓦萊克茲耶夫加區中發生之一事變。彼時約五十名日滿士兵進入蘇聯領土，至距邊境線一公里至二公里之距離，並向吾人邊哨以來復槍及機關槍射擊。衝突結果，吾人邊防軍棚長科春爾尼科夫被擊斃，邊防軍傷二名。犯界人於既遇強力排逐，並受相當損失後，乃退至滿洲境內。

此種事變之挑釁的性質，不待再解釋而明。

今又有日政府代表行為之一例樣，該種行為亦不能認為在正常關係範圍之內。

自吾人駐日大使優列尼夫送致蘇日滿邊境委員會協定之草約後，該種委員會足以調查並肅清邊境事變，自彼時後，茲已將近半載。但截至現在，日政府對吾人草約尚未致答。據云：日軍閥某部份確需蘇聯邊境上之邊境事變以轉移世人對於日本統領滿洲及其在華北以及普遍中國領土中之擴充動作之注意。

復據云：此種以及同樣之邊境事變，為日本中某種人需要以為表示日

政府之「堅決」及「力量」於外面世界之用。一事則明，即沿吾人遠東邊境玩火之餘未息，日軍閥現正直接及穿過其他領土偷偷至於吾人之邊境。

▲反蘇聯戰爭之危險　近來德日間軍事協定之締結，以及波蘭與此事相關之消息已經出現。

此中吾人不足驚異。日德相機脫離國聯，以期連手，非無理由，同時在外交政策上被認為世界上最進攻者，其理亦明。

德國之法西斯統治者，時圖藉蘇德間與共同邊境之事，欺騙樸直之人關於其對蘇聯之吞併計劃之眼光。然另一方面，吾人知德國受某種強國之鼓勵，現正狂熱的準備佔領波羅的海之統治地位，並曾與具有與蘇聯頗長之邊境之波蘭訂有特殊關係。

是以關於東西兩邊境，吾人必須置國防至於相當高水準之上(鼓掌)。過去數年中，關於此項，曾成就甚多。但當此種防衛關係於我國和平勞動者與集團農民對外來攻擊之防衛時，當此種防衛關係於吾人偉大之社會主義建設及微獲物時，吾人不能對於在防衛領域中所獲得之成績感覺滿意。(鼓掌)

吾人必須竭全力尋求國防上必需之物質工具，是以吾人今年大增國家預算之關於防衛我國之部份(鼓掌。斯達林同志，走近主席團桌，受到長時不停之喝采。全體站立，歡呼雷動。)

吾人已樹起一強有力之工農紅軍(鼓掌)，吾人必須更加努力，以使吾人全部軍隊繼以忠實及充分熟練其工作之戰士，飛行家，砲手，化學家，坦克車駕駛人，射擊手以及各種軍隊不可少之各部門之戰士組成(鼓掌)。吾人已引用個人軍銜以加於紅軍指揮人員，冀能更充實並提高吾人軍隊領袖幹部之重要(鼓掌)。惟有此種紅軍，能光榮的為和平服務，為防衛蘇聯邊境服務，及為社會主義服務(鼓掌)。

吾人必須再進一步鞏固吾人之紅軍，同時利用每一可能之事以求和平之保存及向所有國家內勞動者解釋吾人之和平政策。

▲蘇聯之國際政策　吾人之加入國聯，絕非即自今以後蘇聯之國際政策與資本主義列強政策之根本差異不存在也。

在義亞戰爭之例中，吾人已見其反。

義亞戰爭為一典型的帝國主義殖民地戰爭。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公然辯護奪取亞比西尼亞及變之為義大利一殖民地之政策。義大利認為在世界大戰終了後，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間瓜分之殖民地戰利品中，義受偏待，遂以武力開始此次新戰爭，以冀犧牲亞國，以開拓其殖民地之領有。

在現例中，法西斯義大利實為世界部分的新重分之先導。此種世界重分，實孕育若干偉大事蹟，若干對於歐洲資本主義階級之驚異。同時該法西斯政府要求其他帝國主義者及國聯與其殖民地進攻以全副擁護。

在各列強對於義亞戰爭之多種的關係上，其眞正之政策，遂得表現。主要者大領袖列強當為吾人所注意。自浮淺眼光觀之，似乎各該列強間對於殖民地掠奪政策在原則上有差異之存在。實際此當然非是。參加國聯各資本主義國家地位之不同，絕非殖民地掠奪之原則上有差異。此種差異，

主要可於各大列强對於義大利之帝國主義的力量充實範圍其關切不同之程度中見之。

關於不參加國聯之列强，亦可以此論列。在所有資本主義列强中，無一置任一弱國之獨立於其自私的殖民地分割利益之上者。

惟蘇聯獨自在義亞戰爭中佔一特殊位置，此位置乃基於與任何種帝國主義不同之原則之上，與任何種殖民地掠奪政策不同之原則之上。惟蘇聯宣言其信奉亞比西尼亞平等獨立之原則，亞比西尼亞亦爲國聯之一員，惟蘇聯宣言其不能擁護國聯或單獨資本主義國家擬違反此獨立平等之任何動作。

蘇聯此種政策，在原則上乃分離之與國聯之其他會員而有特殊國際意義，並仍將繼生重要之果。

蘇聯在一小國之例上——亞比西尼亞——表示其忠於此原則於國聯，此原則即國家獨立與各國權利平等之原則也。

▲**蘇聯與國際聯盟** 蘇聯復利用其參加國聯以爲實際實行其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國之政策。在蘇聯第一年參加國聯中，吾人加入國聯之決議之正確，即充分證實。

國聯雖爲一資本主義國家之組織，而中含不能避免之所有欠缺，但在相當範圍內，國聯對於挑動戰爭者及侵略者爲一種束力。

國聯可被而且應被吾人之評議，以其例如在義亞戰爭中未採用充分之辦法也。關於義亞戰爭，國聯早應關於侵略者最後的發表其意見。國聯未作任何事以阻止此次戰爭，亦當承認。然在現例中，吾人不能不見國聯未曾稍束爲和平而服務之人，乃曾稍束擬幫助侵略者之人之事實。蘇聯參加國聯關於義亞戰爭之決議，尤其對於國聯已認爲侵略者之義大利經濟制裁之實施，僅應在此種看法下觀測焉。

△**世界大戰之威脅** 義亞戰爭表示世界大戰之威脅日漸增加，並日漸迫近歐洲。義亞戰爭現甫開始，現在實不能預知其何時及如何收束。然孰不知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曾置一大注於此比賽？

義大利統治勢力認爲其再進一步之鞏固之主要路徑爲新殖民地之一冒險戰爭，而非內部經濟及文化增長問題，此事實昭然若揭。

即今當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在大小如何不等之程度中，已自近年來經濟恐慌拔出後，即令彼等自己亦不相信在彼等國內勢力之發展基礎上其力量大增之可能。惟在此種關係內，始能明新帝國主義殖民地戰爭之所以如犬之脫去束縛之皮帶而發動也。義亞戰爭之深遠理由亦在此。

國家如日德及今之義大利，已出發或正準備出發至全世界資本主義列强間新衝突之最前線。無一國將不受該三國之積極外交政策之影響，雖其範圍或有不同。

在此種國際情形中，蘇聯之責任異常重大。凡被捲入此新帝國主義戰爭者，或不免在其吞併計劃實現之前，先得斷頸之厄(鼓掌)。

帝國主義派對於暫求消極之打算，可以在最出乎意料之時失敗，如先已發生者之情形。此亦不能拋外(鼓掌)。

對於我輩飽爾雪維克，此種事業奮鬥，不難明白。

舊世界必須讓路與新世界，在防衛吾人之主張時，我輩蘇聯勞動者必須依賴吾人自己之力量，尤其吾人之祖國之防衛，吾人紅軍所首獲勝利之地(鼓掌)。

吾人決用全付辦法，以期再消滅外國帝國主義者攻擊吾國之可能。然，倘彼等果攻擊吾輩時，吾人無疑吾人之紅軍將與以相當之排逐(鼓掌)。

俄羅斯之勞工階級，連同革命農民，已自其肩上拋却地主與資本家，並幫助所有民族自前俄皇帝國中之民族解放。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勞動者，隨新生活建設之努力，確向快樂生活征進。乃在此種發展後，尚有懷抱以力征服蘇聯自由民族，並置外國地主與資本家於吾人肩上之『紳士』帝國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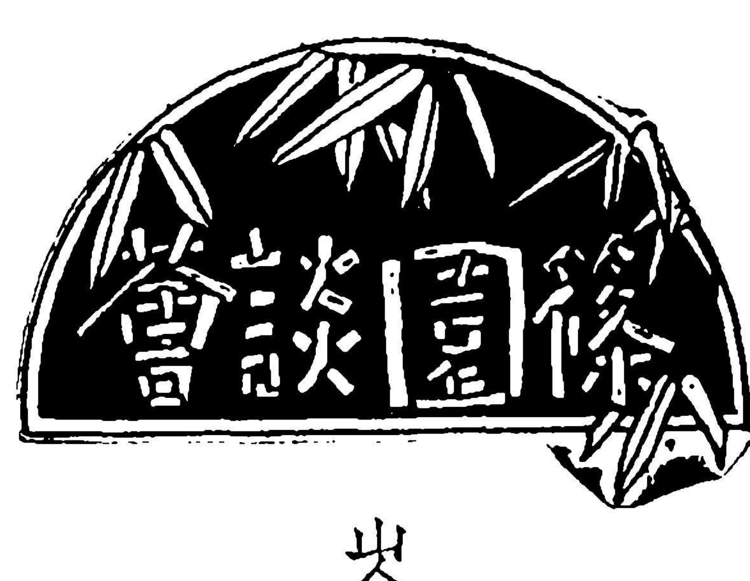
吾人對此言曰：良善的『紳士』！請拭君目，君生已太遲矣！（暴烈長時鼓掌）。

在困難時期中，吾人曾經驗外國軍事干涉，但彼時吾人軟弱，饑餓，尚無暇飽吸眞正之新鮮空氣。然即彼時，毀滅吾國之帝國主義計劃亦完全失敗。彼時以後，吾國事物已根本改變。現在國民經濟已不若前十五年或十年之國民經濟。所有工業各重要部門之技術的建設，已經完成，新人已在此基礎上長起。此種人隨斯達漢諾夫之榜樣，正迅速增進社會主義之勞動生產力。

自彼時後，吾國最落伍之部份——村莊——已完全改造。集團農場及資本最後階級——富農——之肅清，使我國所有階級肅清。隨同鄉村層中如小寄生蟲之特別堅韌之最後資本階級之肅清，所有吾國進款，供入勞動者及彼等之政府之手。

生活已較優良，現空前的吾國各民族向快樂文化生活之門已經大開。吾人現已享受吾人勝利之初果，並見蘇聯全民族物質幸福及文化之鮮見的增進，伺吾人於前。今乃在此後，尚有盲目痛恨新世界之『紳士』正設分割掠奪蘇聯之計畫。善，吾人如何答覆之耶？

吾人誠然未得此項「紳士」之允許，即出現於世界(鼓掌與大笑)且絕然違反彼等之意願(大笑與鼓掌)。此其意爲舊世界必須讓路與新世界之時期已至焉（暴烈之喝采。主席搖鈴，但僅召集暴烈喝采之爆發。全體起立。『蘇聯元帥伏羅夫同志萬歲』聲，歡呼聲，與長時喝采。『斯達林萬歲』聲，歡呼聲，及暴烈長時之喝采）。



岑春煊與袁世凱（上）



清光緒戊戌。西林岑雲階，（春煊）以裁缺大理寺卿，出爲廣東藩司。項城袁慰庭，（世凱）以開缺直隸臬司，入爲候補侍郎。兩人之舊迹同時，而其數年間威棱震宇內，又均藉手於庚子義和團一役。

庚子。袁在東撫任內，以剿拳膺物望，由是而晉直督，筦領北門鎖鑰六七年，聲勢緣此坐大。岑在甘藩任內，（岑自粵藩調甘藩）以勤王結主知，由是而晉陝撫，調晉撫，晉川督，調粵督。癸甲乙丙四年之間，岑袁對峙，儼然爲南北兩重鎮。

丙午之冬。朝命周玉山（馥）督粵。岑調督滇，未赴任，又調川督。行抵上海，迭電請覲，迄未邀准。維時慶邸（奕劻）當國，善化瞿子玖（鴻禨）亦在軍機，慶瞿不睦，而袁則與慶結託甚深。丁未初春。袁慶黨人，布滿朝列，袁且有入京消息。瞿爲是悚懼，思可以制袁者惟岑，乃一面在西后前爲岑斡旋，一面密囑岑再請陛見，果蒙俞允。岑來而袁遂褰足矣。岑旅滬日，稔盛杏蓀，（宣懷）盛爲袁慶政敵，熟悉其狠猾爲奸情形，備以告岑。岑既抵都，首參慶，翌日拜郵傳部尚書命，又劾袁黨健將侍郎朱寶奎而去之。廷臣仰其風采，起而援應之者，更大有其人，如臺諫中江春霖趙啓霖趙炳麟三侍御，其最著者也，（當時諧談有三菱公司之稱以霖麟與菱皆同音也）劾載振（奕劻子時爲商部尚書）劾段芝貴，（時以道員加布政司銜升署黑龍江巡撫）凡黨袁慶者，皆遭抨擊。於是袁慶黨人，殆無不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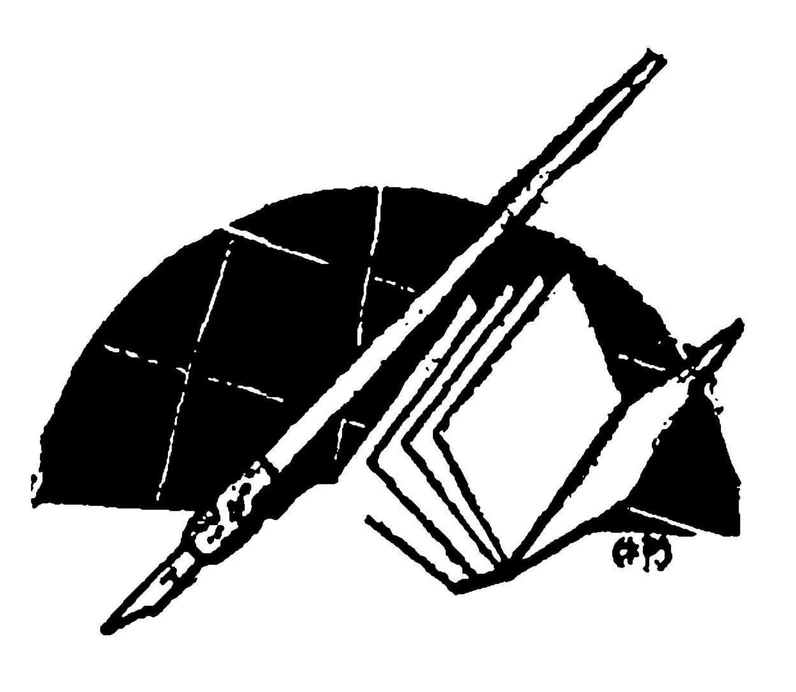
袁沈着堅忍。岑粗疏輕率。岑之智略，萬不敵袁，不數日已爲袁馴伏。岑來都之初，寓法華寺，其地狹隘，隨員衆多，不敷居住，且僧寮蕭瑟，設備簡陋。東安門大街，有北洋公所者，北洋大臣之行館，堂皇富麗，距東華門僅數百武，朝請尤便。杭人高子白，（爾登）日本士官畢業生，曾投岑幕，比在岑幕，高銜袁命，日夕奔走岑門，嗾岑左右慫恿岑遷居北洋公所。岑性本豪侈，頗爲所惑，果移入焉，於是墮袁彀中，一言一動，無復自由，未幾而事敗矣。

岑何以敗於袁，是幕政戰之內容，吾得而申述之者。丁

未春夏之交，革命黨人，有事於欽廉，聲勢本不鉅。粵督周馥，正命提督李準欽廉道郭人漳會師討之，疆吏爲日後之邀功開保計，不免張大其詞。而慶邸借題發揮，更於西后前爲之鋪張揚厲。后震於革黨之漸露頭角，不知所措，遽問慶曰，曩者岑春煊督粵，何不聞此，慶曰，惟周馥庸闇無能，致釀此變，（周本慶黨此舉特揚岑而抑周蓋非此不足以去岑也）后曰，然則非仍令春煊回粵不可，慶唯唯而退，命擬岑春煊督粵旨。岑到郵傳部，甫四十餘日，郵部新建設，張冶秋（百熙）坐席未煖，薨於位，繼之者即岑，凡百草創，其尤亟亟者，則規定官制一端，是日方具官制草案，攜之部中，集部員而討議之，攤卷宣讀，逐條通過，日加申，議甫及半，材官忽奔白，已外簡粵督，岑爲之愕然，即掩卷而起，顧謂部員曰，似此權不我屬，無庸議矣，命御者驅車歸，幕僚丞參上行走姚伯懷（紹書）隨之以行，歸即頓足大罵袁慶不止，蓋事前毫無消息也。然聞岑面參慶氏之日，力數慶父子在外招權納賄，種種罪惡，后爲之動容，翌日早朝，傳慶獨對，逐事詰責，聲色俱厲，且曰，微岑春煊言，予不知之，慶是以銜岑刺骨，非逐之不可也。岑去，瞿子玖旋亦不安於位，（由袁慶等嗾惲毓鼎藉事參之開去軍機大臣缺回籍此事顛末甚詳容另述之）此袁慶報復之手段也。

岑拜粵督新命，不得不行，然爲與袁避面故，不欲過津南下，揚言繞道京東至秦皇島乘輪，（時方盛夏非因封凍也）已電招商局備輪矣。袁聞是訊，又命高子白奔走數四，卑辭婉說，堅邀過津一叙。岑重違其請，仍循津行。袁迓之於站，夜飲督署，作一度之深談，大有天下英雄使君與操之概。岑詰旦抵輪中，語某幕僚曰，慰庭才氣度量，誠有過人處，未可厚非之，斯時岑已無敵袁勇氣，且幾於甘拜下風矣。然袁等獨未釋之。岑自京而外，鳳池見奪，不免怏怏，恃慈眷猶隆，更誤會以爲凡有難局，非我莫屬，到滬後，向政府多方要約，未悉如願，稱病，遲遲其行，正授袁慶等以可乘之隙。時兩江總督端午橋，（方）蘇松太道（即上海道）蔡伯浩，（乃煌）皆袁慶黨也。袁等嗾端設計以陷岑。端則問計於蔡。蔡氏粵中大猾，原名金騋，爲諸生時，因與卸任南海令某氏爭妓，被褫革，易名乃煌，報捐監生，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旋捐知縣，分發湖南，歷任大缺，宦囊充裕，過班道員，投袁慶門下，先獲京秩，隨授滬道。岑前官粵督日，爲粵漢鐵路案，拿辦紳士梁慶桂黎國廉等，辦理操切，失粵民歡，同鄉京官唐紹儀等，致有聯銜揭參之舉，均隔年事。岑此番重臨舊地，粵人自不喜之。蔡懷兩重怨恨，施計毒辣，深思西后之所最惡者惟康（有爲）梁，（啓超）必得岑勾通康梁之實據，始可以中傷之，陰求康梁二人象與岑象，合拍一照，送京，由袁慶等囑宮監遞至后前，詭言康梁曾秘密來滬與岑聚首。后不解攝影術，信以爲然，於是大恚岑，准岑開缺養病之命下。終后之身，不復念岑。岑在有清一代之政權，從茲沒落。辛亥九月，載起爲川督，（同時起袁爲鄂督）行抵漢皋，清社已屋矣。

（未完）



書評

評「花間集評注」

李若冰著　開明書店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定價大洋六角

張公量

一　一般之缺點與優點

本書係輯錄趙崇祚花間集一書十八家詞五百首之評注參考資料，著者自己並未加入一句話，可以說是純客觀的排比，是「編」。自序道，「循源溯流，花間不可無箋，」這是本書作者的旨趣所在。當然，像花間集這樣一部人手一編的文學名著，做一番「循源溯流」的箋注工夫，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李先生今天「經時三月，得數萬言」，滿足我們的願望了。以五百首短短的詞，得約十三萬字的箋注，不能不算是贍博賅遺了。作者非但把每一首詞注清楚，而且把每一詞家的事蹟考明白，以便知人論世，瞭然於其詞之淵源或背景，給欣賞上以極大之幫助。這是本書的貢獻，爲我們所承認與感激的。不過，或因作者歷時太促，對於材料之採取與訂正，若干處都犯着積普通的疏忽與謬誤，殊不符「循源溯流」之本旨。茲爲叙述方便起見，先論其一般編制上的缺點。

第一，引書不舉篇卷，如頁六九注引「后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宮」，見於淮南子卷六覽冥訓，而本書但云「淮南子」。頁一二五注引「蟪蛄不知春秋」，見於莊子卷一逍遙遊，而本書但云「莊子」。第二，不舉書名，如所引王國維人間詞話，楊慎升庵詞品中語，但稱王國維，楊愼云云等是。第三，不記作者姓名，如所引劉熙載藝概，彭孫遹詞統源流中語但稱藝概，詞統源流云云等是。這或是作者未睹原書，但從類書或許本轉錄所致。讀者極覺到檢查之不便的。第四，妄爲增刪。刪者如北夢瑣言所記溫飛卿事，係一完整的長篇傳記，但被著者刪得不成片段。又如頁五一，引鑑誡錄「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韋莊詩壯，故至台輔感懷云(略)」，稽之原書，實爲「……是知詩者陶人情性，定乎窮通，故韋莊補闕有長安感懷云(略)，此則包括生成，永爲台輔……」。增者如頁一五六顧瓊下注引十國春秋，末有云，「諜曰，大順年，侍郎李旺叱，下進及第三十餘人。善癩子，張打胸，李嗑咀、李破筋，李吉了，樊忽雷，王號躐，鄭牛矢，陳波斯，羅蠻子等，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考十國春秋卷二一九顧瓊傳並沒有這樣一段，而是改注文而成的。頁一一九牛希

濟下注引十國春秋，末云「又次牛嶠女冠子四闋，時推噴噴稱道」，考十國春秋卷四四牛希濟傳也沒有這樣兩句話，而是改注文而成的。以上四種缺點——不一定缺點，說現象比較妥當——在全書中的每一頁每一段展開着。我們並不是說要一一尋檢原書來對勘，以驗作者之忠實與否。而是我們這一般和書本做朋友的人或其他教書匠之類，總有時需要引證而不得不檢原書，這就够害痛了。所以像上列的情形，就該是缺點，不管它是大是小，當然他是極容易補救的。

二　評注內容之疏誤

（1）　本書卷一，頁一云，「溫庭筠本名岐，一名庭雲，字飛卿」。此爲著者對於詞家溫庭筠事蹟所作之提要，但所引舊唐書等書中，並沒有說溫庭筠一名庭雲過。是杜撰的麼，當然不會。按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云，「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頁一一，雲自在龕叢書第八冊）。孫氏五代前漢人，卒於宋太祖初年，所記自可信。那末，顯然是著者顛倒着瑣言原文的。瑣言溫傳甚長，著者並不是不引，而是經著者的刪削與臆改，致失原來面目，爲讀者所不解而已。

又按王灼碧鷄漫志云，「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迺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代傳踏之類耳」（頁三二後）。這一段記載正是溫飛卿菩薩蠻一詞的源流，王灼，宋人，其記載之價值可知，而本書頁十一溫飛卿菩薩蠻詞注，竟未預錄，細以「循源溯流」之旨，殊覺不符。

（2）　本書卷五，頁一一五毛文錫，卷六頁一四三和凝，同卷頁一五六顧夐，卷七頁一七四孫光憲，卷九頁二二四尹鶚，同卷頁二二八毛熙震，卷十頁二二八李珣，諸人事蹟，著者惟一引間接而間接的材料，即康熙間吳任臣撰之十國春秋，不加絲毫抉別。其實，較直接之宋人史料中，雖至今日，也不是不可以零星考得的。按王灼碧鷄漫志所記材料即不少，舉其要者，並與本書參證如下。其頁一六云，「……僞蜀毛文錫有甘州偏，顧夐李珣有倒排甘州，顧夐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又同頁何滿子條有云，「……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頁一八後云，「……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其頁二〇後云，「李珣杜瓊樂有鳳凰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其頁三四云，「……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麥秀兩岐），與今不同」。其頁三五云，「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兩段各六句，亦令也」。凡此所記，雖係叢殘，卻是很可貴的。讀上列所記知李珣有集子，有何滿子，長命女，倒排甘州，喝馱子詞，今其集既不傳，其諸詞也不見於今花間集尊前集的。可見其詞之散佚之一斑，正是「循源溯流」應當在意的材料。

（3）　本書卷二，頁五〇韋莊事蹟引十國春秋，唐才子傳。按韋莊事蹟之最重要可信者，莫過於張唐英之蜀檮杌一書所記。其書爲張氏在當日所作前後蜀實錄改編而成，陸昭迴後序，刻於宋英宗治平四年，洵五代蜀國唯一之史料。玆爲讀者便利計，錄出韋莊史料如下。卷之上「（王建）武

成二年正月以韋莊爲吏部侍郎」，「三年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辟掌爲書記。昭宗遇弑，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使王綜綰驛門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綜教其略曰，『吾家受主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觀吳氏十國春秋所記，大半根據於此。今舍第一手材料不錄，而轉手多次之材料則錄之，這是「循源溯流」麼？

（4）本書卷三，頁八〇薛昭蘊事蹟，但云「河東人，蜀侍郎」六字。按古人名字，往往在諧音之下，生出許多歧異。這個只要考證一下就明白的。如薛昭蘊即是一例。按舊唐書卷一五三薛存誠傳，「河東人，……子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檢操，終日酣醉，……子保遜，……保遜子昭緯，乾德中爲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爲崔胤所惡，出於磯州刺史卒」。又新唐書卷一六二薛存誠傳，「……子廷老，……日酣飮，不持檢操，……子保遜，……保遜子昭緯，乾德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磯州刺史」。又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云，「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歧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酬後請勿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這裏我們知河東薛氏一家的放逸流風，而昭緯尤其極端，無疑的，河東人薛昭緯與河東人蜀侍郎的薛昭蘊，是一名的兩歧。而本書著者竟沒有辦法考出這個故實。這不是無意的疏忽，而是本意的謬誤的。

（5） 本書卷三，頁八八牛嶠事蹟，只引十國春秋。按後蜀何光遠撰之鑑誡錄即有一則。其卷第六旌論衡條載前蜀佑聖國師光業宗僧門，楊德輝宗道門，二人問答論難，無不嘆美，「所以牛秘監嶠許之，詩曰，元門清淨等空門，虔奉天尊與世尊。金口說經十二部，玉□留敎五千言，鰲頭宮殿波濤闊，鷲嶺香花夢想存，莫向人間爭勝負，須知三教本同源」。舍當時人記載不錄之謬二也。

（6） 本書卷四頁一〇二張泌事蹟，引十國春秋之張佖傳。按張泌或作張佖，實即一人。吳任臣十國春秋不加省察，區而爲二。曰張泌傳，載卷二五。曰張佖書載卷三〇，荒謬可笑，一至於此。而本書著者更不加省察，踵其謬誤，意以張佖爲花間集之詞家，張佖則非。考馬令南唐書卷五後主書，「建隆二年，……句容尉張泌上書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喩，召爲監察御使」。又「開寶八年，……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曹)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又陸游南唐書卷三後主紀，「開寶五年……內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淸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吳氏以科第事屬張佖，如本書所

引；以上書事屬張泌，略云，「張泌事元宗父子，官句容縣尉，建隆二年七月憤國事日非，上書後主，數千言，……後主上書大悅，優詔慰答，然未竟用其言，遂至於亡」。但是除吳氏外，沒有一個這樣分開的，即如本書所引歷代詩餘，「張佖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陳治道，後主徵爲監察御史，官至內史舍人」云云，是正當的撮合。本書著者竟自相矛盾，既不認張泌爲花間集之詞人於前，卻復引認張泌即張佖的注語於後。

（7） 本書卷五頁一三五歐陽炯事蹟，引十國春秋，及宋史西蜀世家。按歐陽炯或作歐陽迥，實即一人，吳任臣十國春秋又把他訛成二人，載卷五二者爲歐陽迥，載卷五九者爲歐陽炯，本書所錄，即其卷五九者。但吳書卷五二所記，全抄宋史卷四七九西蜀世家而來。本書著者既不認歐陽迥爲花間詞人，何以又錄宋史之歐陽迥傳，這又是一個矛盾。又按不但歐陽炯即歐陽迥，而且歐陽炳也是歐陽迥，著者竟未加考證明白。歐陽炳見於宋初蘇易簡之續翰林志。 其卷下頁四（榕園叢書乙集）云 ，「唐韋處厚翰林學士壁記言禁林之材用備矣， 迄朱梁而下， 以大材登大用，比比而去，此不能錄，今略記數公事迹，以表世不乏賢也，……放誕則王著歐陽炳……」。又頁六云，「五以僞蜀順化，旋召入院，嘗不巾不韈見客玉堂之上，尤善長笛。太祖嘗偕酒令奏數弄。後以右貂終於西洛」。文中「五」字顯係「炳」字之誤（註）。蘇氏所紀歐陽炳事，正見於宋史西蜀世家歐陽迥傳，「歐陽迥，益州華陽人，……迥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嘗于偏殿令奏數曲，……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爲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可證歐陽炳即歐陽迥無疑。又學士年表云，「歐陽炯乾德三年八月以左散騎常侍拜」，又勾延慶錦里耆舊傳卷八頁七（讀畫齋叢書第十冊），載炯亡於宋，降臣除目中有「歐陽炯，左散騎常侍」一項。而宋史迥傳亦正載「從昶歸朝，爲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這不又是歐陽炯即歐陽迥無疑，總之，當時，歐陽炳，歐陽迥，歐陽炯，都可以隨便寫的。注花間集，任何一名的事蹟，都應抄在一起的。本書著者竟與吳任臣一樣，鬧出這樣錯誤。

（8）本書卷九，頁二二一四尹鶚事蹟引十國春秋凡三十餘字。又卷十，頁二二八李珣事蹟，引十國春秋，凡六十餘字。按後蜀何光遠鑑誡錄卷四。「斥亂常」條云，「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烟月之士也，與李生常爲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吳書卷四四尹鶚傳即本書頁二二一四所錄，是抄的此段，舍當時的記載不錄而轉手材料則錄之，何其傎也。又茅亭客話卷二，「李四郎名玹，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是又爲李珣波斯人之證，並後世記載如十國春秋者所據。本書首須輯錄而舍之。

以上八條，或考證，或補充，我們覺得花間集之注者所不能忽視的。如薛昭蘊之即薛昭緯，并非無史可徵；如歐陽炯，歐陽炳，歐陽迥本是一人，不能軒輊；如張泌即張佖，如韋莊之史料，都是花間集注者所應有的基本的認識，是花間集注的骨幹部分。李先生的花間集注，本來很詳稽博引了，但距離「循源溯流」之旨，總覺得還是不够的。希望本書再版時，李先生能有訂正的機會，使成完璧。相信，這不僅是筆者的願想，也是讀書界的願想，執之著者，以爲如何。

（註）「五」條前爲王鍇事迹，「五」條後爲齊儼事迹，與首段所序諸人次第正合。



外論介紹

一 日本外交的反省

中野正剛

日本「改造」新年號

中野正剛為日本著名的衆議員，國民同盟的顧問，近忽退出政黨，最近來華遊歷，他在出發之前，應「改造」雜誌的請求，做了這篇題為「日本外交的反省」一文，以寄其對於他本國國是外交的感慨。國人讀之，也很可以在各方面得到一種啓示，茲將其論旨，綜合撮述，以實本欄。

他在第一節中，論及日本最近之外交情形，首先引證去年十二月五日英國外相賀爾在下院的演說與美國國務卿郝爾的聲明。他說賀爾的演說，措辭雖然鄭重穩妥，但頗有含蓄與威嚴，可以說是在表明英國的決心而對日發出了非常警告。歐戰當時，英國對德開戰之前，也是這種情形，所以對他的演說，不可隨便看過。美國郝爾的聲明，也是在想尊重一切國際間的條約與協定，使各國嚴守各種原則，然後應用各種條約與國際法規，而與各國協力以抑壓日本。且其聲明與賀爾演說同日發表，可知兩國實有一種默契，這是排日國際工作的一步前進。且蘇俄的態度，似亦將與英美相呼應而壓迫日本，日本外交當局與識者，應該有所反省與警戒。

在第二節中，回顧歐戰當時，英國之把握世界上的通信宣傳網，以宣傳德國之野蠻性非人道與軍國主義。德皇又為一處衔家，只知大言壯語，破壞從前之善鄰關係，挑撥各國的感情，刺戟英國的神經，海上陸上皆缺乏完全的準備，並錯認英國決不參戰。而在帝國會議中，復有自由主義的流行，極力反對造艦競爭，在軍事上既無必勝之實力，世界輿論，又為英國宣傳外交所支配，終使美國亦加入戰團，德國乃不得不陷於慘敗的運命。

在第三節中謂，今日之日本與當日之德國有類似點三：第一，是以英國為敵，第二，是經濟貿易產業的顯著發達，成為世界憎惡之的，且與英國成為最危險的對立，第三，內外環境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危機，而所謂智識階級，尚在因循姑息，想得他國之歡心，以求避免危機。他又說在九一八事變前的日本政府是以和平主義消極主義為外交財政的信條，外則甘受國聯盟約，九國條約，不戰條約等的拘束，內則墨守財政緊縮，軍備縮小，消費節約之傳統的自由主義的規格。但是國內的自由主義經濟是與國際上的自由通商主義相並行的，然而現在的國際通商貿易，已不自由了。即在歐戰後，世界分為兩種國家，一種是戰勝或滿足現狀的國家，另一種是戰敗或不滿現狀的國家。後來現狀滿足國，高築關稅壁壘，中止向外投資，以防止現狀不滿國的產業發達，警戒其輸出貿易，但卒使其本國的產業亦歸於崩潰，使全世界發生反動恐慌，以至停止戰債的償還，國際信用為之完全失墜，和平空氣大受擾亂，戰雲又見迷漫。夫和平始能自由通商，如國際不安，則因自足自給之必要，遂不能不形成經濟集團的對立。但是生產增加，資本剩餘，充實軍備的結果，各在其集團範疇之內，已無辦法，故非向外發展不可，以至集團與集團之間，亦常發生衝突。歐美強大集團的軋轢，雖使歐洲大陸發生危機，但各國在前次大戰，已備嘗痛苦

的教訓，願不願再作戰爭之蠢舉，所以他們極力設法解決誘發危機爆發的各種問題，想傾其協調綜合的壓力，向歐美以外的天地謀發展。義大利之遠征亞比西尼亞，即不滿現狀國向外發展的一個好例。而現狀滿足國對義此種破壞現狀的舉動，不能不加以干涉，但又不願開戰，故終將以亞國作一大犧牲而調節他們的利害的。日本若視義亞問題為歐洲各國糾紛的先驅，想在這能避免他們的重壓之時，趁火打劫一手，這是無異於痴人做夢。義亞紛爭的經過，可以說是歐洲各國將一致向遠東發展的預備演習，對義的經濟封鎖，將為對日抗爭手段的實驗，義國之屈服退讓，亦是不可避免的遠東問題之危機，日本帝國的國難。

在第四節中他說，中英接近之後，中國在滿蒙排日，蹂躪日本之既得權益，日本政府雖抱和平的既成觀念，但身臨其境的責任者關東軍，不能袖手傍觀，所以才有與列強勢力之衝突，而發生九一八事變。所以劃時代的東亞大陸非常時，並不是中國與日本的衝突，而是國聯各國之國際支配力與對之不肯屈服的日本之衝突。日本到處受排斥，確保滿蒙與遠東大陸的自由開放，實為其存亡的必要條件。所以日本如要迴避衝突，非大胆真率的表明日本所欲為與所不為的限界，而以實力使各國首肯不可。

在第五節中他說，英國之所以於十一月實行總選舉的，是在想早日強固其政府，以恢復其世界的制霸地位。英國極力隱忍，而運用智謀以求歐洲各國關係之協調，又與蘇俄妥協，將其引入現狀維持派的陣營中，以作向遠東進出的良伴。英國一方對華借款，並作鐵路上的投資，一方又與蘇俄握手，以對付華北之日本。華北之五省獨立計劃，雖縮小而為兩省的自治運動，但日本軍方仍死守其立場，乃政府竟抱局外中立態度實為不可。本國政府應對身處其境的責任者，由實感而生的反射衝動，投以應走的方向。

在第六節中論及各國對日之作戰計劃，先引歐美軍事外交評論家之言，謂美國之渡洋作戰計劃，非到一九四一年不能成功，而英國如派遣其艦隊至新嘉坡以東，則將蹈帝俄波羅的海艦隊之覆轍，故中英美俄正連絡採取包圍日本之大空軍計劃，此實日本一大威脅。但英美俄三國誰也不願先出手，將來必將煽動中國與日本，先作全面的衝突。最近蔣氏之設防四川，擬將四川作為政治上軍事上之最後根據地，即其明證。在中日兩國陷於持久戰後，各國再出其空軍以威脅日本，由太平洋南洋方面取包圍形勢，俄國再乘日軍之疲憊而出北方進攻，此實中英美俄遠東未來戰的計畫。

他在最後一節，否認九一八事變與華北之動搖是由於日本之挑釁，但他又說事已至此，日本之大陸進出，現已不是經濟原料的問題，而是國防上之自衛問題。而各國之想牽制日本，也是關係他們本身的生存利害問題。英國現將再用其打倒拿破崙，殲送威廉二世的外交魔手，以制日本之死命。日本處此情勢之下，為克服不可避免的危機起見，應該樹立萬全之策。如何強化國防，振興財政，擴大生產力？這非用一種適應日本今日之環境的新概念不可。滿蒙有三倍於日本的土地，華北有一萬萬的人口，現在以日本滿蒙華北為範圍的經濟生活的新分野，已展開於吾人的面前了。一九三一年的德國，不想外國的援助，一掃國民生活依存於金塊的舊觀念，用全國民的全責任來救濟金融，依照全國民的必要來統制運用金融機關。國社黨經濟原理的主眼，不尊重金塊而尊重土地與人民，認國家的名譽，國軍的精華，國民的精神，能力，技術，組織力，都是勝過黃金的經濟要素。日本實有此種優越的民衆與技術能力，且有大發展可能性的土地資源。以此土地與資源而與優秀的民衆相結合，形成強國，確立豐富的經濟生活體系，這才是今日必需的金融財政經濟政策。（子修）

二　中國幣制改革與英日鬥爭

Kantarovich著

Britain and Japan Clash on
Chinese Currency Reform
The New World, Jan., 1, 1936

關於中國幣制改革，本欄上期曾介紹一位日本學者的批評，現在再看一看一位俄國人的觀察。

不久以前，南京政府實行巨大的幣制改革，廢棄了銀本位，實行管理通貨，現銀國有，以紙幣為法幣。這全是倣效英美諸國的辦法。

這種貨幣改革有很大的困難，同時也有重大的經濟與政治的意義。它的困難是：一，不免現紙幣制度與中國深入人心的硬幣的習慣完全相反；二，中國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外國銀行的勢力頗可阻撓中國貨幣改革的實施，尤其是在今日，中國一大部領土都在日本勢力之下；三，這樣巨大

的改革需要統一而強大的力量，現政府的力量似乎還不夠。

然而這種改革又有它急迫的必要：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的結果，一國的幣價對他國幣價穩定的水平，對於他的貿易均衡與一般經濟情形是異常重要的。匯價高則輸出少，輸入多，加重國內的恐慌。一九三一年以來，因英日美諸國相繼放棄金本位，中國銀價相對的增高，結果對外貿易受巨大打擊，現銀大量流出，銀行倒閉，許多產業或關閉或倒給外人。中國政府雖實行白銀出口稅，但毫無效果。經華北與滿洲而流出的白銀眞是多得可驚。

中國貨幣改革直接的目的是求比較有利的匯兌。如果成功，可得下列結果：一，匯率的巨大變動將終止；二，匯率在較低的水平上穩定；三，中國貨幣可不再倚賴外國；四，將全國現銀之全部或一部集中於中央政府，並可由政府將現銀貸給外國以獲利。這第四點對於理解中國幣制改革的政治意義上最關重要，因為它可加强南京政府的財政基礎，並在對日關係上加强它的力量。如果改革成功，中國政府獲得國際借款的機會便多，所以這種改革是有國際的意義的。

日本對於中國這種幣制改革顯然是反對的，理由是如果改革成功，南京倚賴日本的程度便減弱，日本也不能向南京玩弄那套財政援助的把戲，同時甚於「分割而統治之」的對華政治戰略也便根本推翻了。

對於這件事最重要的是，中國幣制改革的後面顯然是有英國作後盾的。英國的計劃是以國際借款的方法來實現國際共管中國，和日本的獨吞政策對抗。日本當然是要抵抗的，因此積極促進華北自治運動，想阻止平津的現銀南運。但李滋羅斯活動的結果，北方現銀都轉到外國銀行去了，日人只好徒喚奈何。中國這種幣制改革已得到相當的成功，（但英日的鬥爭並未終止，）它的最後的成敗將看一般國際局勢，和中國政府的政策如何而定。（奉生）

歐局面面觀

Gustav Stolper著

European Kaleidoscope

Foreign Affairs, Jan. 1936.

以國聯處理義亞問題為中心的歐局，內容是異常的綜錯複雜。曾任「意志人民報」Der Deutsche Volkswirt 的記者史杜勃氏在本月份出版的美國外交季刊裏，有一篇分析歐局的文字，觀察明晰，很足包舉一切。茲述其概要於下：

史氏首先分析英國的政情。他講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英閣的改組，是英國政策的一大轉變。和平投票的結果揭曉後，發現英國贊成經濟制裁的有一千萬人以上，贊成軍事制裁的有六百八十萬人。此事意義的重大，在英國人以外，不易了解。英國的輿論是一種決定的因素。舉行和平投票的雖是英國的和平派，但是他們卻是政治的實際論者，他們的態度，是很眞摯而誠懇，而且這些人是政治上最積極的分子，所以政府對於他們的呼聲，是不得不注意傾聽的。任何政府，倘使違反民意，那末它縱然在議會裏，擁有很大的大多數，早晚也不得不顛覆。

英國未嘗沒有袒護墨索里尼的人，但是墨氏本人卻逼迫着他們離心，這原因並不在他威脅要占有藍尼羅河的水源，或是切斷英國通印度與澳洲的航線，而是由於墨氏發表的輕蔑英國的言論。換句話說，英國態度的一致，是由墨氏促成的。

英國採取國聯政策，有三個原因：（一）英國根本上是和平主義者，（二）恐國聯解體後，歐局發生混沌，（三）國聯既有行動，那末保護英國利益的軍事布置，暫時可以不露。

談到法國，史氏認為在種種方面，情形和英國兩樣。英政府的地位是鞏固的，法閣卻是很為脆弱。在心理方面，法國一向怕懼德國，所以他的外交政策時常游移不定。但是態度卻又很固執，他以集體安全為外交的目的。法國人雖然也是和平主義者，但是和平主義卻不能叫法國國家一致，反而引起了分裂。英國的和平派是保守黨，法國的和平派卻是急進黨，後者的宣傳，時常和共產黨沒有什麼分別。法國左右兩黨的鴻溝，距離得很遠，而且傾軋又烈。已往三年中，英國的經濟復興，蒸蒸日上，所以在內政上減少了許多荊棘，至於法國的經濟情形，恰正和英國相反，很小的原因，便可以引起爆發。法揆拉佛爾現在的地位，很像從前的德總理卜魯寧。拉氏對外要斡旋英義，對內又不得不調和左右兩派。法國的右派是袒義的，左派卻力主聯英。今春選舉的時候，預料共黨的勢力，將要增加。現在法國唯一的出路就是法郎貶值，但是拉佛爾卻不能這樣做，倘使左黨當政後，想進行此舉，恐不免將引起內亂。

在軍事方面，法國所怕的是德義軍事同盟。倘使此事實現，英國的艦隊對法將無從援手，與法同盟的蘇俄，力量也自有限，小協約更是自顧不迭，不得不用力去對付內患以及奧匈保加利亞各國。所以法國不願輕易的對義絕緣。

列強而外，歐洲大多數的國家卻是小國。南歐諸國，荷蘭，瑞士，以前奧匈帝國的繼承國家，巴爾幹各邦以及蘇俄西邊的諸小國，鑒於希忑拉和墨索里尼的聲勢，現在無一不惴惴自危。所以他們全要引國聯自衛，他們願意服從英國的領導，加强國聯的力量。他們和亞比西尼亞本來是沒有關係的，只是爲自身的將來打算。其中有幾國，因爲執行經濟制裁，蒙受了很大的犧牲。

蘇聯的國聯政策的根據，是權宜，而非信仰。他擁護國聯爲了三種原因：（一）蘇俄的西邊受德國的直接威脅。蘇俄加入國聯，可藉以和法國拉攏。（二）墨索里尼倘使爲國聯打倒，法西斯主義將受一致命的打擊，希忑拉的末日，不免也要跟着蒞臨。（三）蘇俄的外交政策，認東亞較西歐尤爲嚴重。日本侵略的嚴重性較諸東非問題，猶如泰山之於鴻毛。除蘇俄外，歐洲列强與遠東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只有英國。在法西斯的帝國主義下，英俄兩國在歐亞兩洲的利益，第一次發現了一致點。這一點對於將來意義之重大，是不容忽視的。

史氏最後講到義大利的態度。他講義國在東非的冒險，動機並不在經濟。從經濟方面講，亞國於義大利是沒有價値的。倘使墨索里尼對亞是爲的經濟侵略，那末他很可以得着英國的贊助。不過因爲他所求的是軍事勝利，所以引起了世界的反對。

法西斯主義原是一種青年運動。它利用大戰後青年不滿的心理而得勢。這些年來，法西斯黨部訓練了許多青年，現在卻不得不替他們尋求出路，結果惟有向外發展。但是墨索里尼對於英國的判斷是錯誤了，他沒有想到英國會這樣嚴厲的反對他。他認定英國無論如何是不會訴之於戰爭的。但是他現在上當了。獨裁政府是不能走回頭的路，它也不能認錯，它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走。現在歐洲危機的核心，就在這裏。義大利除非和國聯不久能獲得諒解，他是別無希望的。但是分贓式的諒解，卻決不能成功。現在歐局的關鍵仍在中歐，奧國適當其衝。在那裏，德國擴張的路線和法國與小協約間的鏈索，適成交义之勢，而義大利進窺歐陸，也將由此出發。（歷樵）

四　蘇俄的斯達甘諾夫運動

Heroes of Labor

Time, Dec. 16, 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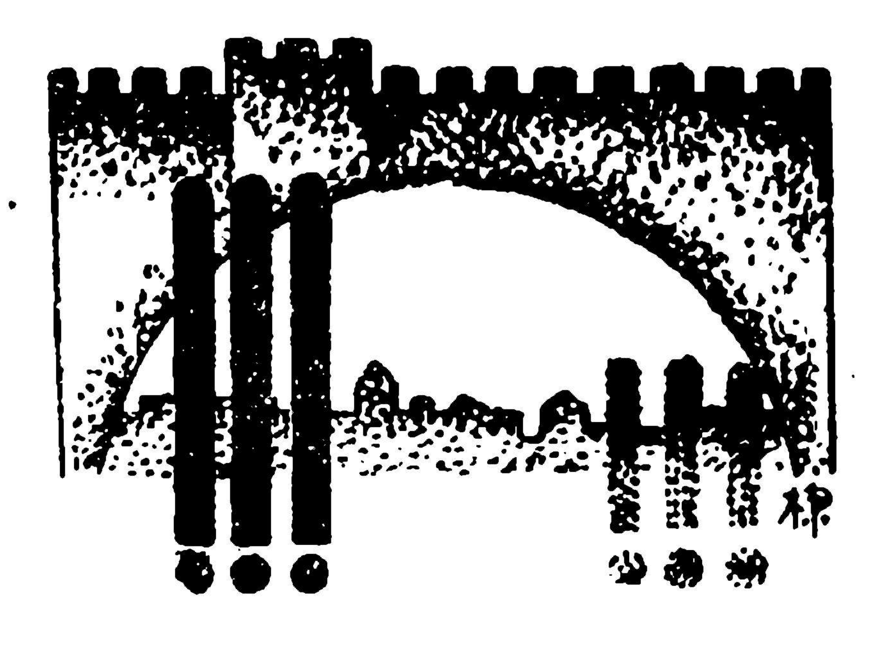
去年下半年，蘇俄進行一種工業極端合理化的運動，這個運動，俄國叫做斯達甘諾夫運動（Stakhanov Movement）。因爲在蘇俄講求極端合理化的當兒，有一個煤礦工人名叫斯達甘諾夫，實行一種合理的工作實驗，結果生產增加了五倍。這個工人遂成了勞工英雄了。於是蘇俄對各種工業的合理化運動，統統叫做斯達漢諾夫運動。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時代」周報對此有簡要的記載，玆譯其要點如下：

去年六月間蘇俄重工業人民委員長 Grigoriy Ordzhonikidze 要求俄國工人要學習使用機器工具，因爲這些機器是蘇俄工人儉衣節食向資本主義世界買來的。他要求要實行一種積極的建設。蘇俄報紙在去年十月的時候發現了一位挖煤礦的工人斯達甘諾夫（Alexie Stakhanov），讚揚他爲一勞工英雄」。事情是這樣的。斯達甘諾夫組織了一個三人小隊，實行分工合作從事掘煤。結果他們每人平均所挖的煤，較其他工人每人生產增加了五倍。重工業人民委員長送了他一輛汽車，作爲奬勵。這種運動於是普及到所有的工業中。共產黨原來指資本家的「加緊生產」（Speed up）及「計件工作制」爲剝削工人，可是共產黨現在也採取了這種辦法，而美其名曰斯達甘諾夫運動。

不久以前，史達林在莫斯科宴請參加這種運動的男女工人約三千人，發表演說，歷一小時之久。他說：斯達甘諾夫運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要成最光榮的一頁。資本主義能戰勝封建主義者，因其能使社會更爲富足。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能戰勝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者，因爲社會主義能供給社會更多的生產品，能使社會更富足。社會主義惟一的勝利之基礎，厥爲提高勞工生產能力。社會主義要達到這種目的，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富强，必須勞工生產水準要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斯達甘諾夫運動就是這種運動。斯達甘諾夫運動開闢由社會主義走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每人按能力工作，不按需要給與報酬，而按他對於社會的生產給與報酬。這就是說，工人階級的文化及技術水準仍不很高，智力與體力工作之間仍有差別存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原則是每人按能力工作，按文化的需要給與報酬，而不按其生產給與報酬。意思就是工人階級的文化及技術水準已充分高了，可以鏟除智力與體力勞工的矛盾。

蘇俄今日仍然是按各人的生產給與報酬，資本主義的計件工作制，也是根據這種原則。

我們讀了這篇短文，對於斯達甘諾夫的理論與實際，可以得到一個很明白的概念。（季廉）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一月十日起
至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仍以華北問題爲時局焦點。日軍人主張將華北問題，直接辦理，不經中日外交會議，故本週日關東軍重要人物，參謀副長板垣先到青晤日使館武官磯谷後，復僕僕於濟津道上，迭與韓復榘宋哲元等會晤，所談內容，未據公佈，不得而知。土肥原自回長春請示歸來後，即住天津，宋哲元特由平來津與土肥原交涉冀東察北問題，迄無具體結果。中常會主席胡漢民已行抵新加坡，中央特派大員居正葉楚傖赴港迎迓，西南要人及京滬等地黨部均籌備盛大歡迎會，胡氏此次歸來，頗負人望，中樞局面當有一番新氣象也。各地學界代表在京與政府當局會談，爲民國以來稀有之盛舉，此可反映政府當局對於國事與教育界相見以誠之表現。

本週國外大事：海會因日本態度堅決，退出會議，此爲日本外交史上重大關鍵。今後英美能否合作對日，殊值得吾人注視也。蘇聯中執委開全體會議，通過要案多起，尤以預算案軍事費，增加一倍之多，國際楓雲，今後誠變化莫測矣。義亞問題，本週無甚發展，故不贅述。

國內

蔣院長與學界會談

自北平學界爲國事請願遊行後，各地繼起響應，多欲赴京請願，蔣院長特令各地學校校長及學生代表，於一月十五日赴京會談，十五日由學界代表陳述意見，十六日蔣演說，十七日參觀名勝，下午祭陣亡將士公墓，十八日啓程返校，各情記述如次，

學界代表陳述意見

教職員及學生代表，十五日晨八時謁陵，並遊覽陵園名勝，午在勵志社聚餐，教長王世杰主席，蔣院長亦參加，三時至六時教職員代表即在該社對蔣陳述意見，同時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在行政院接待學生代表，勵志社內外晨起即加緊佈置，極整齊嚴肅，下午之會教職員代表參加者百六十餘人，蔣主席，精神奕奕，態度誠摯，代表發言次序，首平津兩市院校代表胡適之，張伯苓，次平市中學代表志成校長吳鑑，冀省中學代表保定育德校長郝濯，又次江蘇，上海，湖北各地代表，最後爲福建及江西代表，胡適之，張伯苓陳述一如十四日在教部之決議，其他代表所陳亦不出內政外交及精誠團結等範圍，蔣對各代表意見表示接受，一般印象頗佳，

蔣宣示政府之方針

校長及學生代表三百餘人，十六日晨八時齊至中央軍官學校，由該校教育長張治中領導參觀，午即在禮堂叙餐，由張治中主席，餐畢，張氏登台致詞，約半小時，詞極悲壯，各代表彌感興奮，滬某校學生代表受張治中演詞之感動，起立演說，頗惹全場注意，餐畢一時半全體赴勵志社，齊入禮堂就座，蔣院長於二時許蒞場，着中山裝，隨即登臺開始講話，共歷三小時，其間曾休息二十分鐘，蔣首謂今日非以行政院長．軍委長資格講話，係以教育者的資格講話，嗣詳述中日兩國國情及政策上之不同，繼追溯前清中日外交情形，並大略揭示目前政府所持之外交方針，代表皆極感滿意，最後蔣勸勉學生，第一要守紀律，勤學問，並鍛鍊身體，以為國家將來之用，蔣語詞娓娓動聽，雖歷三小時，而始終不倦，全場空氣倍極良好，六時一刻散，七時中央黨部，教育部聯合在該社歡宴，教長王世杰致詞，並表示平津各大學決不南遷，至九時半始散，蔣院長談話要點如下，第一，說明近年國際形勢及中日間交涉之經過，第二，表示決不簽訂任何損害中國領土主權之條約，亦決不訂秘密協定，余以此自誓，國民皆應共信，為維持國家生命計，不得已時決不惜為最後之犧牲，第三，國家力量之養成，重在健全文化經濟等項組織，各學校校長學生，應領導全國於熱誠愛國之外，更須守紀律，負責任，並須對於國家命運，有自信心，勿受人挑撥離間，勿因愛國之故，而反毀壞學校或社會秩序，如果全國國民皆能一心一德，向前邁進，為有秩序之奮鬥，國難必能解除云云。

廣州學潮經過情形

平津京滬漢等地學生請願潮平息後，廣州忽起學潮，據官方發表消息云，西南政務會為完成各校學生救國志願，免誤趨歧途，日前令一集團軍總部編組救國義勇隊看護隊，通告各校男女學生報名入隊受訓練，惟通告後未見學生參加，而中大一部分學生復結隊赴各校威脅罷課遊行，十三日晨十時國民大學在荔枝灣本校開會議決，一，即日起罷課，二，請學校免學期考試，一律准許及格，三，請學校給出發旅費，每人二百元，旋有中大學生數十人，身懷武器到場，要脅該校學生，分隊遊行，迨行抵荔灣橋，與市民鋤奸團遇，該團以學生救國，本屬份所應爾，但脅迫同學，封鎖學校，舉動未免越軌，因加勸阻，遂生衝動，中大生首以旗桿鐵杖為武器，登時秩序大亂，事後查悉有市民兩人被毆輕傷，至傳槍傷學生並非事實，事後遊行學生即散，國民大學亦布告放假，又勷勤大學工學院，昨晨正在舉行學期考試，忽到中大學生數十人，鼓動風潮，該院學生旋召集學生大會，議決，一，罷課，二，請求學校停止學期考試，並將校門關閉，校內教職員均不准出入，至十一時許列隊出發，至西華路附近，該院學生不知因何發生小衝突，幸無傷人，旋亦散隊，粵中大校長鄒魯，前以學生救國運動越出正軌，電西南政務會及教部自請辭職，中政會及教部先後電慰，已毋庸議，又中大教授十三日召開緊急會議，議決以全體教授教員名義，電京請慰留鄒校長，並函鄒教挽，略謂學生行為越軌，乃教員訓導無力之過，請對鄒校長引咎自責事，予以慰藉云，又中大五學院院長以學生救國運動，越出正軌，實院長領導無方，聯名向校長辭去兼任院長職務，

西南政務會以日來粵市學生結隊遊行滋生事端，且槍傷市民，行動越軌，有干法紀，為鞏固冬防治安，防反動份子乘機擾亂，十三日令一集團軍總部，宣佈戒嚴，以遏亂萌，一集團軍奉令後，即日宣佈戒嚴，委參謀長繆培南兼戒嚴司令，頒布戒嚴條例，十四日有學生千餘分乘上下午車及日船來港暫避，對此次不幸事件，多表惋惜，謂眞相難明，各校現均駐有軍隊，

中央代表赴港迎胡

本週中央政局，各方視線又集中於中常會主席胡漢民之歸國，蔣院長已派魏道明逕往新加坡歡迎外，中央派居正葉楚傖等十五日午由滬乘加拿大皇后號輪赴港，胡已於十五日行抵新加坡，停留一日，西南各界決大舉迎胡．李宗仁亦赴港歡迎，京滬市黨部均籌備歡迎大會，並電港促胡入京，胡到京後，中央局面又有一番開展也，

閻在并就軍副委長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閻錫山馮玉祥，自經國府任命後，馮玉祥已於上週在京就職，閻錫山因山西公務，不能入京，遂於本月十六日在并綏靖公署就軍委會副委員長職，趙戴文監誓，行禮如儀，趙戴文代表中央及國府致訓詞，閻答詞，謂今日宣誓就職，承中央黨部國府派趙監誓並致訓詞，敬聆之下，願以二語為答，按錫山自已之能力，實在負不起此種責任，故

奉到命令以後，曾再三考慮，惟以國家如此危急，既受任命，無法言辭，只得勉强就職，既就斯職，一定能有此決心，一，遵守誓詞，二，至死不變，禮成攝影散會，

冀察問題

本週時局焦點，依然爲冀察問題，日軍方對華北仍在進行中，日關東軍參謀副長板垣十一日由大連乘飛機抵青島，日大使館武官磯谷亦於十一日由濟乘輪抵青，有所接洽，板垣於十二日赴濟晤魯省府主席韓復榘，所談爲何，未據公佈，不得而知，板垣晤韓後於十三日乘飛機赴平晤宋哲元，下午往訪宋哲元，十四日赴通州視察，並訪殷汝耕，當日返平，十五日來津晤日軍司令官多田及土肥原後，十六日飛返長春，板垣此行，頗爲中外所注目，至對於冀東察北問題如何解決，據悉由多田土肥原在津與我方接洽，宋哲元十四日由平來津與土肥原晤面，蓋土肥原於十二日由長春啣命來津也，宋已與多田及土肥原在津迭有會晤，據聞對冀東問題，土肥原表示，尙待研究，主張先解決「大沽」「朝陽門」等小事件，我方認爲冀東問題解決後，其他小問題，不難迎刃而解，至於察北問題，我方仍交涉須將僞軍李守信部撤退，又北寧路新榆段僞路局，經北寧路局長陳覺生交涉，已於十二日解決，其解決條件，(一)新榆段監理處即日撤消，(二)北寧路每月提欵十萬元，接濟冀察方面，(三)監理處人員二十五人，安插於路局各重要處課，

起用石友三

冀察政委會決於平津兩市各設一保安司令部，以石友三任北平保安司令，劉家鸞任天津保安司令，津沽保安司令部撤消，石氏之通緝令將由宋委長呈請撤消云，

綏靖署成立

冀察綏靖公署，籌備多日，業於十四日正式成立，署址仍設平津衛戍司令部舊址，其編製爲主任下設參謀長，總參議，秘書長，另設辦公廳，下設參謀，副官，軍務，經理，秘書，醫務，交通，軍械等八處，綏靖主任宋哲元偕平市長秦德純十四日晨十時半到署，召集重要職員，諭從速佈置人事分配工作，並未舉行儀式，亦未訓話，旋即發表一部分重要職員，計總參議石敬亭，參謀長富占魁，秘書長王式玖，參謀處長宋杏邨，副官處長劉俊卿，經理處長李子時，軍務處長張衔尹，其他各處人選正物色中，宋主任俟返平後，再舉行就職典禮，該署自十五日起開始辦公，並已電呈中央報告成立云，

蒙政會改組

當此察北問題未決之際，內蒙復有異動之謠，中央以烏伊兩盟切實表示擁護統一，遂將蒙政會改組，以烏盟雲王爲國府委員，並改組蒙古自治政委會，以索諾木喇布爲委員長，德穆楚克棟魯普爲副委員長，並命巴寶多爾濟爲烏盟盟長，潘德榮察布副之，國府已於十五日明令發表矣，

又據蒙政會駐平辦公處主任包悅卿談稱，本人改十六日晚由平赴張，與察省府商洽察北問題，德王因雲委員長任國府委員，十四日早由滂江赴百靈廟，除謁雲委員長表示慶賀之意外，並報告察北近況，本人抵張後候德王電示再定行止，滂江會議，因平當局對察北問題仍進行交涉，故決定緩開，僞軍李守信部進駐商都後尙無西進綏東模樣，蒙保安隊已分駐六縣，察北六縣長有由蒙政會委派之擬議，仍待與宋委員長商洽云，

中國售銀問題

自中國實行新貨幣制度後，即傳中國出售存銀，美國電傳尤甚，竟謂售出之數，達十萬萬元之多，據孔祥熙十六日發表談話云，美電傳我售銀十萬萬於美，非確數，計自前年來售銀於美，前年爲二千萬，去年十二月爲三千萬，總計五千萬，售價均極高，頗獲厚利，兌換法幣期限，原定至本年二月三日止，爲期已迫，現決展限三個月，已令主管司通令各省市政府遵照，余前向政院提議，修正中央銀行組織法第七條，擴充商股爲百分之六十，當經通過，昨並經中政會通過，即送立法院審議，該項商股凡商業團體銀錢業商人及一般民衆等均可購買，並得選爲理事，俾使人民亦有法定代表人參與監督準備業務云，

輔幣條例

新幣制實行後，各地輔幣頗形缺乏，致有商店私發土票之事，其流弊甚大，財部擬組織輔幣改進委員會，研究改革輔幣制度，至輔幣條例，已經十日立法院會議通過，條例全文如下，

(一)輔幣之鑄造，專屬於中央造幣廠，其發行由中央銀行專司之，(二)輔幣之種類如左，鎳幣三種，二十分鎳幣，總重六公分，成色純鎳，十分鎳幣，總重四·五公分，成色純鎳，五分鎳幣總重三公分，成色純鎳，銅幣二種，一分銅幣，總重六·五分，成色銅元五，錫鋅五，半分銅幣，總重三·五公分，成色銅九五，錫鋅五，(三)輔幣以十進計算，其合法幣一元之收數如左，二十分鎳幣五枚，十分鎳幣十枚，五分鎳幣二十枚，一分銅幣一百枚，半分銅幣二百枚，(四)輔幣之型式，由財政部擬定，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頒布之，(五)輔幣授受數目，鎳幣每次授受以合法幣二十元為限，銅幣授受以合法幣五元為限，但賦稅之收受及中央銀行之兌換，不適用此種限制，(六)舊有通用輔幣，由財政部收回銷燬改鑄之，但於規定期限內，仍准各照市價行用，前項辦法及期限，由財政部以命令定之，(七)輔幣因行使過久，自然磨損，自法定重量減少至百分之五者，得向中央銀行兌換新幣，但係故意毀損或鑿孔戳記，致重量減少，形式改變者，即失其流通效力，不得行使及請求兌換，(八)偽造輔幣及妨害輔幣信用者，依法懲治，(九)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陝北與湘黔剿匪軍事

本週剿匪軍事，陝北方面，張學良自上週抵并與閻錫山切商後，已有具體辦法，張於十一日晨偕高桂滋毛侃等乘機由并飛綏德，高等在綏德下機，張則逕飛西安，至陝北共匪情勢，本週大致無甚變動，惟竄黔之蕭賀一股，本週初所得消息，由湘西晃縣潰竄黔東玉屏之匪，經黔軍截擊，復折向省漢方面竄去，其主力有企圖竄川境酉（陽）秀（山）老巢之趨勢，但最近數日未得電訊，不知軍情如何，大抵仍在湘黔邊境竄擾耳。

國外

日本退出海會

倫敦海軍會議，自新年後舉行第一次會議後，英法義三國同意於相互通報海軍軍備方案，日本則堅持須討論其所提出之共同最高限度案，會議遂成相持不下之勢，嗣由英代表向日代表非正式商談，結果，日代表願重行談判單純的量的限制，定十三日開全體大會討論，及日代表電本國請訓，日仍堅決其提案，否則即行退出，日態度雖強硬，但又顧慮英日政治關係，電令其海會代表權宜從事，因此，日英代表於十三日又會談，然會談結果，日本仍退出海會，玆將其經過，分述於次。

英日兩次會談

上週海會復開，日本堅持其共同最高限度之要求，會議遂成僵局，九日英日代表在英外部舉行非正式會談，結果，英國允許更改海會議事程序，而將日本之共同最高限制案，再提出討論，但英國聲明，接受此項辦法，並非有以海軍平等允予日本之意，原定十日舉行之第一委員會延至十三日開會，以便徵求他國同意，英代表遂分頭向美法義等國代表接洽，因之遂決定（一）十二日開第一委員會要求日本說明其提案，（二）十四日仍開會討論，（三）十五日開全體會議，惟美國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提案，主張即時採決，同時日代表電本國請訓，日外務海軍兩省於十一日午後三時起協議四小時之久，結果，仍堅決日本原來主張，否則即退出海會，惟留一使其代以權宜從事之餘地，十三日英日代表又復聚會，商談兩小時後，原定十四日之會又展期，俾日代表再向東京請示，十五日第一委員會開會，大部時間，幾為日本代表之報告，會後，日代表致函海會主席通告日本不能繼續參加會議，按英日兩次會談，日方一面堅持其主張，而一面以日本若退出海會後，在法律上海會不能繼續存在，其意在阻止英美法義之四國會議。

各國反對日案

海會第一委員會於十五日下午三時開會，日代表重行說明其平等之主張，對於英美兩國代表之理論，由理論與實際雙方，加以批評，於是美代表提出防禦水面問題，極力非難共同最大限度，永野則指摘其以二國標準主義之謬誤，他國政府既立據於二國標準，則日本政府亦應以英美兩國海軍力為標準，而充實國防云，主席遂請求各國代表充分且明確的表明其自國立場，美代表台維斯首先發言，永野對於共同最大限度案，予以詳細且明白的闡明日本政府意向，實應表示滿足，然而該代表雖加以懇切說明，惟其共同最大限度案之原則，其不足為討論之基礎，更為增強確信，日本政府已反對比率主義而廢棄華府條約矣，然而實施共同最大限度案之結果，

實質上仍存在比率主義云，次由澳洲代表馬庫持克發言，亦表示反對日本案，坎拿大代表馬資西亦開陳反對意見，法國代表亦表示反對，英國代表孟塞爾表示與台維斯抱同樣之意見爲前提，而言及日本政府共同最大限度案，謂永野主張兵力適均等之時，安全感大略可爲均等，此種見解，乃係天下不通之議論，安全感之均等，除兵力量以外，須考慮幾多之要因，對於永野之說明，列舉技術之點以反駁之，最後則強調陳述自國立場，再次印度代表愛爾蘭德亦開陳其反對意見，以上各國代表之討論告畢，孟塞爾議長遂宣稱，日本案頃已充分討議，故下次委員會應討論其他提案，第一委員會以十六日午後三時半起，繼續開會。

英對日之態度

此次海會，英國頗努力使會議得圓滿結果，無如日案爲各國反對，英國對日之態度如何，以海會十五日開會時，英海相演說，可以窺見，其辭如下，

華府條約爲安全之最好擔保，英國亦如日本，欲縮減海軍，但此縮減必以對各方面皆屬公允而無傷於任何國安全之方法爲之，自英代表團觀之，海軍力量不能以艦數量之，而不計及如根據地距離遠近，接濟來源及交通線是否易遭攻擊等其他因素，負有遍及世界的責任之國家，必須注重其海軍，以保護其海上交通，故其所有之海軍力量，必須較能在其本國領海內或領海附近維持其全部海軍之國爲高，因是，英國朝野覺日本提議，將造成不利於英國之局勢，接受此種提議，不啻自殺，日本僅有一海與其生存至有關係，而英國則須保衛一海之路線，日本之提議如適用於世界各國，則各國無論財力如何薄弱，責任如何微小，皆不獨有權可造與其鄰國相埒之海軍，且亦受增高軍備之鼓勵，是此計畫，足鼓勵現有小海軍之國，使之擴增軍備耳，英國態度，簡言之，可分六點，(一)海軍平等，不能將以艦數量之，但根據地之距離與交通線之長短，亦必須顧及，(二)更大的海軍需要之國，不能棄其土地所必要之防務，而專注力於駐於遠處之艦隊，(三)負有遍及世界的責任之國，必須用其海軍力量以保護其交通線全部與各部間之交通，亦必須置有較全部艦隊皆在本國領海的國家更大之海軍力量，(四)共同最高限額與英帝國防務之需要不相適合，蓋英帝國必須顧及其在歐洲海上及大西洋與太平洋中大責任也，(五)華盛頓條約乃平等與安全之最好保障，(六)日本之提議，將使英國遭遇離奇之局勢，蓋此提議不獨許各國無論財力如何薄弱，皆可造艦，與鄰國相競爭，且亦間接鼓勵各國作造艦競爭也，渠覺日本計畫要能爲軍縮或限制之張本，殊爲拖遲，但渠希望日代表團繼續與他國代表團合作，謀取代替方法，以達各國共抱之軍縮目的云，

日本通告退出

十五日第一委員會後，日本代表團遂決定退出會議，由日本駐英大使館附官補津村於十五日午後七時到英海部，將退出會議通告書，面交英外相孟賽爾，據東京十六日電，日本外相廣田於十六日發表談話，說明退會原因，維持國際和平，爲日本之一貫政策，故倫敦海會召開之際，日本政府欣然參加，擬與各國間成立協定，因使日本全權設定共同最大限度，並廢除或裁減有改革性艦隊，不幸日本代表雖加努力，而我方之主張反不見容，且會議席上可以協定者協定之，然後再爲防止軍備競爭，由各國共同宣言，以期會議圓滿告終等主張，亦未爲各國容認，於是日本代表不得不退出矣，然日本政府不論裁軍條約有無，決尊重不脅威不侵略之精神，而毫無誘發軍備競爭之意圖，再爲求世界和平，此協力於裁軍事業之志，毫無變化，故衷心希望各國政府能從速諒解日本提倡，徹底裁軍之誠意，又首相岡田談稱，日本不論其有無裁軍條約，其尊重維持增進國際和平之方針，毫無變更，余相信將來各國間決不至惹起建艦競爭，惟日本國民必須有舉國一致以善處之覺悟，又日本海軍省接海軍會議決裂之公電，遂即以電報部內，告以會議經過及今後方針，再爲使海軍覺悟徹底起見，定於二十日午前十時召集聯合艦隊，第一及第三艦隊各司令官•橫須賀•吳•佐世保各鎮守府長官•鹽澤•舞鶴等港司令部長官至海軍省，報告會議經過，對於今後方針，作重要訓辭，

四國繼續會議

當十三日英日會談後，日本態度堅強，終不能挽回僵局，英國與美法義諸國代表，迭有會談，結果，若日本退出海會，會務將由四國繼續進行，或將邀德俄加入，及十五日日本正式退出通告後，英國即表示，海會仍由英美法義四國繼續進行云，

蘇聯中執會開會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十日在克蘭姆林舉行第二次全體會，十四日閉會，開幕時，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發言，抨擊日德兩國，當其言及因日德兩國進行侵略的政策，故蘇俄東西兩面均有戰爭之危險時，與會之代表四百餘人，均鼓掌歡呼，莫氏繼要求蘇俄一九三六年之預算案應加擴大，繼述及上年蘇俄對外關係，謂除日德兩國外，均屬滿意，上年英代表艾頓報聘莫斯科時，會言英俄兩國間並無抵觸之利益，故英俄間之關係，年來必可大有進步云云，（全文另見專篇，請參閱）

此次蘇聯中執大會，會期四日，通過要案，㈠蘇聯政府之外交及內政政策與實際活動，㈡人民委員會提出之第二五年計劃第四年即一九三六年之國民經濟計劃，又財委葛林克提出之一九三六年預算案，其中軍用經費較之一九三五年幾增一倍，蓋欲使蘇俄戰鬥機關臻於完備而毫無遺憾也，預算案總數爲八百七十五萬萬盧布，而軍費佔一百四十八萬萬盧布，所增經費將用於紅軍之政治教育·增加兵額·改善技術的設備，並營房之新時代化，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一月十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止

一月十日　星期五

▲國府命令嘉獎韓復榘。
▲鐵道部長張嘉璈北行視察完畢返京。
▲北平學界代表胡適等由平赴京。
▲日飛機落俄境內二駕駛員被扣駐日俄大使提出抗議。
▲蘇聯中執會開會，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演說，請增加軍事預算。

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香港開迎胡籌備會議。
▲日軍人磯谷板垣等到青島會商要事。
▲津學界代表張伯苓等赴京。
▲李滋維斯由滬到京辭行。
▲張學良離汴飛陝。

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日板垣少將由青到濟晤韓主席，土肥原到津。
▲豫黃河貫孟淹決口。
▲梅貽琦等謁王教長報告平市學生運動情形。
▲許崇智到廣州。
▲殷汝耕扣北寧路欵條件商妥。
▲豫六河溝煤礦工人罷工。
▲海會日代表接得政府回訓。
▲拉佛爾接見駐法義大使有所商談。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蔣院長宴李滋維斯。
▲英大使賈德幹拜會張外長。
▲滬黨政各機關迎胡會成立。
▲板垣到平晤宋哲元。
▲許世英訪翁文灝有所談商。
▲葉琢堂就中央信託局長職。
▲宋哲元任用石友三爲北平保安司令。
▲英官方正式宣布日本將退出海會。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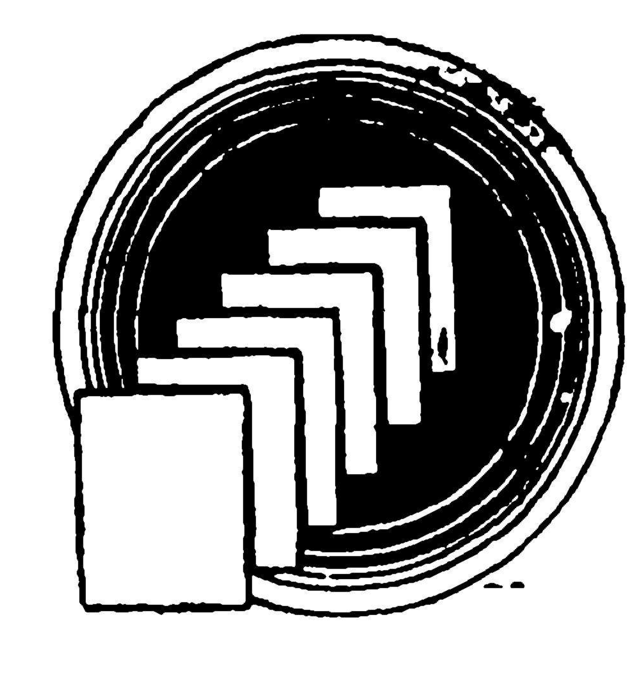
▲中央派居正葉楚傖迎胡，居葉由京到滬訪汪。
▲行政院會議通過任命張發奎爲閩浙皖贛清剿總指揮。
▲宋哲元來津，冀察綏靖公署在平正式成立，板垣赴通縣視察。
▲張外長答訪英大使，孔財長接見李滋維斯，顧維鈞謁蔣院長。
▲平津學界代表在教部會商應提意見，張伯苓發言懇摯淚下。
▲英美海軍代表團開談話會。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

▲蔣院長召集各地學界談話在勵志社，聽取代表意見，胡適，張伯苓等發言。
▲土肥原訪宋委員長談冀察問題。
▲蒙政會改組，國府令索王，德王爲正副長。
▲胡漢民抵新加坡，葉楚傖，居正，陳策由滬乘輪赴港迎迓。
▲浙贛鐵路南玉段在南昌行通車禮，南萍段開工破土。
▲日代表正式通告退出海會。

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蔣院長對各地校長及學生代表演說坦白宣示政府方針。
▲王教長聲明平津各大學決不南遷。
▲閻在并宣誓就軍事副委員長職。
▲宋哲元在津訪多田有所磋商，板垣飛返長春。
▲孔財長談擴充中央銀行計畫先增商股爲百分之六十。
▲李滋維斯由京飛漢。



論評選輯

中日關係的調整

近來常聽到調整中日關係的呼聲，這並不是迎合當前形勢的一種時髦口號。國與國相交，無論他們平常的關係是怎樣，也需時時加以調整，然後關係可以益加圓滿而與不斷演進的環境適應，否則隔閡，誤解，嫉恨，種種的釀成，都是由不調整的關係中產生出來。現在聽到調整中日關係的呼聲，我們立刻感到兩國當局和人民，早應努力把握著當前的機會，把中日關係整個地加以調整。因爲不在恢復正當的健全的關係方面，求改善兩國的邦交，我們只有期待兩國國運的共同毀滅。東亞幾千年的文明，同成焦土。

過去幾年來，中日關係的不圓滿，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一年以來我們的局當，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決定了睦鄰政策，始終站在不違害國家主權獨立和民族利益的立場，謀兩國關係的改善，然而到今天的效果，還是說不出來，這完全由於兩國的邦交，早已失其常軌，正常的外交關係，無法進行，所以任何問題的發生，交涉的對手方，既不是外交官，交涉的程序，也不是外交方式，所以對於問題沒有方法求根本的解決，只有枝枝節節的應付，這是十分遺憾的現象。世界上許多國際關係，常常受自然力量的支配，不能超然象外，把持國柄的人，首先要明白這個自然的環境，認清了許多自然的前提，然後可以克制各種感情意氣的行爲，有許多國家，今天兵戎相見，性命相搏，明天仍舊言歸於好，無非是政策，也無非是自然力量的支配。中國與日本，在天然的環境上，不能隔絕，所以目前的情勢無論如何繁雜，還不能不講調整，兩國朝野的賢明，應該承認不能讓兩國的關係，這樣下去，兩國之任何一方即就自己的利害上着眼，也不能容許這幾年那種特殊狀態的延長，要發生關係便必須講調整，不調整便沒有關係可講。

調整兩國邦交的前提，第一是原則的認定，我們當局，屢次提出尊重主權，及相互平等的原則，作爲交涉的依據，這是中國今日人民與政府一致堅持的原則。如果對這點不能遵守，那就根本沒有關係可言，那裏談得到調整。其次，應該是調整的範圍。中日關係的調整，應該是整個關係澈頭澈尾的改進，絕對不能用支離割裂的方法，把關涉兩民族基本利害的問題，應該整個考量的，分割作若干碎片。我們的國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的人民，是團結一致的民族，我們的對外關係，陣線是一致的。根本上沒有區域或其他別差。所以要與我們進行交涉，講親善，這個親善一定整個的，若果談和平，這個和平也是整個的，最後，我們希望正常外交軌道的恢復。兩國交涉，於上述基本原則以外尤其應該有正常方式。一個國家的對外交涉只應有一個單純的機關做代表，牠的言論，代表政府的意見，牠的行爲，是全政府授權合法的行爲。假若我們的交涉，沒有

這樣的機關做對象，我們的努力，便等於白費。

中日邦交最近的漸趨好轉是事實，但這好比滿天陰霾下的一線光明，雖然是一個轉變的時機，時機的支配者，現在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日本方面如果不樂珍重時機，或製造時機，那這一線的光明，仍要輕輕消逝的。最近外面常傳聞中日將開會協商的消息，這當然是實現調整的好方法，不過據我們所知，這個消息在我們官方始終沒有報道，照我們目前的判斷，或者還不過是報紙上的傳說，中日邦交的應恢復常態，其關係的應該調整，都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當局，極誠摯抱調整中日關係的希望，更抱定維護主權獨立的決心。國內人民及國際上對中日兩國未來的觀察，應該深信我們政府這種決心，是根據民族的公意，中日兩國關係的調整，任便採取什麼方式，中心原則是不會絲毫變動的。

中央政務宜全局整頓

（錄一月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國政治，久不安定，政府一有變動，則人事紛擾，歷久不定。此次行政院以次各部會易長，除秘書長政務處長秘書以及各部之秘書總務司長等少數僚屬，略有調動外，所有事務官大抵繼續任事，不受影響，此爲政界稀有之現象，抑亦是爲時局安定化之一助。惟多年以來，中央各機關效率不良，毋可諱飾。國人今日所責望於當局者，決不在消極的維持現狀，而在積極的澈底整頓。以各方負責當軸之智珠在握，想不久將就主管範圍，厲行改良，以告慰於國民，然國人所望者，又不盡爲枝節之刷新，而望作全局的調整。關於此點，涵義重要，爰陳所見，惟當軸察之：

一，政府本爲有機體的組織，政治本屬有貫串的活動。中國政治機能，極不完全，政策行動，多形矛盾，各機關大抵祇知本身之利害，而不求全體之事功，祇能有局部的眼光，而不爲綜合的打算。如交通機關但知提高運費，而不知農工生產，出路壅塞，其結果適足以妨礙交通方面之收入。又如財政官署，但知增加稅收，而不知民力不支，工商破產，其結果直等於殺鷄求卵，殘民自殺。凡此種種，皆由內閣自身缺乏統一，不善運用機能，忽視連貫作用所致。以行政院地位言，本應根據國家需要，統制政府機構，就全局的利害，定整個之政策，以政府統一之力量，全體動員，分別輕重緩急，分工合作，夫然後乃可發揮行政最高的效能。吾人因是希望行政院自身做到統一，凡各部長在行政院會議中，一方爲一部之長官，一方爲整個行政院之一員，就行政全局負責參與，務宜解消矛盾，融和衝突，使行政院一切設施，秩然有節，整肅合理。如此至少可以將政府機關之人才精力，集中一點，爲最大限度之利用，不致再陷於歷來矛盾衝突，相抵相銷之流弊。

二，中國今日萬端待理，應辦之事，茫無頭緒，惟人才有限，財力竭蹶，將欲百政俱興，必致一籌莫展。現在行政院機構既已改良，意志可期統一，亟應令由所屬各部會，推而至於其他機關，依照主管事務，澈底清釐調整。第一凡有類似性質者，宜令隸屬於一機關負責辦理，以專責成，不宜互相爭攘，妨礙工作。此中以經濟事項爲最多，謂宜綜合各經濟建設之機關，分別職權範圍，應分應合，切實規定，以免浪費國帑，多占人才。第二凡過於理想不切實際之機關或事務，宜遴令裁撤取消，此不僅可以省錢省人，且可減少下級機關許多公文往還，而促進政務之簡單化，敏速化，直接間接，裨益甚大。

三，中國人才，本來缺乏，任何機關，皆苦於冗員之多，同時又痛感夫幹員之少，此固教育效率不良所致，而政治機構太壞，人才橫被戕賊，後進無由養成，亦一主因。夫人才非磨礪不能造就，而中國政界則進退不依法，賞罰無公道，少年有志之士，投身宦海，正人君子，往往沈淪下僚，莫由自見，狡黠浮滑，幕夜鑽營者，或竟扶搖直上。風氣所被，正氣蕩然，豈止後起之秀，[illegible]淪喪，即中才之士，亦不免消極頹棄。時至今日，非痛加糾正，將令[illegible]育與法律，皆成無用之贅物而門閥[illegible]系親

私便佞之徒，益且橫行於政治舞台。此次行政院各部易長後，不輕於調動僚屬而先執行考核，自是正當辦法，惟考核務須從嚴，冗閒理宜淘汰，將來必須為事擇人，試之以事，且須磨勵之，訓育之，使成幹濟之才。更申言之，寧可事多人少，工作緊張，易於促進一般人之辦事能力，不可人浮於事，長怠惰之風，養伴食之吏，浪費國帑之弊小，而戕賊人才之害實大。以吾人所見，許多社會上有用之才，一登仕版，轉見平庸，服官稍久，或同病廢，此無他，工作不緊張，考績不認眞，以致易成腐化耳。今日院部當軸，宜本作育人才之用心，刷新人事行政，使政界淨化，一新社會對官吏之觀感，此亦一極有價值之工作也。

以上三點，皆為當務之急，謂宜由行政院以院議主持，策進施行，誠以自國府成立以還，行政院權力集中，名實式符，無如今日者，若不乘此新銳之勢，利用朝氣，澈底整頓，久之將令國人失望，殊非黨內外優秀人才聯合救國之道。當局明察，其速圖之，國家幸甚！

（錄一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南京之學界談話會

政府當局，明日接見各地來京之校長教職員代表與學生代表談話。昨日京電，十六七兩日，將繼續會談。迄前晚止，已在京報到者，約二百人，昨今兩日，津保汴閩滬蘇陝甘各地代表，預定到達。故逆計明日之談話會，將包括全國大多數中學以上校長專科以上學生之代表。政府與學界，關於國家重大問題，集如此多數之人，交換意見，尤為空前之舉也。

此事起源，由於上月各地學生大舉赴京請願，其事勢不可許，故召集代表，聆取意見，政府亦將有所說明或答復。是以政府動議之初衷以為不曾與全國知識分子，共交換意見于一堂也。現計到京代表，已含多數省區，全國知名之大學校長教授等參加不少。然所惜者，北平著名數大學之學生會，聲明不參加。近旬全國之學生運動，以北平為起點，至此次由平入京與會者，則多限於校長教職員，此甚可注目之一點也。

吾人關于此項談話會，[illegible]二，此種集會，任從何方面立論，要為有益。吾人近年皆感及一般學校，缺乏政治教育。不獨多數學生之興味，只集中學科，即校長教職員，亦未必一般熱心國事。誠以近年之教育方針，較偏重技術，而不喜學生多討論政治。國事既劣，忌諱復繁，政治不足啓人之信，禁令又多鉗人之口。其結果也，狂熱者趨于秘密活動，中常者則陷於消極旁觀。至一般為人師者，亦復聊盡職務，樂業安居，對國事無權發言，對學生亦遂無心領導。在國難數年後而大勢仍若此，誠可謂不健全之現象矣。最近因外患過迫，國命危殆，數旬之內，而全國學生自集于救國大纛之下。此實無形中國事一大進步，亟需扶持，勿令挫折，並需鍛鍊增進其能力，使勿陷於幼稚與脆弱。是則此日各地代表之入京談話，親向現負國家重責之諸當局者，陳述意見，聆取說明，即不啻一種實際的政治教育，為學生增長見識鼓舞志趣計，當絕對有益也。其二，最近學界有一重要現象，而或為普通社會所不甚留意者，即除少數學校外，校長教授等，往往精神上，不能表現其指導學生之權威。此無他，平時師生之間，即少維繫之道，而國事奇緊若此，教育家對學生，甚難作一令其首肯之說明，是也。夫平日師生隔閡之學校，師道有缺，姑不必論。吾人所特願喚起政府注意者，在今日之時局，設學生來問，緊急救亡，果有何策，學生讀書，能否保障？則吾恐雖信譽極高之教育家，亦不易作滿意之答復，故教育家指導權威之減弱，乃必然之現象也。明日之談話會中，政府當局之地位，即為一教育者。而欲全國青年之信賴政府，服從領導，必須政府實能肩負起來救國之責任。政府於國事，大抵有其相當之方略計劃，而未必盡可向學生說明，故此次會談對於全國學生界之影響若何，實際將看政府今後之行事，而未必盡在一席話也。其三，此次全國多數省區之學生代表，應招入京，於聆取當局談話外，尚可有一重大收穫，即增進全國青年精神之團結是也。各地代表，雖只數百人，但皆係全國學府之優秀分子，

平時遠隔，無緣接近，今北起平津，南盡粵閩，西迄陝甘，得聚會一堂，研討國事，此較之全國運動會自更有精神上宏遠之效果。此數百代表，散歸各地，各以所聞見者報告同學，是全國數十萬中學以上學生，等於在最短時期中，受到舉國一致之訓練。無形之中，影響甚大。吾並盼在京之各地師生，趁此機會，實際上能多相互交換意見，由此次在京集會爲始，將全國學生實際團結起來，庶今後隨國難之演進，得共同增進能力，肩負責任。各地代表，想有同感矣。（錄一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中日關係乃整個的

中日關係之必須調整，已爲世人所不爭，中日關係之如何調整，有待於今後之交涉。在此交涉尚未開始，會議正在促成之時，吾人雖不必效市賈「上天要價，落地還錢」之故套，侈談實際上不能辦到之條件。然而所據以爲調整之原則，亦不可不先有所確定。原則非他，即中日關係，乃整個的而非個別的，全般的而非割裂的，源源本本的而非枝枝節節的是也。是故在此等原則之下言調整，則中日國交，自可望走入正常軌道，而中日關係，亦必日趨親密；設或不然，就個別的謀安協，從割裂的謀應付，自枝枝節節的謀解決，則中日關係之調整，無異於治絲益棼，緣木求魚，南轅北轍，如河清之無望也。

遠且不論。吾人試就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華之一舉一動加以檢討，大自於飛機炸彈，轟擊炸燬，攻城略地，血肉橫飛，小至於言語衝突，事件誤會，借題發揮，設詞擴大，苟一窺其用意，察其背景，則莫不與我國家民族有關，而執行其百年未變之一貫政策。蓋彼以整個之策略，取個別之步驟，期隱蔽世人之目光，轉動對方之心理，俾掩護其達到目的之途徑也。不幸我方對於此點，迄未看透，隨人俯仰，墜入彀中。於是人以個別的來者，我亦以個別的應，人之以割裂的枝枝節節的來者，我亦以割裂的枝枝節節的應。但求得保苟安，不至擴大，雖敷衍退讓，遷就膈膜，便可謂爲外交聖手，增沾聞人。而不知乎人之步驟雖異，目的則同，而我則張皇失措，窮於肆應，此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中日間懸案累積之多，竟有驚人之數字也。

一國外交，本無所謂地方與中央之分，惟在領事裁判權尚未撤廢，如今日中國之畸形狀態下，始有所謂地方涉外事件。而此地方涉外事件，又必僅限於國際私法上之關係，而不含有政治之意味，可斷言也。是故外交事件，如果由地方辦理，其必爲國家之授權無疑。夫授權兩字，決非空洞無物不落邊際之名詞，必有其一定之原則與確定之範圍，甚且條分目舉，列以示其準繩，而後受權者有所根據，有所禀承，進不至於逾越軌範，退不至於放弛職權，責有攸歸，事乃易舉，其原意非不良也。顧吾人檢討過去之情況又何如乎？所謂授權，迹近推諉，既不確定原則，又不訓示範圍，徒以「堅苦撐持」「相機辦理」等術語，爲搪塞敷衍之計，成則歸功於己，敗則諉過於人。使受權者進退失據，啼笑皆非，柔懦者事事請命，遷延歲月，躭誤時機，强項者事事越權，僨事失敗，影響全局。前轍匪遙，殷鑒不遠，固非吾人故作聳人聽聞之辭也。

是故吾人以爲今日不言調整中日整關係則已。苟一言調整，必當爲整個的，全般的，源源本本的，而不應個別的，割裂的，枝枝節節的，此首要之原則也。夫中日關係，固甚複雜，然以吾人觀察，其前途亦甚簡單，片言可以解決，即先問日本：「果欲中國之存在，以謀共存共榮耶，抑欲滅亡中國，以逞其獨霸東亞之願望耶」是已。如日本果欲中國存在，則相與推誠互見，相信金石可以爲開，過去糾紛，即無不能清算解決之理。設日本而果欲滅亡中國，不令共存，則縱退步而言，目前幸獲苟安，以後糾紛，亦無窮已，調整與否，即不發生意義與興趣，吾人祇有於坐待滅亡與掙扎圖存中，擇其一路而行之而已，尙更言哉？

（錄一月十四日北平晨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由鄭村至洪源道中　疑盦

杲杲日初出野渡人已喧爲負南山薪粥彼溪上村我
行逆樵徑青蒼束如門委蛇得奧邃林壑匯一源飛嵐
點秋袂零露明鮮暾殘暑漸欲徂山情尙餘溫山深穡
事晚嘉實喜仍繁我羨岩棲好操作婦孺勤用嗇無可
欲淡泊全其眞胡爲亦蹙蹙歲晏愁無褌野叟太息語
補創空茹辛作苦分應爾穀賤聲自吞年豐亦何爲敗
屋留炊痕

纕蘅民使飛寄貴陽登高詩索和與約上峽之遊　石遺

自君梁益去翺翔吳楚蒼茫天一方險韻闖詩才已盡
高丘望遠意何長翠微也作携壺客（蓴鷗招往牛首登高携酒飲于祖堂）
白下還遨擫笛場（醇士招飲秦淮坐有歌者）爲問明年春水漲可能
同我上瞿塘

纕蘅寄眎貴陽九日詩依韻奉懷　鶴亭

一樓坐閱海天寥忽送淸聲落九臯書到強如勞覓夢
官忙知不廢登高好籌衣食三年足先免流亡四野號
鄭莫餘風應未沬更煩留意及詩豪

奉和纕蘅九日原韻　秋岳

爲恐吟悰太寂寥暫陪杖履躡霜臯（重陽前一日陪石遺師遊牛首）佳
辰遠道必見憶秋氣詩聲相與高選勝想君傾白墮窮
愁笑我肖寒號黔州政美聞江表餘事書生信足豪

重九前一日蓴鷗招同石遺丈醇士秋岳游牛首
遂越獻花巖飯於祖堂　釋堪

官塘回首木森森細雨還添平嶺陰依約玉泉雙塔聳
微濛仙窟一鐙深松篁鳥道資幽討肴核僧堂足淺斟
商略明朝作重九霜天晴旭喚登臨

重九前一日陪石遺翁秋岳釋堪醇士遊牛首獻

花嚴祠堂諸勝次釋堪酌　尊鷗

霜天。木。落。氣。蕭。森。漠。漠。微。雲。十。里。陰。越嶺。回。看。雙。闕。矗。
穿林。更。人。萬。松。深。尋碑。野。寺。逢。僧。話。載酒。山。亭。對。雨。斟。
長願。詩。翁。腰。脚。健。年年。九。日。此。登。臨。

纕蘅寄示九日貴陽東山登高詩依韻奉和　迪庵

詩筒。如。響。慰。沈。寥。萬。里。玄。音。散。九。皐。客路。春。隨。雲。路。遠。
東山。秋。並。北。山。高。一官。蠻。府。猶。能。賦。何日。賓。筵。得。載。號。
別後。重。陽。人。盡。念。君眞。不。愧。蜀。中。豪。

九日一首奉和纕蘅先生　允白

西湖。迴。櫂。飲。參。寥。北渚。秋。烟。接。漢。皋。（海寧觀潮歸閒家兄臥疾漢濱遂復東上省視）千里。一。書。猶。感。舊。重陽。孤。客。强。登。高。驚聞。虜。馬。銜。
枚。至。起。聽。荒。雞。帶。月。號。難得。巖。疆。曹。伯。子。略分。心。力。作。
詩。豪。

九日登孤山晚歸過林迪臣林寒碧墓　伯治

孤山。孤。絕。與。誰。隣。不是。鄉。關。落。帽。辰。宛在。堂。中。新。鬼。大。（澤觀丈新祀宛在堂詩龕是日社祭）
西泠。社。裏。冷。官。貧。霜遲。籬。落。無。花。影。雨欲。漣。漪。作。酒。鱗。慕草。離。離。兩。陳。死。古來。如。此。莫。傷。神。

九日攜家登黃鶴樓晚赴勉予讌集　傲生

滿眼。荆。榛。傷。客。心。年時。亭。館。廢。登。臨。花晴。九。日。天。方。媚。
風颭。千。帆。影。欲。沉。猶有。婦。孺。陪。笑。未應。歌。嘯。老。山。林。
平生。玩。世。成。滋。味。獨換。醇。醪。共。子。斟。

得釋戡南京書謂自兄去後久無文字之飲重陽將屆使人益念盟主也感賦奉寄再疊斑均　纕蘅

將霜。林。葉。漸。斕。斑。白下。詩。流。待。我。還。若準。棲。霞。重。九。例。
今年。祗。合。在。東。山。（貴陽城外東山榜曰棲霞禪林）

鎖陽台（題埃及女王像拓本）　君坦

珠鳳。攲。鬟。明。蟬。照。鬒。髮。天。影。事。留。痕。訶。梨。半。掩。鏡。裏。月。
黃。昏。一。種。宮。灣。奩。艷。可。憐。是。金。塔。離。魂。空。相。惜。摩。訶。曲。
子。釵。鈿。逐。時。新。　啼。妝。窺。半。面。咒。心。化。石。隊。夢。眠。雲。任
歷。裝。瀰。客。分。載。殘。春。誰。解。蘭。閣。粲。笑。飛。鸞。影。持。證。青。瑕。
依。稀。認。劫。灰。羅。馬。（埃及向爲波斯羅馬所制擄近數百年始爲獨立國）猶。有。捧。心。
颦。



凌霄一士隨筆

於湘潭黎劭西君（錦熙）處，獲見其伯祖樾喬先生（吉雲，原名光曙）「黛方山莊詩集」。先生爲道光癸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轉言官，侃侃諤諤，道咸間名御史也。所爲詩深博清超，亦負盛名。集凡六卷（詩餘附），同治間雕板，甫印一部，原板即失去，此成孤本矣。劭西將付影印，以永其傳，實大佳事。因先假讀摘錄數首，以餉閱隨筆者，俾快覩焉。「都門留別八首」云：

殘蟬已無聲，楚客今當歸。寸稟養頑鈍，悠悠經歲時。仰視蒼天高，正色無由窺。周道自挺挺，我行殊紛歧。省識轉惶惑，汗漫無端倪。鏑熏就詹尹，繇偁滋然疑。人生要自審，進退命所司。吾其爲瓠樽，襆被從此辭。

束髮受詩書，志與溫飽別。時事有悲憤，森然五情結。杜稜叨在務，芻蕘屢陳說。獻芹誠乃凝，孤懷不能抑。朝廷宏翕受，折衝勉陳力。深宵焚諫草，廢紙如山積。事往空慷慨，悲來但嗚噎。百期不一酬，志願何時畢？

物情久乃徹，積漸匪一日。謀國妙張弛，豈不貲人力？君子養其源，塞流慮横決。制用誠急務，選材亦宜忽？植楠尚成枳，何況植棫棘？從來名世臣，必有活國術。方今承華勳，巖冠皐夔列，協心隆翊贊，樹立定宏

迕。願治均朝野，況曾忝簪笏？炙背稱堯舜，百年容蹇劣。

諫官非冗員，爲國肅紀綱。驄馬好威儀，黼黻美文章。一介田間來，居然謬所當。豈猶不足歟。而有他志萌？顧惟策萬里，駑劣豈宜襄？六載了無補，得不還耕桑？敬告同僚友，去就者官常。昨者陳與朱，翩若鳧雁翔。

我皇十三載，通籍二百餘。經今陟顯要，屈指晨星如。瞻惟魯靈光，巋然東南隅。（阮儀眞師）。古今師儒重，端不繫金朱。通德景鄭公，實踐期蘇湖。經訓闢榛莽，古義相灌輸。持以報國家，或且賢公孤。人情護所私，祇爲膴仕圖。不朽當有屬，烜赫裁須臾。小子不自廢，還以質吾徒。

屈宋擅風騷，根柢在忠蹇。藻豔性之華，末流派彌遠。至今吾鄉士，文采抱忱悃。感激拜荃蓀，彪蔚集楛僻。以我厠其間，辭實濫端緒。左右相挈提，旰宵得被澍。論交屬心骨，幾與天屬近。人生有離別，精氣無域畛。敬恭復敬恭，來者得觀善。臨行睇槐陰，雙眥淚痕泫。（湘潭邑館槐爲陳恪勤公手植。）

離菊瘦已華，庭樹寒猶葉。離觴更迭進，累日愁增集。故鄉豈不好，苦乏友朋接。平生金蘭契，見已化車笠。及門二三子，相賞素心愜。許與關氣誼，諒不責報答。自顧了無取，厚意感維縶。長安若傳舍，車馬日雜沓。巢痕故未埽，都門儻重入。

幻想學那吒，骨肉還吾親。終知非了義，爲有心肝存。昔抱終天憾，便擬余佩捐。丙舍今當成，寢食依松阡。禮讓式閭里，詩書逮兒孫。仕隱有殊軌，蘿衮皆君恩。百年會有盡，一息念所天。去去君門遠，魂夢長周旋。

「出都留別送行諸友」云：

匹馬銜風出國門，夕陽浩蕩滿郊原。回頭廿載祇如昨，注目西山無一言。黃葉何心辭故樹，白雲依舊宿寒

村。征車歷碌長安道，步繞觚棱曉月痕。

從來吾道各行藏，感謝華公意慘傷。十駕終難千里致，九牛豈惜一毛亡？西風別淚酬朋舊，白雪新詩壓客裝。（送行詩裝成二巨軸。）拂拭袍痕餘雨露，江湖滿地有恩光。

此道光季年以力陳時事不見用移疾而歸之作，最爲一時勝流推許者。磊落惻楚，低回無限，蓋頗有孟子三宿而後出晝之意味焉。（曾國藩詩集中有「送黎樾喬侍御南歸」五古五首七古一首，亦頗雄駿，可合看。）「寄胡詠芝」云：

識君弱冠時，長身面如玉。名駒汗血成，凡馬敢齊足？

影櫻上玉堂，淸班喜聯屬。春官與分衡，搏沙閱晦朔。

君持大江節，聲名甚烜赫。作貢列璣貝，收材就礪釿。

詎當搏扶搖，排翼上寥廓。詎知風力微，欲進爲少卻。

丈夫志開濟，焉能久屈蠖？柔兆月之槩，都門手重握。

我門有雀羅，勸君日剝啄。說劍星斗翻，對酒榜花落。

惟會那可常，一麾去我速。洋河渺何許，望遠愁心曲。

殷勤遞尺書，好語慰離索。恍兮若可接，沈思轉無著。

安得列屋居，相對兩無逆。不願長相對，願君念疇昔。

努力崇令名，無令山泉濁。舉世隨波流，亮節守金石。

我將捐佩去，谷口事耕稼。政成何時歸，近局招要數。

更尋左氏莊，（謂季高親家。）宵分剪樺燭。

「送曾滌生典試江西」云：

星軺四出後先望，忽聽除君喜欲狂。臣節獨伸時所倚，天心嚮用道將昌。當秋自可盤雕鶚，到處爭來看鳳凰。動爲蒼生錫之福，誰云報稱只文章？

愁聞風鶴近吾鄉，大帥深居氣不揚。此去銜恩瞻岵屺，可能畫策埽欃槍？事同救火關心切，語待還朝造郄詳。（君謝恩時有歸來面奏之語。）割舍私情催上道，未須攜手賦河梁。

「題彭雪琴茂才從軍詩後」云：

雪琴文甚武，逸氣浩縱橫。目下無曹謝，胸中有甲兵。何時膺節鉞，爲國作干城。榕嶠方騷擾，幺麿豈足平？（雪琴名諸生，亦奇男子，胸有韜略。集坐位帖十四字奉贈云：「將相致身非異數，朝廷側席正須才。」蓋望其爲時一出也。）

與曾胡同官京朝，爲文章道義之交，斯亦足見相期許勗勉之意。彭氏尚爲秀才，鄉先達推重如是，可謂鑒識非虛。（寄胡詩蓋作於移疾出都之前，時胡於典試江南緣事鐫級後援例以知府分發貴州也。題彭詩之作，在返鄉後。送曾詩則文宗即位後再起重官御史時作，未幾曾即以丁憂侍郎奉旨治軍矣。）曾胡左彭等後來建樹赫然，湘軍威聲震動一時，先生未及見其成也。（卒於咸豐四年三月。）又「闈中雜咏」云：

禮闈裏役八八同，（外簾監試，滿漢各四。）名在丹豪黠注中。監試頭銜差不惡，煎茶故事續坡翁。

昨歲氈帷兩被恩，春秋分校到龍門。何如此度誇榮遇，朱蓋高張鼓吹喧。（監試出入甬道，例有紅繖導行，並鼓樂。）

南宮風月妙宜詩，清景偏從局外知。回首八年堪腹痛，（余成進士今八年矣。）沈思未就燭闌時。

主持壇坫屬宗工，咫尺風雲有路通。舉子五千齊鵠立，定誰入彀是英雄？

此道光辛丑以江南道監察御史充會試外監試所作，也。外監試有張蓋鼓吹之榮，可與光緒丙戌會試內監李鴻逵「春闈內簾雜詠」所謂「惟有內簾監試闊」云云合看，（見本報第九卷第八期。）均都老爺之尊貴處。



紫

一

青子

我回憶中有一片紫。今天在這公共汽車上，那一片紫色又居然照耀到我的眼前。我認識她，一點兒不差。可是，我見到她時，她已經下了車，車又已經開動了，我應當怎麽辦？

第一次見她也在這公共汽車中，那是一個迷人的春天，我同哥哥從西山轉回北京大城裏去，天氣晴朗，溫柔，和暖太陽四下射出她的笑意，樹梢與原野，以及每個遊人的心上，無不爲這旖旎春光沾染浸潤。在這樣的良晨佳日情景裏，那輛嶄新黃色汽車用一種恰得其中的速度前進。大路旁楊樹迅速的向後退去，麥田也向後移，遠了，遠了，山上的塔影漸漸地小了。青的山同藍的天接連在一處，紗網般的蒙上一層烟。遠處一片清波，浮着幾粒白點，近了，近了，三五隻白絨身黃金嘴的鴨子，小船般在水面漂浮着。忽然哥哥用手碰了我一下，耳邊輕輕地吹來一句話：

「八妹，瞧，一個西班牙風的美人！」

轉過身，一團光芒閃進我的眼中。唉，上帝作證，這是怎樣一把青春的火燄！那精緻人兒正將身倚在車角椅背上，一件紫色綢旗袍裹住纖細的身子。右腿疊在左腿上，下面是一雙玲瓏小巧的紫色高跟鞋，尖圓的鞋口上面鑲着一對咖啡色綢襪的小巧的脚。髮際一條雪白的緞，黑緞子似的頭髮向後兩邊梳攏，顯出一種彎曲有致的波紋。一雙極大的黑眸子閃着寶石似光輝。一雙彎度不十分深的眉，纖長的拖在鬢脚；還有那條鼻子，珠圓玉潤；那張艷紅的小嘴，微微的張開時，露出一排白色小小貝殼，一張臉，下巴那么尖尖的，眞是人間一件稀有的傑作！在姊妹行裏，我原來常被人稱作「美人」。說眞話，在她面前我覺得有點慚愧，有點妬嫉。我心想，這個人是誰，從那兒來，往那兒去？

到西直門時停一會車，我眼見她把

那件淡黃色的春大衣披上，在一個黑皮錢包裏掏出個小小方錶看了看時間，下了車，車又開了。她的影子也遠了。我心上留下一顆流星的影子，一顆煜然光耀紫色流星的影子。

到了家裏時，哥哥把客廳中那盆紫花移到他臥房中去。不用說理由，我明白那是什麼理由。我心中却好笑。因為我也正打量移那盆花到我房中去，想不到哥哥倒佔了先。誰不為那一片紫色懷念？雖然哥哥的心中已有了珊！他把那盆紫花移在珊的像片旁。我故意問他：

「哥哥，這是什麼意思？」

「這盆花很美，應當放在房裏，客廳中不相稱。」

「我以為應當放在心裏，在房裏不相稱。」

哥哥把眉頭皺皺，「八丫頭，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別恐嚇我，我說的沒有意思。我倒想問你是什麼意思！」

「我問你，你們女孩子見了個好女人，會不會發生一種幻想？」

「你應當說會不會發生愛情！讓我問你，哥哥，你歡不歡喜西班牙風的女人！」

哥哥搖搖頭，笑了。「八妹，人家都說你美麗！」

「真是，平時你一定也那麼覺得。不過今天你懷疑了。你正記着一個人，或者說想着一個人。那人才是美人！」

「你這個壞人，說怪話。我想着你，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妹妹，很幸福！」

「不過——假若同時還有……那就更幸福了。哥哥，你還是把這盆花送給我吧。一個男人不應當愛花的，你有了珊姐姐就夠了。」

哥哥明白我的意思，是故意同他搗亂，就把我推出房外，說不許向別的人胡說八道。我倒不想同別人提這件事。只是心中老記起那片紫色。我想做首詩，做不好。假若我是哥哥，大概這首詩就好措辭了。因為一個男子平時想稱讚女子，照例有許多話可說的。

二

五月端午，一個令人愉快的季節。

北寧路的火車載着兩顆輕鬆快樂的心——哥哥同我到天津去。坐在飯車中，開着窗讓風吹涼些我們的熱望。玻璃面餐棹上有一盆淡紅的小花正對着我，我想起早晨接到的那封淡紅洋紙的信。

「姊姊，來吧。我家小花園裏的海棠，大前天開了，多風光！還有希奇的事，是××××。得了，這事暫且不說吧，見面再奉告不遲。後天是端午節，你們的「老朋友」給你們包了許多糭子。來天津同我們玩玩！「老朋友」想念你們！天

氣熱了，晚上我可以同你露宿在平台上仰起個頭看星光。（夜裏的天空，是個如何動人的奇觀）！我還預備告訴你個故事，挺有意思的故事。請轉告炎哥，我盼望他來。明天我準到車站歡迎你們，務請下午四點車來。別找理由到時又不來，傷我的心。你一定不忍傷我的心。

你的小妹

這個信是家住天津我姨母的女兒寫來的。這女孩子爲人活潑潑的，不識憂不識愁，成天跳跳蹦蹦，非常的愛笑，而且遇事有點頑皮。團團的臉，圓圓的眼睛，紅紅的小嘴。看了她便使人想起一隻蘋菓。姨今年有了五十歲，不顯老，嘴角眼底常是笑。爲人異常和靄，簡直是孩子們的太陽。姨丈去世已多年，留下一份不多不少的遺產，可以使她們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家裏有一棟房子，一輛汽車，一座小花園，一個網球場，一隻大狼狗，一座大無線電收音機，一架鋼琴。姨原是很雅緻的人，言語性情都很瀟洒，每到學校放着假時，我同哥哥便到姨家去住，同小妹想方設法的來打發這個假期。姨姨平時把我們兄妹當作兒女，我們呢，連同小妹在內，却把姨姨當成「老朋友」，不在她面前時節都稱她作「老朋友」。

就因了那麼一件事，這時節我們又在平津火車上了。

哥哥說：「八妹，你說這花好不好看。」

「我希望它顏色深一點。我歡喜紫色。」

我本來無心那麼說，哥哥臉上却泛了紅，原來他對這盆花正想他古怪心事！我笑了。我故意撩他說「我眞歡喜紫色，凡是紫色我就歡喜。我不管別人妬嫉不妬嫉！」

哥哥知道隱瞞不得了，正想我同他說到這個問題，就說「我也歡喜它，八妹，說眞話，我們上年在西山汽車上看到那個穿紫衣的女人，到如今那人的影子還像一枚釘子，釘在我心上，拔不去！」

我把頭搖搖，「我記不淸什麼穿紫穿黃的女人。」這個人看來俊偉不凡，却受不了一點兒虐待。看他有點狼狽了，我才說：

「你說拔不去，公平一點，你就並不拔！」

「我當眞想拔過，還請教過醫生，一本藹理斯著的書籍，沒有用。」他笑着，好像爲他說的俏皮話而笑。

「哥哥，我不怕你妬嫉，我也眞愛這個人。我愛她比你純潔，比你眞。你相信不相信？」

「我自然相信。」

「你相信我將來會不會同她極要好？我想同她要好，就會要好的，你信不

信？」

「我也相信。」

「為什麼也相信 ？ 你得說出個理由。」

「因為你是個預言家。上年同我說學校大考音韻學準不及格，到時就當眞不及格。我怎不相信！」哥哥正那麼取笑着我，一個相熟的朋友走過來，同他說話，把我報復他的機會奪去了。

「好看的未必聰明，聰明的未必正經，正經的未必懂愛情，懂愛情的未必愛上你這個人，……」那麼想着那個女人，好像就報復了哥哥的嘲笑。

車輪嚙住兩行鋼軌轟轟的響，田原裏一行行的綠草 ， 齊齊整整的像上軍操。一叢叢的樹，由遠處像圓規在紙上畫圓圈似的移近。在那邊有一灣清水，土堤上一行垂柳。一個小孩子穿着紅兜肚，蹲在水邊趕鴨子。這邊一個農夫赤着背，露着赤褐色的肌肉，帶頂草笠，肩上荷着一個耙子。趕着牛，牛拖着犁。樹蔭裏躺着個在抽紙烟的送貨人，樹幹上靠着輛自行車。蟬藏在樹葉裏吱吱地叫個不停。太陽光同夏季的微風佔滿了野地。蔚藍的天空，披着一條白紗般的雲披肩。對面一位女郎，一件白紗的旗袍，裏面白綢的襯衫，兩條繡帶嬝嬝地爬在肩上，顯明地透出來。下面是赤着脚穿着透空草鞋式的白皮高跟鞋。五月的輕鬆的夏裝的少女，是那樣的魅人。心境也輕鬆的夏裝似地舒暢起來。

車停在新站，看見天津市唯一的北寧公園裏遠遠的朱紅遊廊。一會兒鈴聲響了，車身又蠕蠕地動；五分鐘後在老站又停下來了。從車窗剛探出頭，小妹在遠處就瞧見了，跳跳蹦蹦過來，竄進了車廂，同我們握手，且緊緊的拉住我的手。「嗨呀，我以為你不來了！」一同走出車站，上了她的自用汽車。哥哥想作車夫，坐在前面位子上，我却同小妹坐後面。

「姊姊，我以為你報我從前開玩笑的仇，晚上車才來！」

「我同你有什麼仇！你這孩子。我來看花的。花全開了嗎？」

小妹咕咕的笑。「你看海棠嗎？好極了。」又咬着我耳朵說：「姊姊，看海棠嗎？寃你們呢。你不算算日子，這時節有海棠嗎？請你們來原是看看像海棠那樣美的一個人！」

她担心哥哥聽着，趕忙用手搗封我的口 ， 又用手指指着哥哥輕聲的說：「八姐姐，別嚷別嚷。今晚我們到平台上睡去，我再仔仔細細告訴你一件事，不要讓他知道。」

遠遠看見一幢立體式的灰色的磚同紅色的磚，結合成的建築物，那就是姨的家。轉進大門就看見姨站在遊廊上，歡迎我們。

「姨，你老人家好？我們來跟你拜

節」！

「姨媽你好」？我不等哥說完，一邊行禮一邊嘴裏這樣說。

小妹家那隻狠狗——拉克聽見有人來就大聲的吠着，等到跑過來嗅出一種特有的味，知是我們年年暑假都來的，便不叫了；尾巴一個勁的直搖。

屋子的門敞開着，甬道上忙匆匆的跑着一個身穿淡紅旗袍的女子。那苗條身影，初初一看，真給我十分驚訝。

西班牙風的臉，向後梳櫳帶波紋的頭髮，黑寶石的眼珠子，長長的眉毛，珠圓玉潤的鼻子，紅得透明的嘴唇，尖尖的小下巴。一點不差，我認識她。

我看看哥哥，臉色發赤，一點不差，他也認識她！

她微笑着向我們表示歡迎，露出那一列我好像很熟習的小小貝殼，發出晶瑩的光，頰上多了一顆小小的紅痣，大約是蚊子吻的；一朵海棠。（我斷定這就是小妹說的一朵海棠）！

到了客廳，姨姨這樣介紹我們互相認識：

「這位是柳小姐，這二位是曾先生，曾小姐」。

互點了點頭，坐下了，姨面向着那女的說：「都是自家人，不要拘束，你以後叫他做炎哥，叫她做八妹好了。」

又面向我說：「她叫璐青。」

小妹對我做了個眼風，便向着她母親說：「娘，炎哥事忙着，不是我寫信要他來看花，他不肯來天津看我們的！全虧我，……」

姨姨說：「炎哥希罕你園裏那點花。按按鈴，要他們拏茶來」炎哥，你眞忙瘦了，怎麼不玩玩？八妹，你忙不忙，你越長越好看了。你住北京，她也住北京，彼此却沒有機會見過面。你們還算得是表姐妹！」聽姨姨一說，才明白這女子就是從前父親說過的柳家親戚的女兒。

璐青走近我身邊來握了我的手。「我在北京見過你。是在協和，在清華……」

我說：「我們是今年春天在西山回城的汽車上見着你。同哥哥還老說着你！你眞美！」

這句話把璐青的臉給鍍上了一片緋，哥哥也好像因為天熱了點，有點「燒盤」。

哥哥想把話支開，「小妹，你說花園裏的海棠開了，同我看看去。」

小妹說：「炎哥，什麼？你說什麼？是不是看海棠？」她把手指着璐青的臉上，「看，請看，炎哥。好一個傻大哥！」說着，哈哈大笑，把手一摔跑出去了。

哥哥顯出十分狼狽的神氣，追出去，口中直嚷「小妹你壞，我打你。」惹得姨姨同我大笑。看看璐青，却抿嘴微

笑；輕輕的說：「小妹頑皮」。

萬想不到我們同這個人在頃刻之間就作了一對好朋友」。我說我很「慚愧」，因為見了她就慚愧。現在應當說「幸福」了。因為已經認識她了。我還告給她一點兒過去的事情，說了那麼一點兒。她只微笑望着我，一句話不說，神氣中却顯得很快樂。我知道，在我們來津以前，小妹一定早把我同哥哥的為人一切全說給她聽了。

姨被朋友邀去吃酒，家中就剩下瑀青，小妹，哥哥同我四個人。日裏幾人在後園打過一陣網球，又到倫敦道散了一回步 ，晚飯後幾人感情更融洽了許多。哥哥眼睛放光，不斷地和瑀青找話談。小妹頑皮却抱了個像片本來，特意的指出珊的照片給瑀青看，還問她珊長得美不美。瑀青笑着說很美，小妹就對哥哥搖頭點頭：「炎哥有福氣，得一個美人愛他。」

十點後，窗外月色非常的好，小妹熄了燈，要大家賞月。哥哥站在窗邊。我同小妹臥在客廳一角大沙發上。瑀青却在鋼琴邊用一隻手彈琴。琴音單純而輕柔。月光灑在她身上，從側面看去，像一個聖潔沉默的瑪利亞。

小妹輕輕的說：「姊姊，你歡喜她不歡喜？你說她美不美？」

我說：「美得很。我很歡喜她！」

「我也歡喜她，可是炎哥比我們還……」

好一陣，幾人全沉默着。小妹出主意：「我們上平台去，那里好，讓傻哥哥看他的海棠吧！」我們于是輕輕地溜出了客廳，從後樓上到平台。

平台上並排放有兩張帆布靠椅，中間擱了一張小小活動茶几，上面放着兩瓶沙士汽水，一個玻璃杯，平台四週擺滿了白色的月季花 ，暗香溫柔隨風四溢。一碧無底的天空中，佈滿了大小不等的星子。

「小妹，你要我來看海棠 ，已看到了。告訴我一點海棠的故事 ，好不好？」

「你覺得她怎麼樣？」

「我第一次遇見她就發生好感。可惜我們沒機會交談。那時她穿了一件紫衣。我當時心裏想：我若是男子，我一定追這個女人，上天下地我都去。她要我上山打虎下海擒龍我全幹。她下車走後，我還老想她。我以為她不止美麗，一定還十分聰明。聰明的人第一次總是給人好感的。」

「姊姊，我問你 ，那個真的男子呢？」

「哥哥同我一樣，當時就有點呆像，一回家就把客廳中一盆紫花搬回臥房裏去。那是什麼意思，你一定明白。他從此特別歡喜紫色。今天還在車上同我討論紫色的好處。真想不到現在……」

「喔，妙極了！我同你說……」

聽小妹說才知道瑞青是我姑媽的遠親。那遠親在五年前去了世，剩下她一個人，就寄宿在北京一個教會女子中學校裏，平時很少出來。姨姨屢次接她，她却不願意離開學校。去年高中畢了業，就來天津住了一陣子，到後來北平有人請她擔任一個小學校的主任，所以不久她又走了。敎了一年書，上個月因病上醫院診察，大夫說不能再敎書，應當休養休養。她來信告給姨姨，姨姨就把她接來住。來到了天津姨姨家裏一住，姨姨就特別愛她，向人必說「這是我的大女兒，小妹的姊姊」。這人既沒有父親，母親一去世，於是成了一個孤人。這人外表那麽完美，靈魂也那麽完美，姨姨的意思，就是在哥哥頭上，要哥哥來看看，是不是還中意。

我正想告給小妹，哥哥不止中意，恐怕還得發狂。樓下琴聲忽然停止了，燈光也明亮了，只聽到瑞青在下面喊人：

「小妹，小妹，你們跑到那裏去了」？

小妹知道她快要上樓來了，輕輕地說：「我們趕快裝睡吧，她上樓來了」！

瑞青來到平台上，不作一聲，一會兒，哥哥也跟上來了。哥哥知道我們裝睡，就預備用汽水澆到小妹頸頸裏去。小妹忍不住咕的笑出聲來。哥哥問我們在作些什麽，小妹說：

「正在談哥哥歡喜紫色花朵的理由，研究哥哥是不是特別歡喜海棠花。說來說去不知不覺就睡着了。」

哥哥說「小妹你眞壞，好一張賣膏藥的油嘴。」

三

暑假時，小妹又給我們來信說：「姊姊，告訴哥哥，海棠又開了，一放假就來吧。」

我們于是又到姨姨家裏。

瑞青同我們已親熱得像一家人。

哥哥心上的珊同瑞青已成了兩條平行線。

一個清晨，天上舖滿薄薄紅雲的美麗清晨。

我同哥哥，瑞青，小妹，四個人帶着大狗拉克悄悄地從家裏溜出來，一條馬路一條馬路的慢慢的溜躂。這樣一直到英國花園時，小妹便說要進去。於是小妹同我快快地跑進去，找個地方隱藏起來。看見哥哥同瑞青牽着拉克並着肩慢慢地走來。兩人笑着輕輕的說話，輕輕的繞灣。雖然聽不見他們說什麽話，可是他們的臉上，嘴角，眼中，能够告訴我們是什麽症候。什麽事可以使青年的孩子眼中發光，那瞞得了我們。我們明白透了。

太陽出來後，該是我們回去的時候

了。哥哥大聲地叫我們，喊了兩三聲，沒有回應，於是又牽着拉克，右手扶着璿青慢慢地走回去。

一個黃昏，大地鍍了金的黃昏。

哥哥帶着提琴，我們沿墻子河到佟樓，雇了一隻小遊船，一面是我同小妹，另一面是哥哥同璿青。搖船的把船慢慢地輕輕地往前搖。在靜寂無聲的河水上溜過去，滑過去。墻子河的水是那麼碧綠沉靜。一切敷上黃昏顏色顯得異樣溫柔。兩岸的楊柳彎彎的垂到水面，彷彿想同流水接吻。到了李家花園。

小妹要搖船的停停船。船停後她却向我說：「姊姊，我們停在這兒到半夜吧。這里有楊柳，有楊柳，一定就有夜鶯。」

我說：「小妹你怎麼知道有夜鶯？」

「好多詩人全說到它！」

「中國的夜鶯就全在那些詩集上，可是並不曾在什麼楊柳上。中國那會有夜鶯？詩人照例胡胡塗塗，看外國有夜鶯歌，也作中國夜鶯歌。其實夜鶯是什麼樣子，他們全不明白的。」

「姊姊，我不信。我們等等看。我同你打一個賭，我猜這地方一定有夜鶯唱歌給我們聽。」

我當眞同小妹打賭，可是我即刻就明白這一次我已輸定了。原來楊柳雖沒有夜鶯，船上却有兩隻夜鶯，是會唱歌的。過不久，他們果然就輕輕的唱起來了。小妹一聽到他們唱歌時就說：「姊姊我贏了，我贏了，這不是夜鶯是什麼。你人長得俊，書讀得多，我一切不如你。這件事你可不及我多了。」

小妹接着大笑起來。兩人問小妹因什麼大笑，小妹方告給我們爲夜鶯打賭的事情。哥哥說：「小妹，你這個人好聰明。這船上不止兩隻夜鶯，還有第三隻！你今晚上若不作夜鶯 ，學夜鶯唱歌，我就把你拋到水裏去喂魚。」

小妹明知道哥哥不會拋她 落水 喂魚，可是被哥哥逼着無辦法，到後却不得不也唱了幾個歌。末了四個人全忘形了，一同學起百靈畫眉叫了許久。

過一陣大家沉默後，各人仰臥在船上看天上新出的星子 ，數星子的數目玩。

我說：「小妹，天上有幾顆星你明白，這船上有幾顆心你明不明白。」

小妹說：「五顆，四顆，三顆，兩顆。」到後數來數去只剩一顆，——那一顆就是搖船人的。可是搖船的却開了口，「先生，回去吧！」原來他也無心搖船了。他想回家吃飯。

一個月夜，大地如夢的月夜。

晚飯後四個人一隻狗坐着汽車出去兜風，經過了黑暗暗的街，淡黃色的燈光的街，矮松行列中插着一行行電燈桿子上面懸垂着四盞白燈的街，閃耀着弧

形年紅燈的街。

車在吉士林店門前停下來，哥哥進去了一會兒，出來時手上抱着一大包東西。

姨姨家平台上擺了四把籐躺椅，小籐棹上放滿了汽水，冰開水，酸梅湯同吉士林新買來的那包可可糖。

我同小妹洗完澡，在平台的欄杆前鋪了二張竹簾。一人拿了一小包糖悄悄地躺着。竹簾旁擺了一行花，將身子藏在花裏。

璐青上來了，穿着一身黑白條子的綢睡衣，在籐椅上半臥着。

哥哥也上來了，換了一件白綢繡黑竹的睡衣，在籐椅上坐下。

月圓圓地掛在天空中，像一面鏡子。繁星燦爛地圍繞着。

夜溫柔而且寂靜。

哥哥輕輕地將椅子搬到璐青旁邊坐下。手托定下巴，眼看着面前這朵放着靜穆的幽香的奇葩。

哥哥說：

「你想什麼呢？」

「不想什麼。」

「吃糖不吃？」

「不吃。」

哥哥拿過來一塊銀紙包的棕黃色的可可糖，除掉紙將糖送到她嘴邊。璐青不吃，哥哥自己也不吃了。

「我要你吃這塊。」

「你為什麼不吃？」

「我想吃櫻桃。」

「沒買嗎？」

「不要街上的也不要舖子裏的。」

「要那裏的？」

「要香的，紅的，熱情的。」

眼光一閃，懂得了那另外的意義。

「現在你吃不着。」

「為什麼？」

「……！」

輕輕地站起來，輕輕地走到石欄杆旁，幽幽地吐了一口氣。

銀色的月光，灑在這修長靈活的身型上，黑白條紋的身型上，如一首詩，如一句詩。

哥哥扶着璐青的肩膀，輕輕的說：

「抬起頭來，讓我看看你。我忘不了你眼中的光。我恨我自己。不要使我太難過。我崇拜你。讓我們的友誼永遠存在。」

璐青却不曾抬頭。哥哥低下頭吻了吻那帶波紋的軟髮，鬢角，四下望望，悄悄地下樓去了。

一會兒，王媽到了平台上，遞給了璐青一個紙條，她看看，把它却扯得粉碎，一句話不說。王媽下樓後，我赶忙爬起走過她身邊去。「姊姊，你是不是生哥哥的氣？」

她把臉背過去，因為聽我說到許多過去的痴話，回過頭來吻我的臉時，眼

淚珠浸在我的鬢邊，意思像在說，『我不生他的氣。』

『爲什麼哭？哥哥不理你了嗎？』

『我想起我的媽媽，她死的太早了。』

哥哥對于珊的事，被璐青全明白了。哥哥愛珊，因愛快要訂婚了。哥哥又愛璐青，因愛而又想不訂婚。更糟的是璐青也愛哥哥。這糾紛正如許多小說同戲劇說到過的一樣，自然有點痛苦，有點困難，同時不大容易解決。哥哥把這個題目詢問璐青，問她的意見。她說她無意見。

我說：『璐，哥哥愛你，我也愛你，你一定也愛我們』！

她說：『我愛你們。你知道，我很愛你們的』。

『那你爲什麼不同哥哥要好？你不答理哥哥，哥哥很難受』！

『我同哥哥要好，同你也要好』。

『哥哥愛你，想你答應同他永遠要好，你怎麼不答應他，傷他的心』？

『我傷你哥哥的心嗎？八妹，你眞是小孩子，什麼都不知道』。

看看璐青低下了頭，我和小妹同聲說道：『哥哥胡鬧，從此以後大家再也不理哥哥』。

我們回到北京不久，小妹就來信報告我們，說璐青已過上海去作事，『老朋友』留她住她不肯住。哥哥在九月裏同珊訂了婚，且準備到明年春天就結婚。

四

珊家住青島，哥哥是到青島去訂婚的。我因這件事也過青島住了三天，學校課忙，就趕回來了。兩人的才貌相當，如許多人一樣，因爲愛而成一對，被人看作很快樂，很幸福。哥哥因爲珊的叔父是膠濟路的董事，介紹哥哥在路局會計科作事，哥哥就在青島作事，暫住在珊的家裏。

哥哥從青島來信問關於我的那一件事怎麼樣，我有點不平，就給他去信說，『哥哥，我現在還很歡喜紫色，我房中有一盆紫花了，你呢？』

哥哥來信說，『八妹那事別提了，一切有天緣。我現在很幸福。且等等十月裏我回北京再來同你詳談。』

哥哥不久果然就一人回到北平來了。下面記的是哥哥向我說的故事的一段：

一個奇蹟，記憶中的海棠又重現了。應當是她的。有一天我伴着珊在海邊散步，眼前是一片淡藍色的海水，那麼靜那麼柔和。遠處一帶小山也是淡藍色，天也是淡藍色。海面別無所有，只三隻白帆船疏疏落落貼在一角。到處沐着陽光，這陽光使人生出一點遐想，帶回一些記憶。令人惆悵的記憶！珊是一個很懂我的人，那個人的那件事我早告

給她了。我一事不用隱瞞的告給了她。珊還笑我在學校若選了「浪漫詩人」那一課，我的行爲也許就不同了一點，結果或許也不同了一點。我向她承認這件事。珊還覺得可惜，以爲一種崇高的友誼，應當在一個新的習慣下保留它。假若以後見着她，一定的兩人會成爲好朋友的。我們越談越有意思，不知不覺沿海走到了砲台。一切太湊巧了，令人不大相信。可是事實却恰恰如此 ，在一個石磯上有一個小女孩子坐在那裏晒太陽，那女孩身邊還有個人，對海站立，一身白衣，站在輕風上似的，又恰恰如同鑲嵌在放光的海的上面，腰肢與背影是那麼熟習，我嚇了一跳。人事中眞有那麼湊巧嗎？說到她就遇着她。一點兒不差，這是璿靑！等到她回身時，一見我們，這不期而遇也給她很大的驚訝。一定的，還有一件事更使她驚訝，就是她在我身邊發現了一個珊。我心想，這簡直是小說了，簡直是不可信的奇遇！我知道我們的命運有點兒蹊蹺，應當服從命運。

我們在一種互相顯得有點驚訝情形之下打了招呼，珊同她也在互相驚訝之下認識了。我們站在海邊談了一會海邊的事情 。聽海波輕輕的嚙着深墨色石岸。我心裏想：上帝眞胡塗，又派給我這樣一個題目。到後我們把住處都互相告知了，我同珊方離開她。我知道這種巧遇對於她更多感觸，更有意義。她也許覺得海十分可親，因爲她想跳海。原來她是新從上海來的；在上海某銀行經理家裏作教師，只兩個小朋友。那經理太太也是中西出身的，與她前後同學，非常同她合得來。如今那經理太太過靑島玩，她也就隨同來到靑島。到了這里已一個禮拜，每天無事就同小朋友出外看海。那經理夫人或者不久還過北平去玩玩，她也很希望再過北平看看。

因爲珊的爲人坦白豪爽，而且也愛璿靑，幾人便常常在一處了。三人常常一同在月圓的時節爬到山頂玩月，四處是黑黑的矮松樹叢，聽遠處海岸被晚潮打擊聲音。有時就躺在石頭上一同看星星。午後黃昏又時常共同在海邊濕沙上散步，大清早且一同去划船。她們倆的感情好得很，我周旋其間也就不覺得受窘。而且很稀奇，那友誼日增，却似乎把一切過去的種種忘掉了。看她那麼快樂，我們的友誼，便覺得彌可珍重。我們覺互相說出過去的事情 ，過去的心情，證明從此以後幾個人再不會那麼孩氣好笑。

有一天，珊受了點感冒，服過藥睡下，我就陪了璿靑到海邊去。我們默默的走着。晚風飄蕩着她的袍角。我緊緊的偎着她，風送來她的髮香，薄暮的海邊伴着這樣漂亮的姑娘，懷着一顆玲瓏的心的姑娘！忽然她停住了，我們面前

路旁有一叢不知名的野花，紫色的花，我知道她停住的原因，我血沸騰了。我才明白原來她一點兒不能忘懷過去。這時她的臉還照樣的柔潤，雙頰還是那麼紅紅的，眼波還依舊十分嬌媚，只是眉尖似乎結着淡淡的哀愁，不如從前那樣活潑了。我知道她正從那一片紫色勾起那個「過去」。我問她：

「你爲什麽那次悄悄地走了？」

「覺得該走的時候，就走了。」

「我眞沒想到在這裏會遇見你。」

「我也沒想到。」

我向她提起那晚上事情，提起她的走，提起我的訂婚，提起凡是她不知道的一切事情。不，我提起的實在還是我的前後的地位，我前後的心情。末了我無話說了，做了件又聰明又愚蠢的事，把路旁那叢紫花採來給了她。

她說她一切知道。一切比我還知道。她想不再見我了，誰知人間同意的事，上帝不同意，因此還在這裏碰頭。末了她說她羨慕八妹，不羨慕珊。

我懂得她的話。我們沉默了。

我有點慚愧，對于害病的珊給我的信任而慚愧。心中有點兒亂，小孩子似的想，假若身邊這個人要我一同跳到海裏去，我答應不答應？

一彎新月掛在天邊。我又伴她走上那座常去的小山。在一棵小樹前停住了。臉對着月亮。銀色月光下的她的眼睛發出醉人的光采。我有點衝突。輕輕地捉住了她的手。她微微地抬着頭，吁了一口氣，又說她羨慕八妹。我說我十分尊重她這種感覺。兩人一沉默，我看看，這簡直不成。這似乎有點危險。我們得回去，岔路不應當走得太遠。我提議下山到海邊去。她望着我不作聲。我從那雙眼睛裏認識了下面的話語：「愛我。吻我。拋下我。只管這樣做，這是命運」。我想否認這種命運，不曾照她意思作去。我吻了吻那個白白的額角。聽到她的心在跳動。不成，我能違反命運卻不能違反她的意見。我照她意見作去。我們忘了周圍的黑影，也聽不到海嘯。一朵朵白雲由月亮上面飛過。在我眼前是一雙黑寶石似的媚眼。

她輕輕的說：「好了，回頭罷」。

我們沉默的下了山。她忽然恢復了原有的活潑了，向我笑着說：「珊是個好女孩，聰明，懂事，正是合乎理想的伴侶，我自問不該在這種喜劇中插入了這一幕。然而這一切只能怪天作弄人。如今只望你把我看作八妹，不然這樣下去只有眼淚沒有笑。我知道自己滿足的時候，就是他人失望的時候」。說完了又勉强笑着。

我答應了她。她仍然笑着，可是眼睛被淚珠蒙住了。

我送她到了家。第二天珊的病轉重一點，我不出門。到第五天珊能夠出門

聞我去福山路找她時，那守房子的用人却給了我一個信。『我們過北京去，忽忽忙忙，不來告辭。晚上天氣很好，你們應當到那小山上去玩看天，看海，看半夜裏的流星。半夜裏恐有點寒冷，給珊帶一件大衣』。

珊見我慌然若失的神氣，從我手中取過信來，看完了，就說，『瑀青是個好朋友，我愛她』。『好，你眞的愛她，就讓我過北京去看看罷』。

哥哥來到北京，却不曾在什麽地方碰到過瑀青。

她告過我，看了一本用青島作背景的小說，寫的好，記起一句話，說的聰明，『流星來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

回到青島，哥哥來信告我同珊說妥了，過兩年再結婚不遲。信上又說：希望見着瑀青，有話同她談談。但中國地方似乎太寬了，這兩年中全沒有她的消息。

假期裏我仍然到姨姨家裏去住，『老朋友』同我們一樣，都懷想到那個瑀青。「老朋友」說這女孩子怪。

五

現在又是地面開滿了地丁一切含笑的春天。哥哥在青島同珊定妥後天結婚要我放下學校的事務赶過青島去吃喜酒。我預備搭乘的是三點零五聯運車。這公共汽車到西直門時已快兩點半鐘。我怎麽辦？我坐在這車前一排，爲什麽我這一點鐘就像個木頭，不回過頭去瞧瞧所有的乘客？爲什麽我不注意到乘客中有個她，爲什麽我一時就不想起那句有名的格言「幸福是攀生的」，證實我的奇遇也有兩次？爲什麽車開動時我不赶緊的要他們停車呢？我這時節應當怎麽辦？我眞的應當把車停下來去叫她，是不是？這事方便，開車的原在我身邊，一知會他就會停下的。可是我見了她，我告她哥哥等了她兩年的事還是不告她？我縱有勇氣而且也有理由把哥哥的事完全告給她，她知道了，試想想，試爲她想想，怎麽辦？並且這一來我還赶得及那火車？常聽人說，「無巧不成書」，偏偏一切湊巧的事全在我面前發生。這是一種事實，不是「書」。它太巧了，我不能用一個故事上的方法來處置這當前一切。我簡直不知怎麽辦了！

……………………

你們應當告給我一個辦法，一個各方兼顧幷及的辦法。尤其是那個瑀青，有什麽辦法她可以幸福一點。這事一點兒不奇突，正因爲停車原很容易，只是停了車我未必找得着她，因爲這世界上雖有個瑀青，別人可以找着她，我可無從找着她。或儘汽車開到火車站，我還是不能寫「我就下了汽車」。我不能那麽上火車的。因爲青島也幷沒有我的什麽哥哥後天要結婚，我無需乎過青島。別以爲我說這些話同前面寫的很矛盾，一點兒不矛盾，你們多聰明，好好的想想，就會明白的。

一九三五年末



▲優待讀者▼

▲特價展期▼

▲截至今日▼

▲只有今天▼

特價辦法

1 初訂本報或曾訂過而中道停閱，皆照新訂戶予以特價之優待，無論訂期長短，報費一律八五折。

2 大公報之訂戶，憑其訂單訂閱國聞周報，無論新訂續訂，訂期長短，報費一律八折。

3 國聞週報直接訂戶持已有訂單續訂者，在特價期中一律享八扣優待。

定價與特價比較表

期限	一月四冊	一季十三冊	半年二十五冊	全年五十冊
原定價	五角九分	一元六角三分	二元八角五分	五元五角
八五折	五角一分	一元四角〇五	二元四角六分	四元七角五
八折	四角八分	一元三角三分	二元三角三分	四元五角

各地代訂處

北平：六部口南口 大公報分館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大公報分館
開封：南書店街 大公報分館
鄭州：苑陵街 大公報分館
漢口：金城里六號 大公報分館
武昌：響豐巷 大公報分館
太原：樓兒底 大公報分館
西安：驟馬市口 大公報分館
南京：建康路 大公報分館
濟南：西門大街 東方書社
青島：易州路 東方書社
芝罘路 春記報社
黃縣路 中源報社
廣州：第四甫 湊啓紀報社
永漢北路 大衆公司
永漢路 兒童書店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周報社

法租界三十號路一百六十一號